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別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三）

卷三九九至卷四〇八

（清）李桓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九目錄

儒行五

張爾岐　申涵光　陸卿鎬

惲日初　王化泰　沈昀

湯之錡金敞　章大士　鄒紹綬　顧培族弟整
姚琛　蕭銘功　鄒雲升　孫裘仁

179-003

179-004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五

張爾岐

張爾岐山東濟陽人祖以上皆力農父行素教以儒業遂篤守程朱之說教授鄉里孤惸慘悴以終其身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有六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以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離析句讀參考脩誤有功學者顧炎武廣師篇示汪琬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

濟陽張爾岐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

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矣爾岐又著周易說略入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二卷蒿庵閒話二卷門戶之見未忘或失之駁雜蓋爾岐專門名家在鄭氏禮學也

右　國史館本傳

聖朝天地之德之大物物涵煦以生長成遂其閒之以處士自見者類如江南之顧絳山西之傅山康熙己未以博學鴻儒薦而一辭一不至臃腫拳曲之木實霑雨露以遂其山澤之生山東濟陽張爾岐蓋非闇然者矣爾岐諱字稷若號蒿庵以明諸生入　本朝順治庚寅嘗貢太學以病不行其病既困乃口授墓誌生於萬

厤王子七月二十二日歿於康熙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其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氏謂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至今江浙開爲儀禮之學者稱蒿庵張先生先生之學深於漢儒之經而不沿訓詁窾於宋儒之理而不襲語錄其荅論學書云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不必多所著述當以篤志力行爲先葢闇然君子之自得者也惜其學辨五篇僅存辨志一篇然已足以見其學之正其所爲文處士前川府君墓表將仕佐郎龍溪府君墓表亡室朱氏權厝志隻字必謹而皆得於經之意夫南豐之作開朱子先其亦何必不近之矣前川府君其祖也諱蘭龍溪府君考也諱行素爲石首驛丞曾祖諱信其遠祖諱大倫明初徙自

棗强其子考寬諸生孫瑞源曾孫昭木元孫本碩來孫克敬克明克敬今轉徙山海關外以傭耕克明爲農於濟陽年過三十而未娶嗚呼崇禎己卯以石首之羅兵難也欲蹈水死欲著道士服入山以有母之待養也自抑自制而不敢遂蒿庵者自題其居者也養其母三十四年龍溪墓表云康熙壬子郭濡人以正月十三日歿及門艾尙書諷之仕卒以病自廢教授其鄉里守其道立其言葢後其母六年以歿嗚呼是則可謂處士也已其他所著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注訂誤一卷春秋傳義未成山東按察使陸燿旣立蒿庵書院於濟南

而復屬載文以表諸墓嗚呼濟陽人士縣城南二十里荒草寒流
杈椏古樹者　大清處士張蕎庵之墓

右墓表錢載撰

張爾岐字稷若濟南濟陽人明諸生也爾岐生丁明之末造患學
者之誦說聖言勦單辭簡棄先民故訓而師詩眞儒之效不著畸
士狂生憤嫉鄙薄決去爲異端遂卽此不反聖緒日微民受荼苦
且月甚未知厥底於是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辨
成曰辨徵其辨志篇大略以爲學不正志而雜學醜博侈聞見雕
琢綺語自衒賣鈎釣章服其取於古皆其覬貨罔利資挾其資乘
貴勢制害政理黔首其不堪命矣其四篇文不具不能詳也先是

有袁氏者采掇釋家道家言附會儒書造功過格立命說倡導後進後進靡然風從爾岐以爲離畔經法大惡之徧告其黨曰是異端曲學毋習也夫飯一人藥一人周一人泉帛偶然齒牙便利人放縱魚鰕禽鳥蟲蝗則自籍之曰吾爲善天地鬼神其且功我而福我是與天地鬼神市欲善不知本陷於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以希報故飾爲善其濟物幾何希報切報不至將疑而怠報至將驕而怠動爲誕耳何命之立也作立命說辨爾岐早歲攻科舉之文好學幽賾鉤沈引心孤冥極題事奥際自謂至樂亦以謂贄獻羔雁之繢盡信竭誠無苟然而已久之其父石首驛丞行素罹兵難爾岐創恒甚欲身殉又欲棄家爲道士顧母老而止然遂焚

毀諸生業別字曰蒿庵鬱伊屏處不通人事而大覃思儀禮周官曲臺記易詩春秋作資治通鑑綱目後語以見其志志操堅定履苦節而甘憔悴平中宿光不燿詣益精游泳六藝得其會通怪慟世俗喪葬聽巫覡創意崇奢傷教化作後篇終論二篇謹俗論一篇文多不載又深悼學者樂以詭辭談中庸傀瑣亂經非法蠹蝕人心不可以默作中庸論其略曰中庸之尊於天下久矣而不幸小人之竊駕其說以便利其私踵相接也蓋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的故人各得就其所便以爲說愚蓋嘗讀中庸之書而反覆之矣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其禮之統論約說與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

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術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涂也是故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與强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攷名教之所貫無或貳也要之明誠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以爲外也由是愚不肖者知所企而賢智者亦各猒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策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第空縣一至美之偁在事實之外聽人之儗豈聖賢立言明善止邪之本意乎難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禮則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得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

人之所是禮同類也聖之所非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所誅賞皆是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昔者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指而其有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得之矣爾岐同縣邢生者居窮約熱中怨激作天道難知論以自悲爾岐傷其意細其說以爲天道難知非天道之難知也是故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縣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權之寸寸而度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作小

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作天道論上下篇其上篇曰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播其氣殺以降命而人物滋濁駮之摶謂之物清醇之摶謂之人摶之而形謂之質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則人於是得以專天之氣用物之精相感相取相愛相攻相薄相摩相歊相歙相蕩相轉日新其變以究其勢而不自知其至也聖人疏觀其勢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之數百年之後若刻符券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曉白也而攷其立言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其曲折參差或亭或回或達之勢不能爲人析言也而世之人不能通知聖人不能析言之微冒執成訓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憤而

辭之遂以爲無天道亦固矣且古今僞善不善之較最著者無如周秦以周歷八百秦亡二世爲天道又卽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聖聖繼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善氣盡勢殺善氣盡勢殺則亡焉豈不宜也秦之滅周也秦縱其滔天之惡以乘殺勢周之殺勢逢滔天之惡其能固與二世而惡之氣究惡之勢至於不可益惡之勢至於不可益則人之怨怒之勢乘之而全而世之不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已爾勢之所必至而卒至氣之所必至而卒至安得不曰天道也難者曰國之興替是則然若夫年命之永促子孫蕃子盛衰无妄之禍无妄

之福或類至或至不類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人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人之得是氣而凝之則曰命其得之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永促定於有生之初逮期而盡天之不可如何也至其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兩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得蕃焉適其清得賢焉且得福貴焉氣之所乘之勢如此也爲善爲惡人見之氣之多寡人不見之矣執所見疑所不見不固與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蓋希矣是非天之抑制之以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如烈火化物費者實甚將其身之不康子孫逢吉又安可幾也而至衰亂

之際則反天之氣倍旦而鄉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人道不立又曰以其昏戾嬈僻之氣擾汨殽譌之結爲客氣爲彗孛飛流爲震爲霾爲水旱爲疾疫蝗螟眩害人物天之常然之性變而不通惡者騰客氣而游相輔而恣其時所爲禁奸防民之具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惴惴然比彙求自善潔身而止無由張布聖人經法破決陰邪則富厚榮利殖子孫博碩滋衍不惡者之歸孰歸哉至其勢之極不可易則天之常然之性於是復伸善與惡受消息焉氣之所至曲折之勢如斯也是亦從夫國之興替爲興替者也無可疑也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有如是惡者其知所恃矣曰否善惡之事不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不一人止也是且被

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人情乎勢也者積己之善惡而成之者也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以它事應不以此時應以它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受制於惡惡之勢成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說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是故古之善人嚴思慮摧嗜欲以杜費攷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者如是也不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是也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其應積不至其分而責其

應是朝播種而夕刈穫際隕霜之時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論語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之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至切之說與曰非其裏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不可絕於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振其末卽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夫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惡之被於人者吾與人相連而達夫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則皆善惡者之自致如此耳然其積之未至勢

之未成亦必有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之所以終疑天道也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日伯夷之賢賢於餓比干之仁仁於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者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何爲惜之矣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者之與於惡也其下篇大略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彼其初固未始不妄意其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應以爲不可知而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

我何不遂得也於人之失之曰是於法宜失身履憂患焉則又訴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有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不能自決也又曰天道經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決也其卒歸於居易俟命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交以自威而以日用飲食爲基天達天之實其言穿洞理要切深解人心儆幸迷繆虛妄之結使循於正反求諸身復人道之常其於天人之際可謂精白矣其居敗屋不修治蓁莽塞遂蓺蔬果養母集其弟四人講

說三代古文於母前愉愉如也聲華不出州里而戶外錯長者履跡是時崑山顧炎武以博洽名天下持厓岸不肯假借人人得偶語爲大幸游滬南偶於官所聞人談儀禮駐聽之則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表次著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饌之算纚纚數千言條理繩貫井辨不紊不慮衝口嘗肊而辭罔不順比則大驚問館人曰彼何者館人曰是故鄉里句讀師張生也厥明炎武戒僮僕肅名刺修古相見禮相與論議甚歡恨相見晚定交旣別去相存問甚殷炎武以爾岐師法程朱好言性命天人之際致書規勉謂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聖門下學之功

惟博學篤志行己有恥二大端而已心性天命於學者本務無涉焉爾岐復書其略曰伏承德音訓厲諄切爲惠甚大所諭博學行己二事誠學鵠也爾岐老矣博學已無及竊願砥礪其恥以終餘年矣性天之說孔子固不常言然與門弟子敦復詳說者何一非性天之顯設散著者與誠於博學有恥踐履淵密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是故滕口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而識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强探力索於旦暮不可也未始不可優柔漸積以俟開悟如謂於學者本務初不相涉是將徧窮天下之理而反遺其一身之理知有未至其行果能盡善乎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爾岐幼莊飭廉隅晝然

行素難其偶曰是非庸子之儀匹也吾見其器矣聞朱氏子質委
禽爲行素死家中落朱氏婉娩從姑執婦道周謹勤操作以佐衣
食雞初鳴則燒鐙瀹湯撼爾岐起曰忘先大人之教乎爾岐爲之
蹶然起立謝曰不敢　聖清之設科也有司以爾岐名宿寘爾岐
名試籍中爾岐聞之竊語朱氏曰予食貧苦卿久矣秋試且有以
報卿朱氏曰嘻君忘先大人堂上老姑乎妾何故乃苦貧其君實
苦貧辭甚厲色甚悲爾岐謝曰有貴人知予名私辟之未之許也
用覘卿之志卿能爾吾又何憾矣爾岐因是益自閟一意治古文
造儀禮鄭注句讀十卷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
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蒿庵文集二卷蒿庵閒話二卷濟

陽縣志九卷晚歲好春秋造春秋傳義未成而卒

羅有高曰余過濟南濟南人爲余言張爾岐曉天文推步能前知異之爲神人及余從益都李生游讀蒿庵文集及其行事規規矩矩有道醇儒也故撮取其論學之要著於篇

右傳羅有高撰

齊魯自伏生輟固而遂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爲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盩厔類沿明人餘論出入

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開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甯人亦每以康成泰山祖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報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温公作潛書眞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技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

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阯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嵩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偕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玨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

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坐釋奠禮成紳士耆孺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右書院記陸燿撰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淸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篇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閒

獻王以攷工補冬官其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葢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旲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

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遊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注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二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義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濟陽張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闇修一室惸惸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愼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嗁啞啞以笑蝡蝡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旣

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霑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痾養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瞀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

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胷臆之閒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

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莪則粱莪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莪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占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

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荅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

儀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干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嘗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覈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全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

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空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無及故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滕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强探力索於一日不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

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爾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尊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儻冗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

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狠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閒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

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强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亦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惰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

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强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

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專也人多所

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强之殊也不爲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强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覈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眞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

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

右學案唐鑑輯

申涵光

嗚呼是爲廣平處士鳧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厲天下　詔諸司體訪前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聞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絰帶痛哭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廠投井自盡狀柏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既覈實遂蒙　特恩諭祭葬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杜門奉母手

父遺書且讀且泣所與游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磬甗卽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沈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師少陵者悲愉咷嘯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襆被爲山水之遊余曾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壤地相接盍往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獲聞天人性命之旨遂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駸駸日上嘗語人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

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由大路遲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晚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坊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興閱姚江集復詣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聞客至遄歸忽一仆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前明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九嗚呼蘇門既沒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即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既喪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觀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略謁銘於余余與君交誼之切如此何忍不銘按狀君之先世爲晉之絳人明初

掖縣令庸始遷廣平入傳而至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前明辛未進士歷仕至太僕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鳧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敭歷中外君侍養時爲獨多旣奉端愍諱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沈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詔舉孝行有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貢入成均君投牒儀部謝病歸戊申　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魏公咨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聰山詩四卷荊園小語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也太夫人靳垂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

蹈義一語不及於私良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
葬盡禮勛兩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潔修粹行見端慤
公於九泉之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以視彼佌佌藪藪倖生苟
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銷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啟
甲子舉人愜允女子二頴頴皆君五十後所生頴聘侍御甯公爾
講女女二一適貢監生李奇瑗一字劉徵陽以某年月日葬君某
鄉某原銘曰
溯源自姜別爲申繇晉宅洺鍾喆人獄獄端慤國藎臣成仁取義
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白首嘯歌堅松筠晚節益涉濂洛津鑄
顏者誰惟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不絕物姜同塵世衰俗敝微

179-049

言泯倚君力柱狂瀾翻少微一昔星芒昏沒者已矣生霑巾銘君墓石隨重淵千載不朽眞氣存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申涵光字孚孟號嶠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遊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

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白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甯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既屢蹶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冢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譟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襃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

跗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
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兒盟舊與余弟辨若相識於燕邸而
余之識兒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
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鄰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
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
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
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
之祕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
欲以兒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

敢以終南月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詠其速荅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躬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

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三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
蓋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
天復亦兼采所長其他兢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
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刱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
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
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主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
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
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
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
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

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閒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與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圃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

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詠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詠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鳧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右傳魏裔介撰

申涵光字孚孟一字鳧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而穎異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岸序別會帝京失守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即閉關走

江南求先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毋命浮沈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絕城市以卹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輩行與交有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蓋贈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既棄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沈鬱頓挫一以少陵爲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與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詠爲樂王阮亭謂河朔詩派實自鳧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並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大書於堂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自題書室

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歌柏鄉魏相國贈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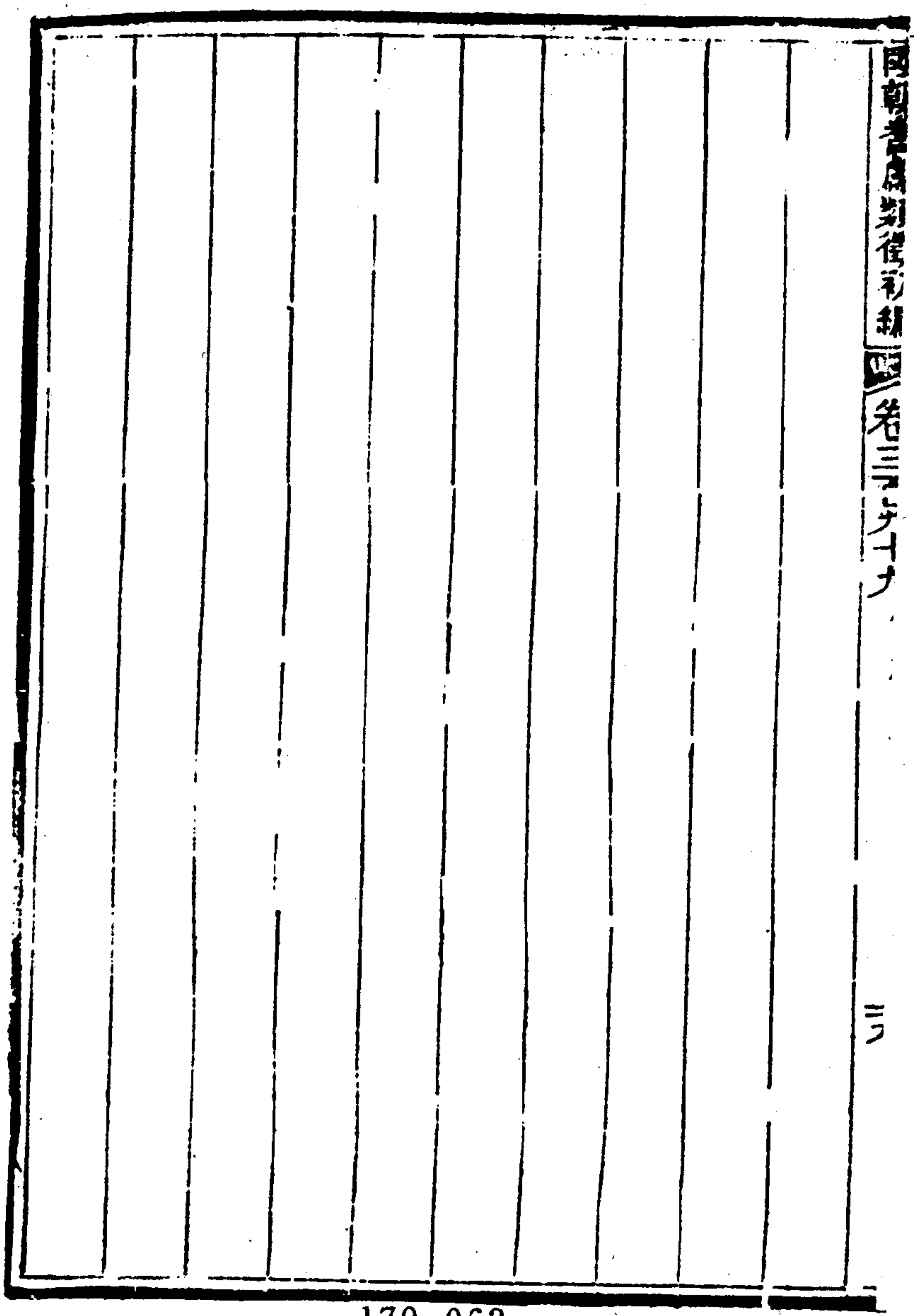
陸卿鶴

先生諱卿鶴字儁公別號孝標武進人世有名德父完學歷官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勳業德望載在國史爲近代名臣卒謚端惠先生其仲子也少承庭訓恪守先型修孝弟廉讓之誼厭薄聲華浮習讀書惟求自得爲文盱衡今古一本性靈弱冠游庠崇禎壬午中鄉試副榜恩貢以端惠軍功蔭中書舍人恬退自守不求仕進端惠立朝清謹莫敢干以私先生日侍左右多所贊襄及子告歸里疾作先生躬奉湯藥籲天請代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禮服闋代更遂絕意世務婆娑邱園潛心聖賢遺訓悠然有以自樂遇荒挺身倡振逢疫癘則捐貲施藥掩骼埋胔濟困扶危爲德於鄉丕

求人知晚年皆學益篤嘗取其祖聚岡公所著講義與諸名宿考
遡淵源刪繁就簡重刊廣布謂季子士楷曰此吾家衣鉢也須實
體於躬而力踐之不可徒事脣吻庚戌冬余遊武進先生聞風冒
雪履冰首顧余於城南龍沙相與論學有契自是日必一至至則
諮詢維殷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極既而迎余養病
於家塾晨夕從事訂證縣密命士楷北面受學而身執弟子禮愈
恭其孳孳向道念切性命如此余疾痊西返率其子若甥操航遠
送丹陽泣別別後書問不絕深以不獲再晤爲憾常寂處一室屏
緣息慮晝夜默體有得則寄音遙質丙辰丁巳之交臥牀病革猶
念余不置口占長篇貽余卒年八十有二

二曲野夫曰先生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學雅意殷篤卽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余又何能相益耶生平守身以清白事親以愛敬年彌高而德彌劭心無玷而行無愆捐館之日巷多隕泗蓋棺論定與有公評余撫今追昔因爲傳以識不忘云

右傳李中孚撰



179-062

惲日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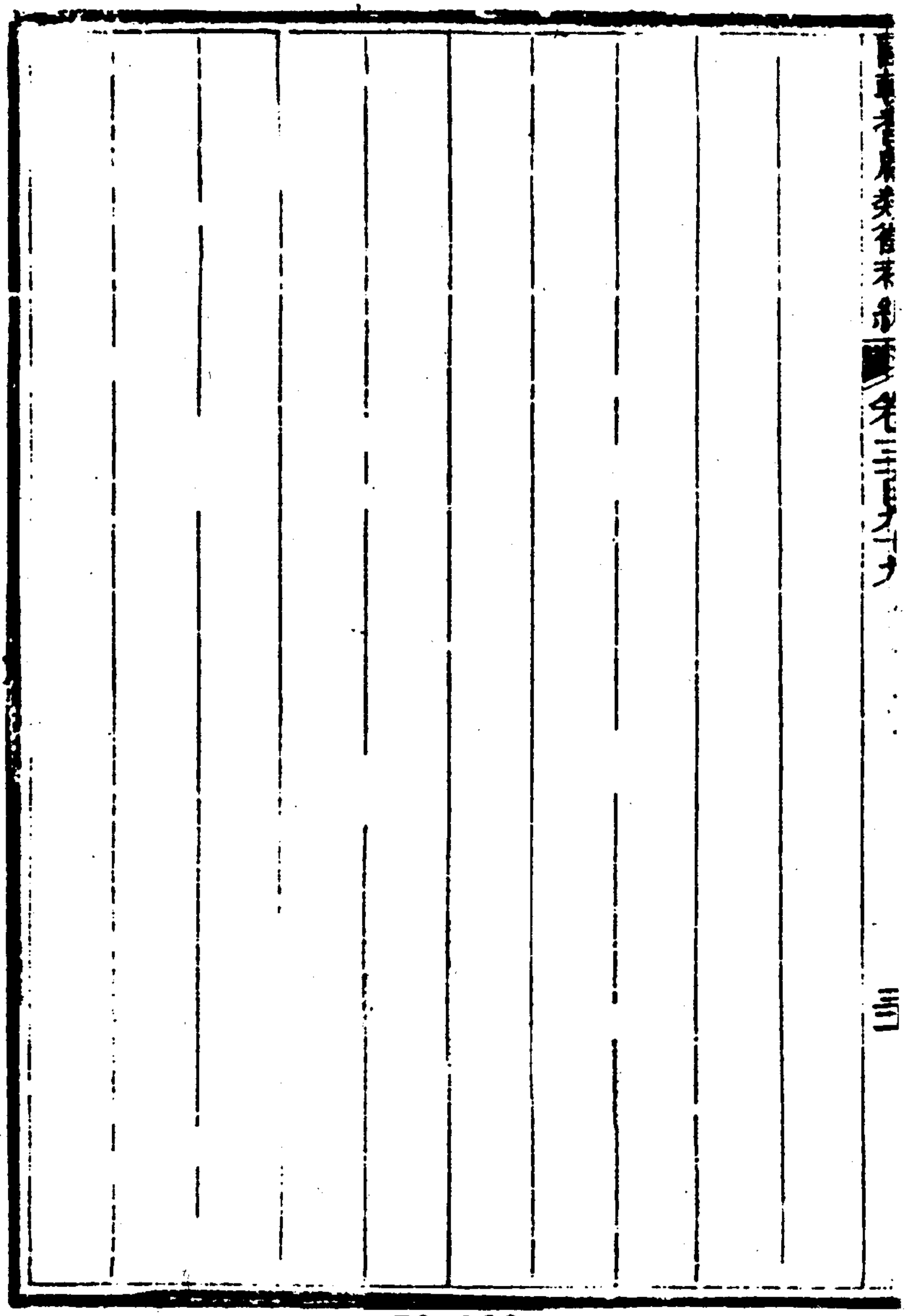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庵祖諱紹芳明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珠之八世祖也父諱應侯明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明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美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復至建甯之建陽是時　大清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鐭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

擁殘旅倔彊走拒遁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譟於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喻之而退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甯永明王使揭重熙赴援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數月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齧齒撫膺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於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入江甯敗走謫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

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於同里張瑋瑋於崇禎末副劉念臺先生宗周掌憲垣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既歸常州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聱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長子楨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建甯破楨死之桓被略不知所終格自有傳

右家傳惲珠撰

179-065



179-066

王化泰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初與本邑單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砥密詣既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閒歲一至至必晨夕晤對盤桓浹月居恆屏緣寂坐超然獨契於擬議之表助忘交融嘗連吟三絕云此道關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千千些兒會得天根處寤寐何曾離枕邊箇裏包羅坤與乾人心微動便危焉須知放下自脗合萬古於今無閒然大道周流本自然時行物育復何言天心証有兩般理合正由來賦予全自是眞機洋溢操縱自如胷次淨澈天宇如洗而自視欿然每以年衰日暮惟恐空談虛悟究無當於實際學無歸

徇虛度此生念及輒欷歔涕零不自禁曉夜皇皇如餒思食渴思飲寒露思衣收攝保任瞬息弗懈庚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脩然而逝年七十五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己恬淡無營獨居未嘗有惰容雖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有一長即欣喜推遜自以爲不及拯困扶危樂導人爲善刊布迪吉錄僞學禁諸書俾人有所觀感行誼之卓犖儷郡伯董公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勵余故遂書行略於碑陰庶睹墓表而興思者有所攷鏡云

右墓碣李中孚撰

王化泰蒲州人少有志於性命之學嘗賦靜中吟三章以抒其心

得年七十訪李中孚於盩厔遂稱弟子日夕往復無怠色每自謂
日棊途遠虛擲此生欷歔不已見者悚然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179-070

沈昀

沈昀浙江仁和人劉宗周講學蕺山昀渡江往聽其學以誠敬爲本力排佛老清苦自守嘗絫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昀方宛轉推辭閒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旣而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蕺山卒後弟子傳其學者互相爭辨昀曰道在躬行但勝口說非師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撝謙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撝謙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撝謙曰子篤行可也

右　國史館本傳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提學黎元寬時蕺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卽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苦淸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肎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

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爾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

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恆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於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於湖上之某原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彼倉之米麾之戸外蔽山高弟心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右墓碣銘全祖望撰

朗思名昀少名蘭先字甸華年十六入郡庠喜交遊好古學有聲於時未壯棄舉業思以善養易祿養乃與弟蘭成及同志講習道學室無容榻桁無懸衣披帙覽書凝神終日雖原憲之安貧不是過也以貧故父博山公與朗思皆教授於外其在家兄弟怡怡親庭動循法度不妄言笑究濂洛之蘊有宋五子要言四先生輯略又以經術諸儒各持其說淆然聚訟於是博考同異著四書宗法七經平論未就博山公之喪訂士喪禮其學一以考亭爲歸不雜以金溪姚江之指不爲二氏學初或辭而闢之晚節見習之者多亦不與較辨也爲文一宗兩漢而以韓歐矩矱行之子姪爲文或

蹈偶儷則不喜必苦禁之尤長於史筆所輯有古今升降編於聲譜韻學考覈尤詳吐屬必本正音大抵以正韻及孫愐唐韻爲主而又博採諸義時正二家之誤所著有古韻同文韻二書又採古今行事可爲鑒者著名臣言行錄居求編若干卷於近世憲章人物尤所留意惜未有成書於詩則言情寫事獨出體裁歸乎大雅以氣骨爲本不爲形似之言規摹之格所選有古今詩最今詩紀暇則考較醫術尚未成也大抵朗思居約能儉志不願豐於書籍讐校必精考訂必確讀書務恭敬每開卷時必捧匜沃盥者再三几筵稍弗潔不敢置也披閱忘寢與食窮日夜不倦尤篤於友朋許與氣類口不臧否人物於四方名士暫交即如故知以是遠邇

咸樂交焉有子二人毅中純中其誨子止令下學弗令干祿雖極困躓不變晚年以二人之養薄遊南粵及維揚而歸其遊維揚也遂以病易簀之夕門人姚宏任問曰此時先生誠敬之功當無稍閒君曰唯唯至夜半而卒意以母在堂不克終養爲恨也

贊曰昔朱子與呂伯恭論南軒著述謂文字流傳太早吾人安得數月相攜於深山無人之境其出其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蓋三人當盛時膺顯遇少年著述盡皆版行故朱子歎其爲害不細然以是之故同時友人得以互見其失而切磋之亦一樂也至若吾儕各坐一齋終年矻矻垂暮而不敢輕出其書得少尤悔然書無副本遠不相見故雖朗思與余交不爲不深而所著各不及

相示入覽不過數卷行狀所載書多未識也朗思卒後其子穆如遠出遂扃而藏之於家以朗思精誠所託知必傳無疑但生前既不獲公之於世而既沒之後爲之友者尚不得受而讀之非貧賤之爲累也夫

右傳應揭謙撰

湯之錡金敞　章大士　鄒組綬　姚琛　蕭銘功　鄒雲升

湯之錡字世調江南宜興人明季布衣遭世變屏居田野講求聖賢之學嘗游無錫其學宗顧高主靜立極之旨而歸於踐履篤實既歿諸弟子祀之錫山之麓又金敞武進人負氣節有經濟才魯王監國官僉事　大兵渡錢塘江易服行遯事定歸里與同邑章大士從湯之錡講學無錫悉遵東林舊規敞流離顛踣不忘忠孝疾革時呼弟子取缶吐鮮血盈器曰一腔熱血盡矣遂卒大士字我任時則無錫有鄒組綬姚琛蕭銘功及組綬從子雲升組綬字天目少即有志於學歷事湯之錡金敞與顧培兄弟同主講席爲人樸訥寡言而自守廉潔家極貧未嘗假人一錢閒爲古文爲甯

都魏禧所稱賞以布衣終琛銘功雲升俱逮事敞雲升尤覃精儀禮之學

右傳秦瀛撰

顧培　族弟鏊　孫裘仁

顧培字畇滋江南無錫人與族弟鏊同受業於宜興湯之錡有志聖賢之學時武進金敞長之錡三歲而師事之之錡卒培與敞築室於錫山之麓曰其學山居以招四方學者其學以靜爲本而以九容九思爲入道之要每春秋兩會遵高攀龍復七規遠方至者常不下百餘人敞卒培與鏊主其事家故豐裕後日益貧至晚年日閱無儲而接引學者諄諄不倦年七十九卒鏊字雋生年二十六始志於學習靜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無倦容自號恆惺取常惺惺義易簀時猶延族兄培至榻前講學不輟其與培其主講席也學者恆樂培之和易而苦鏊之嚴毅然誠意懇至其面刺人過

179-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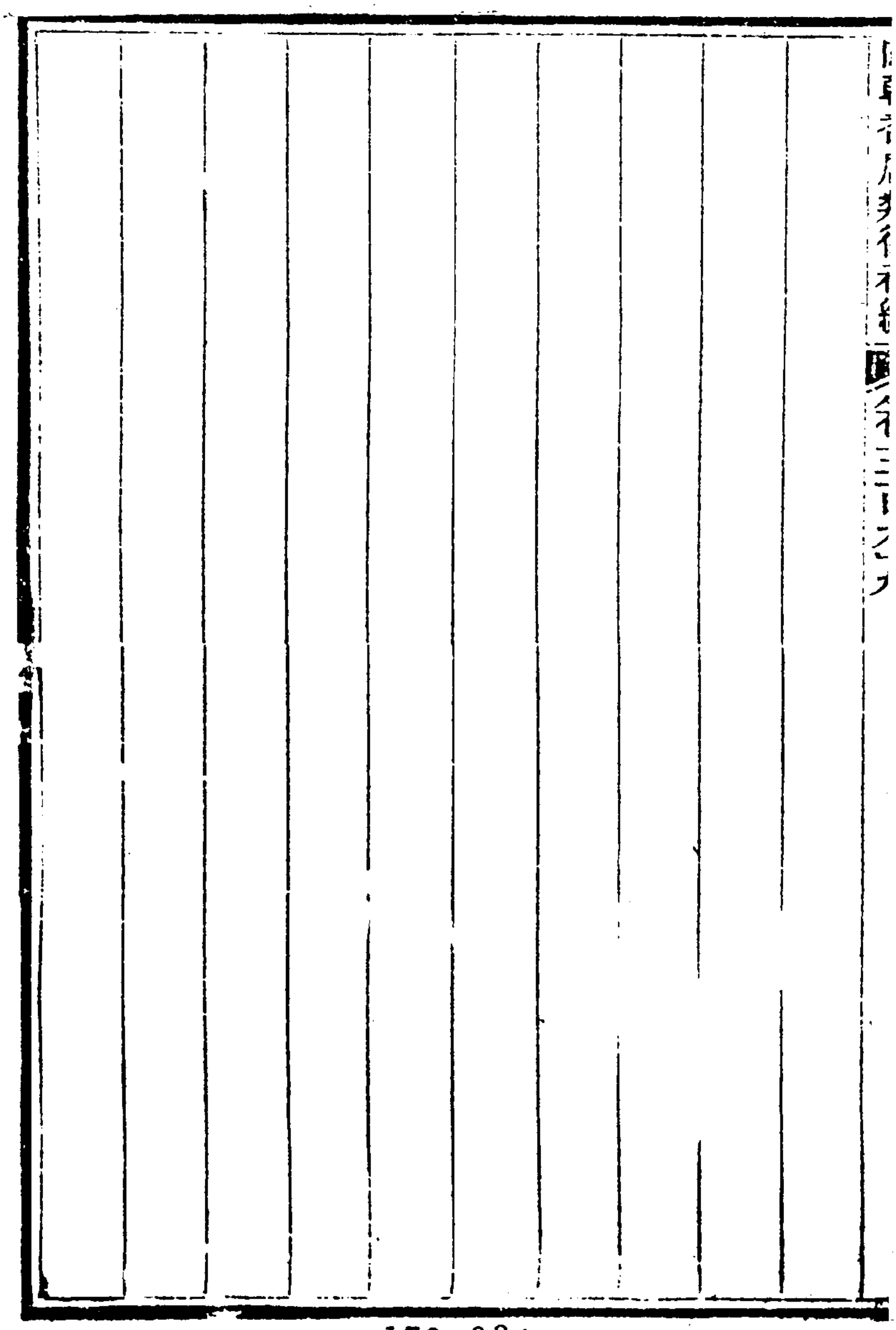
初若不容久之無不心服同邑孫裘仁字立三父維嘗從宜興湯之錡學仁年十九刻意厲行束躬收斂時其學山居方盛乃從顧培顧鑒遊講求高攀龍靜坐之學每春秋舉行復七會會者近百人仁據坐講說日昃歌詩數章聲出金石晚以貢入都邑人吳鼐言於江陰楊名時擬上疏薦之仁力辭未幾卒於京邸子諸生錫信孫訓導開濟並敦士行

右傳秦瀛撰

顧昀滋名培江南無錫人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棄舉子業習長生家言事導引頗得其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悔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乃吾向者之自私也甚哉之錡殁有弟子

曰金敬昀滋築其學山居以延敬晨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日衆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規有請益者敎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於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淸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昀滋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淸恪不能難也

右述彭紹升撰



179-08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目錄

儒行六

謝文洊甘京　封濬　黃熙　宋之盛　黃震
　　曾日都　湯其仁
　　李騰蛟　邱維屏
彭任　　顧炎武
　　彭士望　邵睿明

179-085

179-08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六

謝文洊 甘京 封濟 黃熙 危龍光 曾日都 湯其仁

謝文洊江西南豐人明諸生年二十餘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學禪既讀龍溪王氏書復讀陽明書遂與友講陽明之學年四十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文洊與爭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提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

179-087

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槩名文游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程山講學創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文游友已而服之誠也遂師之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

右　國史館本傳

謝秋水名文游江西南豐人明季補諸生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與衲子游處後遂棄諸生學禪益力好大慧禪師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神氣灑

然異於常時既讀龍谿王氏書服之復讀陽明子書自信益篤遂
與諸友講陽明之學頃之會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
陽明秋水與爭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
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舊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
義數十篇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
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常當提持此語
注目而視唯此傾耳而聽唯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當下提醒痛
悔刻責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
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俱以

文章節槩名天下而秋水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秋水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於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有疾自爲墓誌卒年六十七

右述彭紹升撰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葢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山嚴灘之節槩浣花林慮之羈窮赤壁淝水峴山之勳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爲或他人爲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

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圃要皆下吏老
儈名民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煙故老往往猶能指
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槩見則
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
壯歲即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
曉夜孜孜罔敢閒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熙甘京諸子
篤躬行修古禮晝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相質訂一
二老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循循里中
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數百許人
在獨孤及彈琴馬退石之左林塘幽闃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

榭凡數處搭京與師嘗授徒其內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箸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亞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生平僅事酉方遠近之游而過之者殆無不知程山有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蜉蝣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跡或亦未免爲人所訾嗟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泉九疑龍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臥對妻子顧影形表裏

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勳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俾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攜長兒厚德偕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老廢放棄恥心油然而私喜其託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右碑記彭士望撰

南豐謝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辨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

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閣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妒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鍛

錬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鍛錬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游生也閻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注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

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其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淩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何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壽如烏蕚亦未嘗不可炮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

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右學案唐鑑輯

甘京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少而跅弛及壯負氣慷慨期有濟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於有司行之毋稍變山賊起潛身走山砦下知其險易因陳策於大吏請勦之與文洊同學一日會講程山服其理趣昭博便請北面稱弟子粹然有儒者氣象矣其論朱陸也曰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不無異所趨之塗之異不害但其塗異而亦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無害惟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既又與易堂諸子講昌文益進不應

試隱居爲童子師自給嘗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又取其十九世祖以下七人詩次之爲了溪一家言自著軸閫稾凡十卷魏禧爲之序其軸閫不焚草則芟牘之作也子表字衷素有膜堂存稾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封濬

封濬字禹成南豐人少補諸生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人年四十更事文游小文游五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才若不敏而性耐勞勩爲人解紛排難秩秩有次序易堂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曰位齋魏禧謂爲篤行有道君子又謂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其不用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黃熙

黃熙字維緝南豐人與文游爲友折節師事之服童子之事進退惟謹不以爲勞順治十五年進士邑令方度田熙與封濬任其事毋敢干以私者閭里有不平事皆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母終復乞病遂不出與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號程山六君子卒年六十二子國望國垂簡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各爲一卷并所爲詩文及雜錄總曰倣園遺稾行之

危龍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南豐諸生善事繼母繼母遇之非禮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族人旌別善惡救卹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厲無所忤人曰今之子路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會曰都

會曰都宇美公南豐諸生年四十餘於庠忽棄之受業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魏禧嘗曰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此五君

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又有高識者講學程山隱居不仕年二十七喪婦有一子不再娶識字敏生亦南豐人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湯其仁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南豐人歲貢生居家有法每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切問省克堂集同邑傅與宇同人諸生在文游門早卒有禪祖論文游爲箸錄於程山集中又李蕚林字仲闇一字深齋諸生程山門人好施與嘗割產以

濟人弗惜也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宋之盛黃震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嬰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云穆穆良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愛春日安知秋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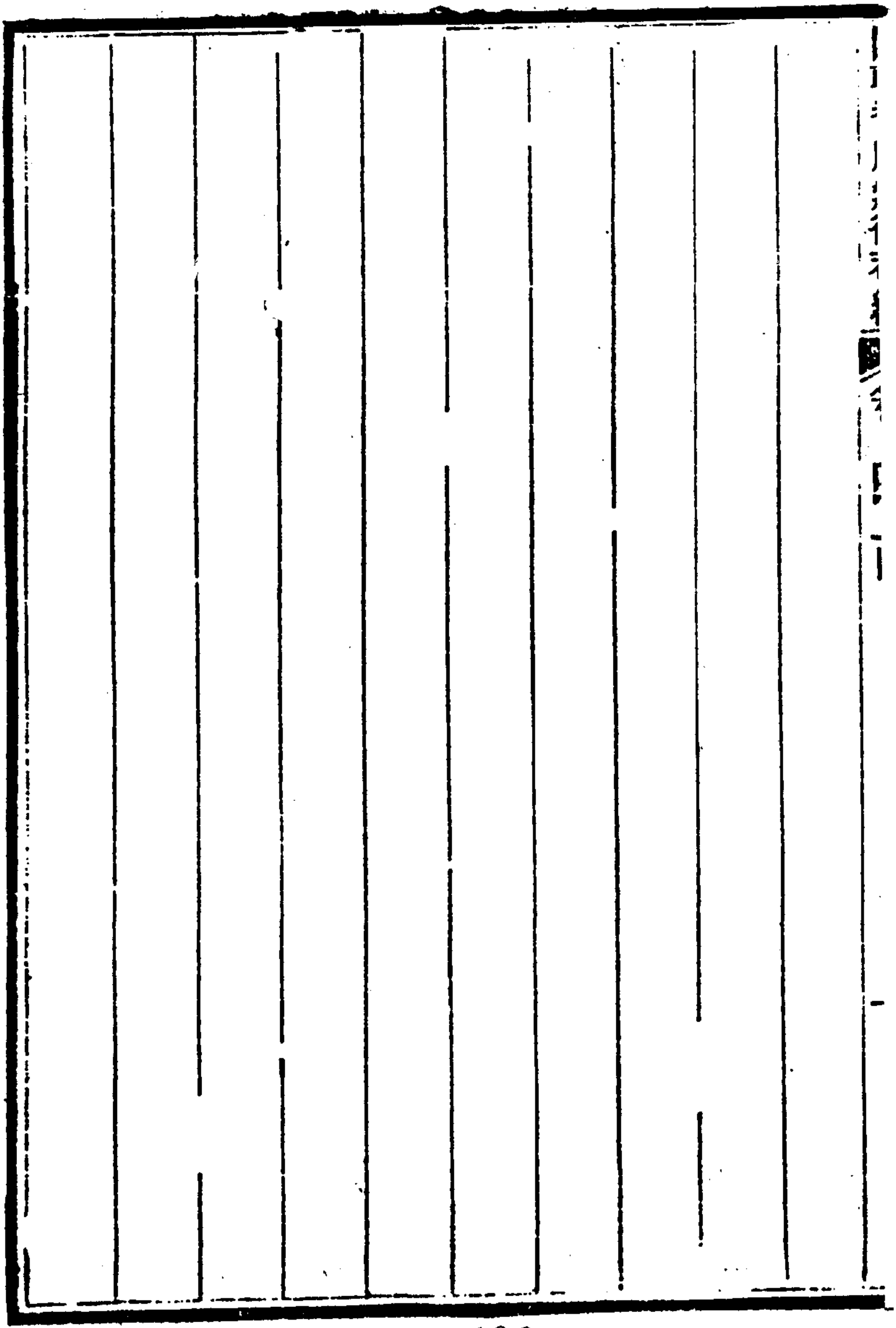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黃震

黃復一名震盱源人幼慧性端愨好讀書而家貧甚年十四父母欲其徙業勿從益肆力於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有名臨川陳大士亟稱之閩人朱仲生講學於其鄉復一從之游學益進嘗竟日正襟端坐容色充然明崇禎己卯舉於鄉座主馬公世奇深器之

庚辰下第復一上書馬公惟以閱理未精養氣未充自視欿然求責誨絕無窮愁抑鬱語馬公得書欣歎裁復數百言謂性命經濟都無了局門下能作此語勝昌黎上宰相書百倍矣甲申之變復一致書嚴帥徐公曰聞都門不守五內俱裂吾輩所讀何書所立何品爾甘爲保全妻子計哉某雖登賢書尚未離書生之局勤王既非所主倡義亦無其貲顯經綸巨手明以教誨我一切身家非所敢問也俄總督揭公重熙御史朱公統銅俱特疏薦復一知時不可爲謝勿就然自是不復應進士舉而復一己卯同榜安福劉渤豐城鄢見分宜何山星子宋之盛新建何一泗高安劉日杲清江蕭宏緒此七人亦經隱不出云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179-106

彭任李騰蛟　邱維屏　彭士望　邵睿明

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晰而在於行之不篤持論頗平其在易堂者又有甯都李騰蛟著周易賸言邱維屏著周易勦說南昌彭士望著恥躬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彭中叔名任甯都諸生少與同縣溫應摶友應摶爲亂民所害時寇盜縱橫人不敢晝行中叔獨往購應摶屍哭殮之連遭內外喪疑大小戴記喪服諸篇多雜亂無序乃分類次輯之曰禮記類編結廬巖山名所居曰一草亭足不履城市嘗訪其友謝文洊約齋

甘京健齋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適他所卒年八十有四程山故約齋與邵先士講易處也約齋志聖賢之道遠近學者多師宗之約齋著書甚富其行世者曰日錄曰大學中庸切己錄曰程山問答邵先士名睿明南豐人諸生少穎慧長以文名邑中邑中人爭延爲子弟師先後受業百許人先士有兄爲邑吏及禍破產不能自贖先士傾私產脫之先士性虛受樂規諫以執德不宏爲己病因自號曰宏齋甘健齋者亦南豐諸生師事謝約齋復與易堂魏冰叔諸人講求經濟之學閩中令某聞其名欲歲奉白金五十斤爲壽致之幕中勿應後遂棄諸生隱居爲童子師自給焉彭中叔故易堂九子之一時易堂九子與程山諸子議論常應和云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彭任字中叔江西甯都人隱居甘貧約不事生產在易堂講論務爲有用之學禧弟畜之嘗謂任曰人獨居惟見有己有己則日蔽羣居惟見有人有人則日亂吾非獨居時則羣居也受其一患足以自賊使不察而二患交至身心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禧所自懼因爲弟勖也子二仁方仁立並能文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邱維屏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厤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

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瞷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常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氣涌面發赤頸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

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雜彘雜陳衣服破敝不能易然人常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段直著不辭盎視之與陋室徵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厤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辟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箸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稾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箸易勦說易數厤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

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稾隨手散漫或爲鼠齧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嗣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餼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生矣易堂彭士望曰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橋藥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

家人取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右傳魏禧撰

邱邦士名維屏甯都河東人居常不毀一人然尤未嘗輕服人獨私語其妻曰吾所服冰叔耳嘗館同邑謝氏謝問曰君於儕輩人何所服曰吾生平服魏冰叔一人顧嘗貽冰叔書曰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尤惡之惡也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拒諫飾非蓋有如此

者易堂諸子見之大駭異謂此邦士生平所未有而冰叔乃益自喜以爲他人所不能得之邦士者也已未九月病噎不食垂死書示子成鈺曰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譎戾行堪句讀師書竟擲筆而逝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彭士望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晳明季以諸生游公卿閒名籍甚士望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學晳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望畢殯葬即往謁道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

因傾身營護之而國子監生徐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鎮江見東林諸公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並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堞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閣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依魏禧居禧徵峯巔後與禧兄弟蕃講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

當是時楊廷麟[illegible]劍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强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諸將始戢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間擁羸卒數百士望脫文法謹偵諜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州被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閒以相地術游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明念庵之說爲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僞不可醫欲以此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結納殆徧其規

諍過失竦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士迫不待旦至老不衰
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死自恨顧心非儆倖反側之徒
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顧
云所箸有手評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
四十卷三子厚惠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
第世其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眞猖狂
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謗聖賢遂止而
發學者之痼一言以敝之曰虛埽除積嬰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右傳陸麟書撰

179-118

顧炎武

顧炎武初名絳江蘇崑山人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爲先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蓍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荅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

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

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徧覽諸史圖經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刱闢榛蕪猶未邃密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陳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不用棫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卽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

精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搉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瑀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澤濃博聞强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

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羸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秊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辭未赴二十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於世

有　國史館本傳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

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濟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監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即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蒋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善其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

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徧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辟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到處

即兢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任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

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郎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遯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嘗而先生亦甚厭

帶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
肥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涙日無甯晷庚寅有怨家欲
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又游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
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闕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徧游沿江一
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曰出游家
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
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
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
於□□者□□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
而懼失□□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

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徧游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

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挪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游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蔡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頌繫半年當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徧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淸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

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游以二馬二羸載書自隨所至隕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替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庵請以身殉得免

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偪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游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貧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荅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

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干墓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庵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毋庶無愧怍

右神道表全祖望撰

先生姓顧氏初名絳字甯人後名炎武別字亭林江南崑山人生於明季聰穎過人博通强識好爲蒐討辨論之學上自經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近自當世務鹽茶水利屯田官方兵農之屬無不究其得失嘗騎驢十天下荒山頹阯碑斷碣殘僵仆沈翳於奧草寒煙苔痕斑駁不可讀必披草剔蘚摩挲注視錄其要以歸或曰顧於江南爲望族曾大父自方伯洊卿貳大父贊善先生早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皆耿介絕俗鄉人有歸

奇顧怪之目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爲土人攘奪又遷山西之曲沃一車兩馬載十四經增大載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攜子游天下日五六十里或三四里就館啟篋朗誦課子聲相應和流連數日然後去或不踰日即去有勝地必訪名士必交好古君子卿大夫致位巷處者無不慕先生所至爭逢迎先生欣然與之游唯不喜榮利當事要人拒不與通嘗游關中善盩厔李中孚富平李子德華陰王宏撰寓華下最久故關中學者多能言先生事康熙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士有令聞者皆應舉中朝諸公莫不欲薦先生先生固絕之崑山徐氏爲先生甥徐氏兄弟掇魏科致顯仕聲稱烜赫而大科之舉尤主持之招先生先生不應

獨逍遙車塵馬跡閒一日過濟南太守目爲狂人下獄李子德自秦馳往救之會遠來者益衆太守悔跽請出先生卒老於沃猶子洪善爲中翰先生性質直負氣節嫉惡太嚴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少爲詞章甫脫槖脍炙人口中年講經濟作日知錄三十二卷自明經義次正諸史次禮樂刑政溯流窮源揆今準古實可施行末析方名覆同異必歸至是先生沒其徒潘耒刻於閩中今徧天下家有其書矣尤精古韻故相國李公光地在館職時從質疑先生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譌反謂古音爲叶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閒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爲正質驗字旁分者并之合者離之

使古書無一一音始復其舊後與李子德共爲音學五書李公見之歎曰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流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初先生爲韻書既成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當時見其大異舊說知者尚少未十年而言韻者無不宗先生矣

右傳劉紹攽撰

顧炎武字甯人初名絳贊善紹芳孫諸生同應仲子出後從叔同吉生稟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年十四爲諸生

入復社有名明季屢試不遇見時多故遂棄去舉業屏居山中。講求經世之學。取家藏經史累朝實錄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奏疏文集徧閱之有得即錄積四十餘帙名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後以貢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明亡後絕意仕進北游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覈卓然成一家言當代咸推爲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嗣母王未嫁守節及聞國變不食而卒臨終誡炎武以世食明祿毋仕二姓炎武奉母教勵節終身每念故國舊君發爲詩歌悲壯激烈屢謁諸陵至於再三晚寓關中

庚申元日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其老而彌篤如此卒年六十九無子學者稱亭林先生所著書共數十種日知錄三十二卷積三十餘年而成於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最有補於學術世道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撰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書大學士李光地以爲自漢晉以來所未有二書皆久行於世又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并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更才老韻補正昌平山水記等諸雜著皆門人潘耒梓行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

記等書又百餘卷並藏其甥徐乾學家今多散佚

右傳石韞玉撰

顧炎武字甯人吳之長洲人自幼博涉强識好爲蒐討辨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阯有古碑版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獨得余始官庶吉士嘗相遇爲半日話時余於音學無曉也甯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譌反謂古書爲叶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閒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爲正質驗字傍分者幷

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余聞言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緒言未達者自以意爲之說又七年復來京師則竄入沒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爾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蓋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流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錄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辨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潘耒刻之閩中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

雅淹洽未見其比

右小傳李光地撰

顧甯人初名絳後更名炎武江南崑山人明季爲諸生落落有大志見國家多事法度弛人材壞則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其中於六經慨然以徵清爲己任母王氏以貞節旌南京破謂甯人曰吾雖婦人然已受國恩矣脫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甯人方應崑山知縣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魯王授兵部司務事敗永言遯去其沆死之甯人與莊僅得免王氏遂不食以死明年唐王以職方郎召母喪未葬不行旣葬更欲從魯王於海上道梗不得前有怨家欲

害之乃變衣冠作商賈客游江浙間復之舊都屢哭於孝陵既歸
有奴畔投里豪欲上變告爾人縛而沈之池僕壻訟之府獄急曲
周路澤溝爲求解於兵備使者移訊松江得釋遂去之山東墾田
長白山下北抵山海關還過昌平謁諸陵由太原入關中至楡林
嘗言馬援田疇皆從塞上立功業遂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
經營既定以付其門人復南客淮安自山東入京師萊州黃氏有
獄詞連甯人甯人赴山東聽勘頌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
告急於有力者親至歷城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先後五謁思陵
自是往還河北諸關塞者且十年最後至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
學重處士持清議它方所不及而華陰據關河之口足不出戶而

能徧閱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遂定居置田五十畝以自食而東西開墾所入則儲以備有事其出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老兵退卒詢其曲折發書勘驗同異著肇域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其經世之略見於所爲日知錄中爾人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故其辨析名物窮原竟委切深不苟爲夸大之言居華陰時年且老既屢更患難志氣彌厲　聖祖朝開博學鴻儒科又　詔修明史公卿屢欲薦起之卒不應康熙二十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無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於世

右述彭紹升撰

下士而繫國家之興亡。匡居而知天下之利病。此古今所稱軼倫絕羣也。而或狃於習俗無以闚學問出處之大能闚之又深加諱忌使緜歷久遠其心隱而其跡微雖目爲閑雅辨通競相崇奉而其人之眞終不出崑山顧亭林先生遲丁陽九確然抱夷齊之志當是時我　朝龍興網羅遺逸風聲曁夫巖谷拂巾振褐咸翩翩集　闕廷下假令先生赴徵召抒所蘊蓄足以濟世用追溯平生未嘗一食明祿列科目後人評隲固不得與失節者次比卽偕萬季野輩白衣領史職事竣而退超乎簪紱榮利之外亦可塞時望返初念兩無所負而乃甘心泥伏重經同邑葉訒庵及其甥徐原一公肅之推轂屹若貞石甚至欲自誓以死吁豈不難哉余嘗覩

秦漢間經術之儒申公轅固等蔑不就辟最初則魯諸生三十餘夙戒訣言而習儀緜蕞招之即來至因叔孫通薦舉阿曰聖人其不肎行而詆通之事十主者僅兩生耳蓋介守之罕覯久矣然此兩生卒黯汶未聞以撰述名先生既鴻飛冥冥而綜覽百氏上下數千年理亂之故洞悉源流匪獨肇域志一編凡有論說罔弗闢朝章國典吏治民生旁逮音韻金石得其片長已堪自表異竊謂魄力之雄似宋王厚齋顧厚齋膺宏詞選入元雖不顯猶作學官視先生不能無愧色焉且夫先生之意正自不止此方其往來南北氣忱而情愴睠懷金陵京闕黍離之悲也海上諸詩精衛之義也攄哀感事屈子哀郢之思也圖孝陵拜昌平十三陵唐處士冬

青之泣也而尤於山川阨塞地形險易隨所到備羅胷中厥後返樸全眞託諸肥遯猶復棄故土旅寓秦關流離困頓而不悔時惟濟陽張稷若同茲微尙故二人相視莫逆而操行之苦吾鄉沈耕巖差與髣髴幸　聖政寬大不事敦迫俾優游以老所著書多入四庫近者儒林傳並爲臚敘然則高風持前代之終而碩學開昭代之始舍先生其誰與歸今先生族裔出藏像徧乞題識猥及余因獲肅覲之貌淸古具秋氣衣冠由舊欽挹之餘迺作贊曰

有雲在天可望不可攘有松在山可仰不可攀先生卓哉廢也中權爲鉅儒爲逸民游必載書客猶墾田哀哀賢母斷粒而死報國匪男遺言毋仕矢秋霜之令儀歷危機而弗磨知天命之所屬野

歌哭兮奚爲昔友歸莊非迂則怪流俗舊語曾不蔕芥卻聘之文尚留蹈海之風孰侔謝國廬於魏舒胥蒲輪之並驅羌陳編兮獨抱振絕業乎千秋嗚呼薇耶蕨耶竟成其節耶學何徹耶行何潔耶我題此圖滌毫冰雪嶙然無緇塵之涅耶

右像贊朱琦撰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莊產不一二年即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醑既畢即起還寓學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

飲夜闌張鐙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雅

右人史吳翔鳳撰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宇甯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沈之水恩之壻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

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甯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衡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始卜居華陰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若可也蓋以蒺藜苗佐餐以子代

苦故有此語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第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阨要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遍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

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崑山顧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

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遺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令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一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

成今有取於荅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荅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荅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捩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荅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

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崇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眞而取其一

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
葢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
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
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葢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
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
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蹶可也矜魚兎之獲而反追咎筌蹶以爲
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
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辨曰朱陸早同晚

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幷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

强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

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日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

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第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阬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嘗著書一

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已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强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

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

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埽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

楊鑾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曰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其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自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稾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

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淆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

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拾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贏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右學案唐鑑輯

顧炎武字甯人又字亭林崑山人本名絳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

補諸生志操絕特惟同里歸莊與善時號爲歸奇顧怪炎武專心
經書該究精悉嘗曰今之理學不取諸五經論語而資之語錄是
之謂不知本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
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
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
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
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
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

曰經學卽理學也舍經學而言理學則其所謂理學禪學也又曰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知其墮於禪學也旣壯文學之會漸廣投止所及莫不尊其名行望塵請益銳意耽學自少至老手不舍書出門則以二羸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而後已二馬捆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壚對坐痛飲咨其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故友忽不相識頗責斥之或顚墜阬谷亦無悔也在京師邸舍王士禎曰先生博學强記請誦古

樂府蛺蝶行可平卽朗誦一過同坐皆驚善爲詩詩筆皆妙有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朱彝尊曰復社諸君多負文章經濟若顧甯人嶙峋雅而繼國風者也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其詩若孝陵圖天壽山衡王府邢州秀州井陘諸詩雄渾悲壯漢魏之遺音也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淸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有古俠士歌云廣柳車中人異日河東守空傳爲朱家名字人知否尤得古意自大同至西口有云印鹽和菜滑桐乳入茶凝又極彩緻也嘗論嘉靖從祀之失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

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張載程顥程頤周頤者惇頤也避光廟諱去惇字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

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又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益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俱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秉漢儒抱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又論易厲薰心曰慈谿黃氏震曰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

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也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會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與曰鈔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

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此皆足以發明厲薰心之義而周公先已繫之於易矣又論心學之失云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巨書之所爲有梏亡之者矣又云論語仁者安仁集註謝氏曰仁者心

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又云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可無酌又論艮其限列其夤曰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矣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炎武精音均之學因明陳第所說通之探檢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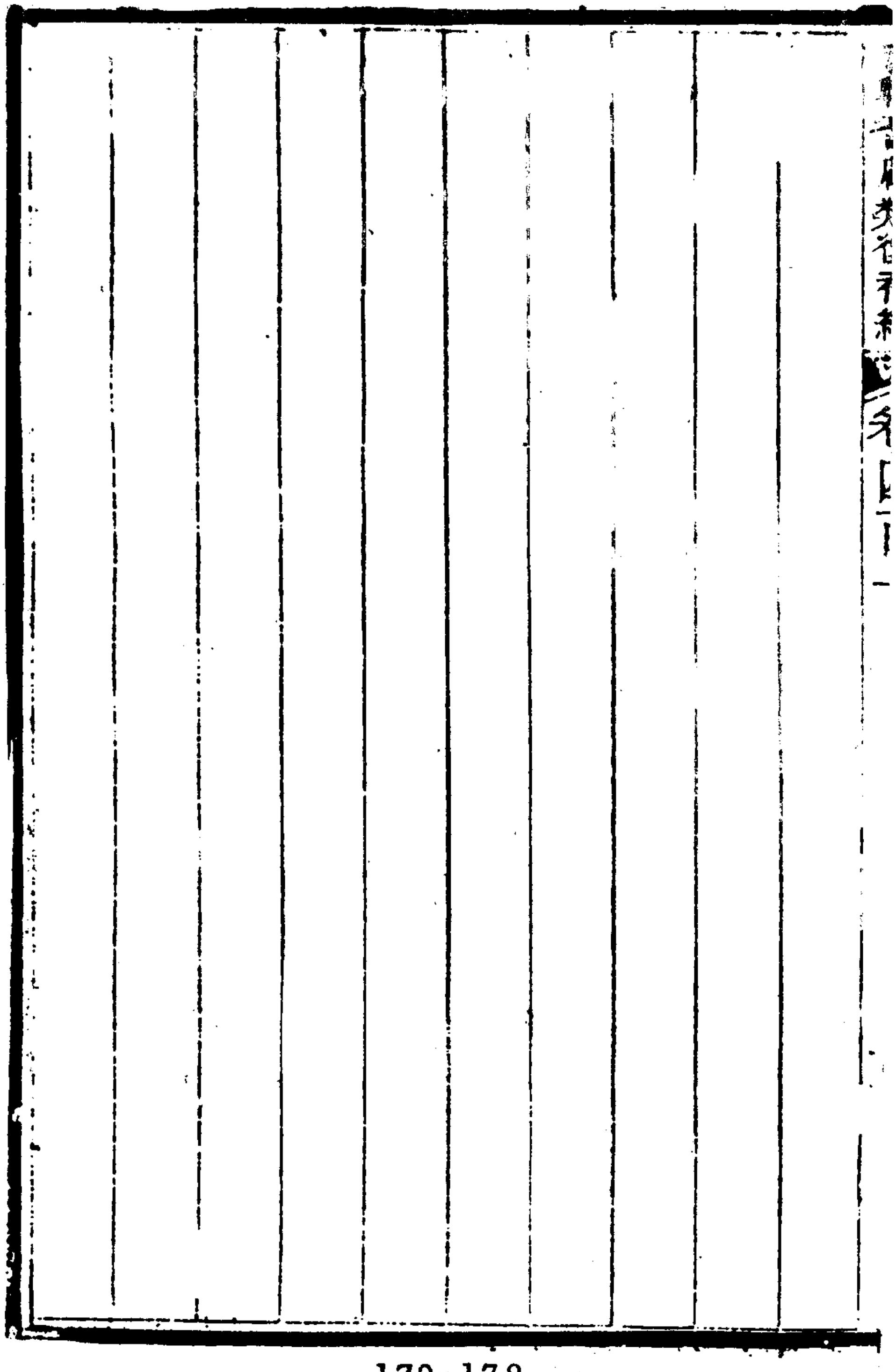
大暢厥旨爲首學五書好涉覽古今志乘略錄又參以目驗爲天下郡國利病書其零殘之說別爲肇域志則依圖經之例而著錄者也獨肇域志散佚良可惋惜其日知錄說者謂可擬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有九經誤字等書總數十卷世傳經義編十二卷託名炎武則非炎武所爲也　本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首

右文獻文存餘錄林撰按肇域志世無刊本咸豐間秀水楊利叔孝廉象濟曾購得顧先生手錄原本作序擬刊未果今不知屬誰氏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一目錄

儒行七

李明性　顏元　潘天成
丁珝　汪佑　徐鄰唐
王餘佑　白煥彩
憑撝謙 凌嘉印 沈士則 姚宏任 胡承諾
徐狷石 施相



179-178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七

李明性

李孝怒先生以康熙二十一年入月卒葬有年矣其子崧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鄉書明年試禮部旣歸而嫡母馬孺人卽以是年閏月又卒與先生合葬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誰當讀者客有以予所著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書餽之讀而怳然卽束裝越三千里就予受樂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淸七始九歌十二律諸

遺法去且能正予書譌謬二十餘字溉行再拜曰先考愨儒者也不孝身親凶功已一十五年未有片石塡土中而先慈從之幸而封甫乾將復琢柱於壟傍且以麗牲先生其可無一言襃施之乎予曰然按保定多儒者容城孫奇逢以奇節講學蘇門閒郝州舉人刁包聚生徒里閈先生獨篤行卻講謝弟子謂學貴實踐合內外期於有用乃闔門從謹身始型於家悖於所親漸以及邦人邦人信之大率貌樸而莊衣布袍覆瓦壟巾或高胎羢巾而禮容溫然言論伉直而吶吶不即出性嚴介而予人以和當太公在時雞鳴盥漱率馬孺人拜於庭然後登堂聽寢聲徐徐問安顧太公春秋高日必五六食每食必燥溼甘苦察所宜手捧持之會天寒雞

鳴而起瀹豕蘩於秷稻之間先然鐙於堂反持蘩而鐙已熄念置蘩取火蘩必寒如何正徬徨閒而鐙燼忽然若神助者或曰此孝之感云至其自奉則礲糧連覈作饔和菜葅而沃以沸水頃刻一二盌不知其麤也先生嘗慨世儒憚詭求身心不實舍求事物乃求事物又不實徒窮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註事說物益復不實乃遂屏棄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爲舍己爲人之事然則學亦安用矣因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又感五公山人王餘佑大節與之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鑑事蹟可施用者顏習齋者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

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究竟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崇實學與其說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既而見不荅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荅而獨不荅於習齋卽習齋亦不以先生不荅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値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顧習齋籍博陵而寄僦於蠡城之東村先生由里居之鄉由鄉之里居必經習齋門不一入也然而先生遇雖疎終以其學切實遺子塨與游塨雖秉家學然亦學其所學云先生諱明性字洞初孝慤者學人所易名也少與兄成性弟盡性皆蠡縣諸生有聲譽開革初先生不出試客有以出試勸先生者先生飲之酒旣醉浩歌使

客不得言順治八年兄以　覃恩貢於廷授府判官而是年　恩
詔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時已推先生先生辭之初居城東曹家
蕢圈田令下廬舍疆刪皆受圈於旗獨奉太公入城居太公卒復
奉母居鄉之賸廬及母又卒而兄弟之子有不幸者復爲之經理
遺幼往來鄉城間嘗在邑里修比師閭長之敎凡婚喪祭祀養老
讀律必躬帥盡禮而其在鄉則出民入民各有程度暇卽與鄉人
較射每鉤弦目光箕張鄉耆老見之輒流涕曰李二公少時當祟
禎之季羣盜蠭起二公從太公帥鄉人保守戒勿爲盜鄉人感之
卽他盜過二公門插幟門左禁勿入當是時二公揮利兵用長木
箭跨生馬疾馳可敵萬人惜今不見也先生生於萬厤四十三年

少馬孺人二歲而先孺人九年卒孺人有懿行無子副以易州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馬公斌女生子五孫一塘其長子也孺人同馬
姓而殊系歡如姊娣推讓所生子而同懷之塘乞銘時累以馬孺
人懿行爲言嗟乎賢已乃爲銘銘曰
嗚呼此蠡吾李仲之墓而以德配祔

右墓表毛奇齡撰

蠡吾李孝慤先生隱君子也爲前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
舉子業有强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客無復言　詔下令郡縣舉
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鷄鳴而起
拜於堂下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伺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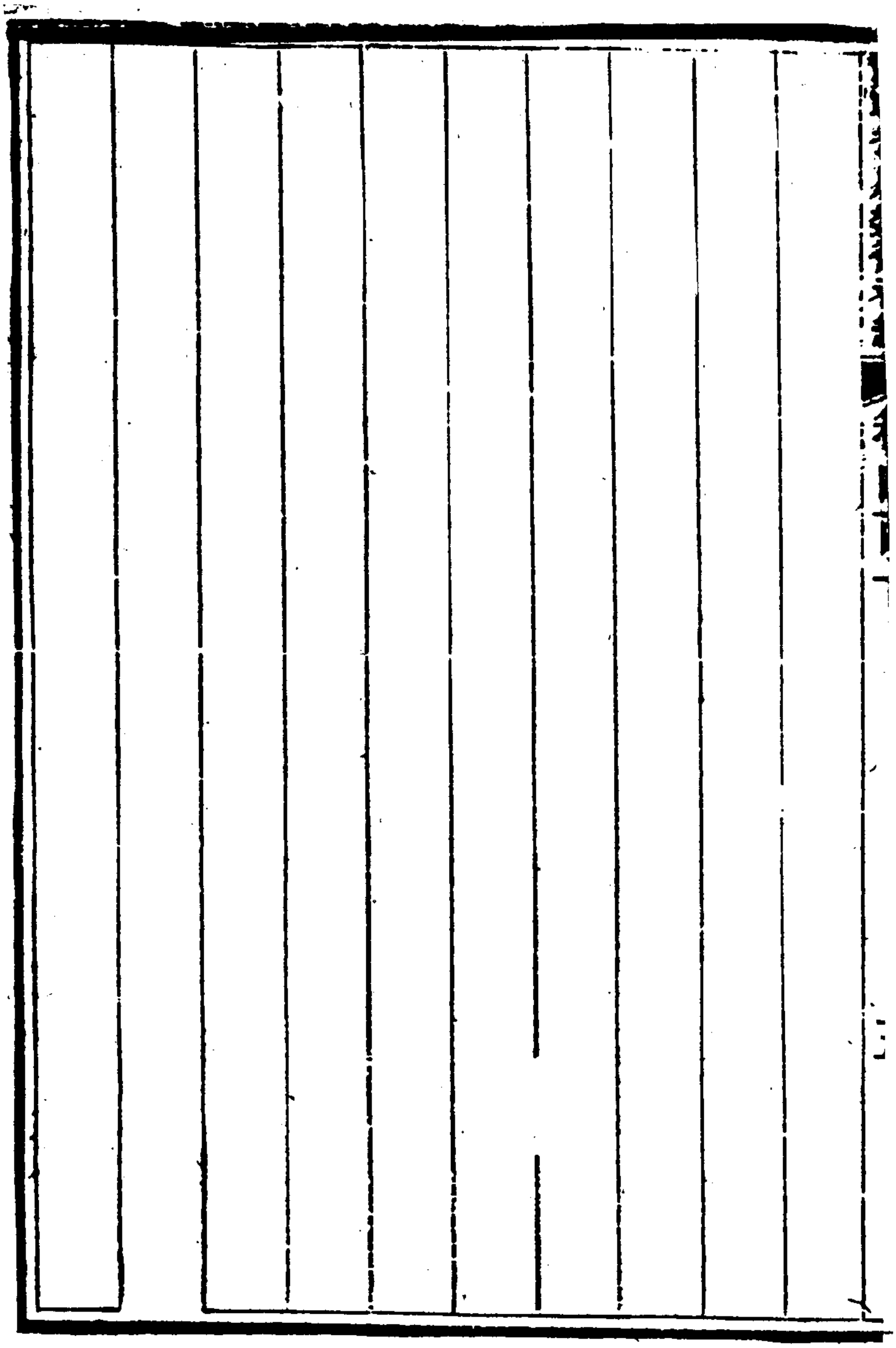
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牏溺矢必親滌久之親安於所事頃刻不能離更易之不願也素先公既歿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襄事一稟古禮比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不私所有人高其義至禮容秩秩歡洽無間登其堂者率感歎去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少年勿爲盜人德之盜屏跡他寇至輒軸矢標其閭曰李公長者毋相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略有大志與鄉衆約守望儲糧械時時習射以資捍禦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一意誦法先王念聖學以敬爲樞紐顏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朱註各編然後旁及他書潛玩默體務期實

致之躬博陵顏習齋訪先生於家見手錄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歎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拱揖以志所向邑有王養粹者志可造先生貽書訂學人樂遊其字競砥於孝弟忠信之行其嫉邪慝也辭色初不少假患佞佛者蠹聖道火其書絕其徒終身不一履其地晚年謹獨遏欲之功內省益密不類世之表暴於外者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家素饒經滄桑變易田被圈食指且蕃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字守志益定持節益嚴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彌留之際屏婦女勿近猶顧謂子行屬纊禮學至此時爲用其亦一息尚存不肖少懈者與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年六十有九學者私

誥爲孝敬先生其配馬孺人以孝謹佐夫子成德子塔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之學壎培埈墉俱業儒

論曰上谷多隱君子先生之孝友節義卓冠一時挹其家風殆居然有道者嗣君塔更刻勵躬行汲汲然取人善噫李氏之子當必有遷興者矣

右傳賈克勤撰



179-188

顏元

顏元直隸博野人明末父戍遼東歿於關外元貧無立錐百計覓骨歸葬世稱孝子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大抵亦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元生於國初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務以實用爲宗然其中多有激之談攻駁先儒未免已甚其視性命亦幾類禪家之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正未可謂之立異矣

右　國史館本傳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戍遼東衛卒於戍所元貧

不能治裝束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葬世以爲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剋潔慤自爲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卽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爲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潘天成

潘天成江蘇溧陽人寄籍桐城爲安慶府學生幼與父母避讐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宣歙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鼓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販以養荆谿湯之錡師高攀龍以體認天理躬行彝倫爲教天成以其閒受業焉又學於梅文鼎年七十四竟窮餓以死蒙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其門人荆谿許重炎傳其學謀葬之且編其集天成學源出姚江以養心爲體以經世爲用出自寒門天性眞摯人品高潔精神堅苦足以維風俗勵人心瞿源洙作潘孝子傳身沒嗣絕人至今傳之

潘孝子名天成字錫疇別號鐵廬溧陽黃堰里人年十三遭家難父母弟妹竄迹他郡孝子後不及幾爲仇人所斃既免之旁郡邑蹤跡其父母不可得乃沿道尋訪走且哭晝行孤嶺夜宿窮山嘗過池州青陽縣白沙嶺夜靜無人踞古廟壞梁而臥風悲月白虎聲撼山谷孝子心無所怖獨思其父母不置悲歌一詩有獨向西風淚萬行之句行遊徽甯兩郡萬山中訪知父母所在至其處又他徙矣孝子誓不反顧躑躅深巖窮谷徧問村落女子閒至爲販豎以進乃得遇於某縣之某里山人聚觀駭歎交口稱孝子蓋尤悲其幼也時年十有五矣遂與其父母謀歸故鄉計其資需五十

餘金孝子乃復出遊假貸道遇二商人問所由來大義之各解囊以贈孝子乃持金至父母所令其弟侍父先歸自奉母挈妹以行隆冬嚴寒天大雨雪谿谷間深沒脛孝子背負其母前行數里許置母反舊處抱妹至母所復置妹負母以行往反道上赤腳走雪地中膚裂血流雪盡紫行道者咸哀之於是迎其父母復歸故里而郡邑聞之者皆稱曰孝子孝子云先是孝子行求親詣日者劉先生卜之得吉遂從劉先生就婚於滇南劉爲誠意伯嗣孫與其婦家婚約值滄桑之變不相聞知其婦守志於滇已五十餘矣劉亦六十餘始通音問赴前約孝子請爲其弟子遂與南行出入蠻獠荒徼望點蒼洱海之勝又從劉先生西北遊渡瀘水入成都過

劍閣棧道歷秦漢舊陵闕抵甘涼觀河套故地登賀蘭山極目而反凡三閱歲始得遇其父母六閱歲始得迎其父母以歸孝子少讀書未卒業卽出求其父母然未嘗廢書旣歸無以爲養乃市香爲業往來荆溪瀨水間暇則讀書歌吟之聲滿於道路人皆笑以爲狂已而市筆爲業手攜筆囊叩諸鄉塾求售每聞其塾師講解經書輒側耳聽不輟又或向塾師拜問如弟子所憩之地琅琅端誦與不可遏試筆爲文章恢廓周密諸塾師見之咸驚喜願與交吾邑默齋湯先生亦聞而賢之孝子於是受業於其門洞解性命之奧而茫溪許先生待之尤厚許先生名昌國字一清別號愧庵爲邑名諸生始以貿筆識孝子服其行誼旣而以文相知遂定終

身交約爲兄弟孝子每就先生宿先生家甚貧相與寢竈下臥而談經史往往達旦不寐餓則相與起炊薪作糜兩人就竈上談辨不已或有所牴牾輒爭論不相下至相詬斥又相痛哭哭已復談經史如故旁人怪之兩人自若也先生於是薦之某塾爲童子師孝子垢衣敝履儼然端坐其鄰家兒有詈其母者孝子聞之大怒辭主人去曰昔曾子不入勝母之邑而君之鄰曲至有詈其母者此互鄉也不可居主人强留之不可乃召其鄉之老人呼鄰兒共懲之兒伏地謝母并謝孝子孝子乃就塾而鄰兒遂改悔侍母不敢出聲息居數年其父母相繼物故桐城方有懷先生至溧邑聞孝子名請與相見談未畢大喜挈之往桐城至則館於麴大夫廟

日餽以資斧而盡出其家中藏書令孝子縱觀之孝子於是手披口哦翻閱經傳子史百家之書幾盡其於天文厤律輿圖水利兵法旁及陰陽卜筮之術攷究必精覈聞有專其藝者不遠千里而求之罄其中藏乃反於是盡交當世賢豪四方學者亦負笈麇至遂隸籍桐城爲桐城諸生孝子嘗曰吾二十歲時市肇至建平界傍晚無所棲止雪夜山行虎狼載道心頗凜凜忽憶李僕射雪夜入蔡意興勃發不知所謂飢寒畏懼者全賴千古在胷乃不爲溝中之鬼又嘗曰吾學天官於宣興吳青可先生學厤算於宣城梅定庵先生論兵於江西揭子宣先生學史於桐城方有懷先生論道於白鹿洞湯惕庵先生而悅服最深者無如默齋湯子蓋諸先

生或文章之氣多或英雄之氣盛至於道德之氣睟面盎背惟默齋先生一人而已孝子託跡桐城二十餘年遷居金陵江南臬司李公麓山訪孝子孝子居小紫竹林隘巷蓬戶罕有識者李公三至其廬乃得相見請致署中論學忘其貴賤或干以私孝子亟避之吾宜李公去始還其居娶桐城盛氏早亡無子晚娶妾生一子甫十歲而孝子卒時年七十有四金陵故舊備棺衾以殯而其門下士許重炎等傳食其孤掇拾其遺文重炎即茫溪許先生之子也能世其家學有文名諸生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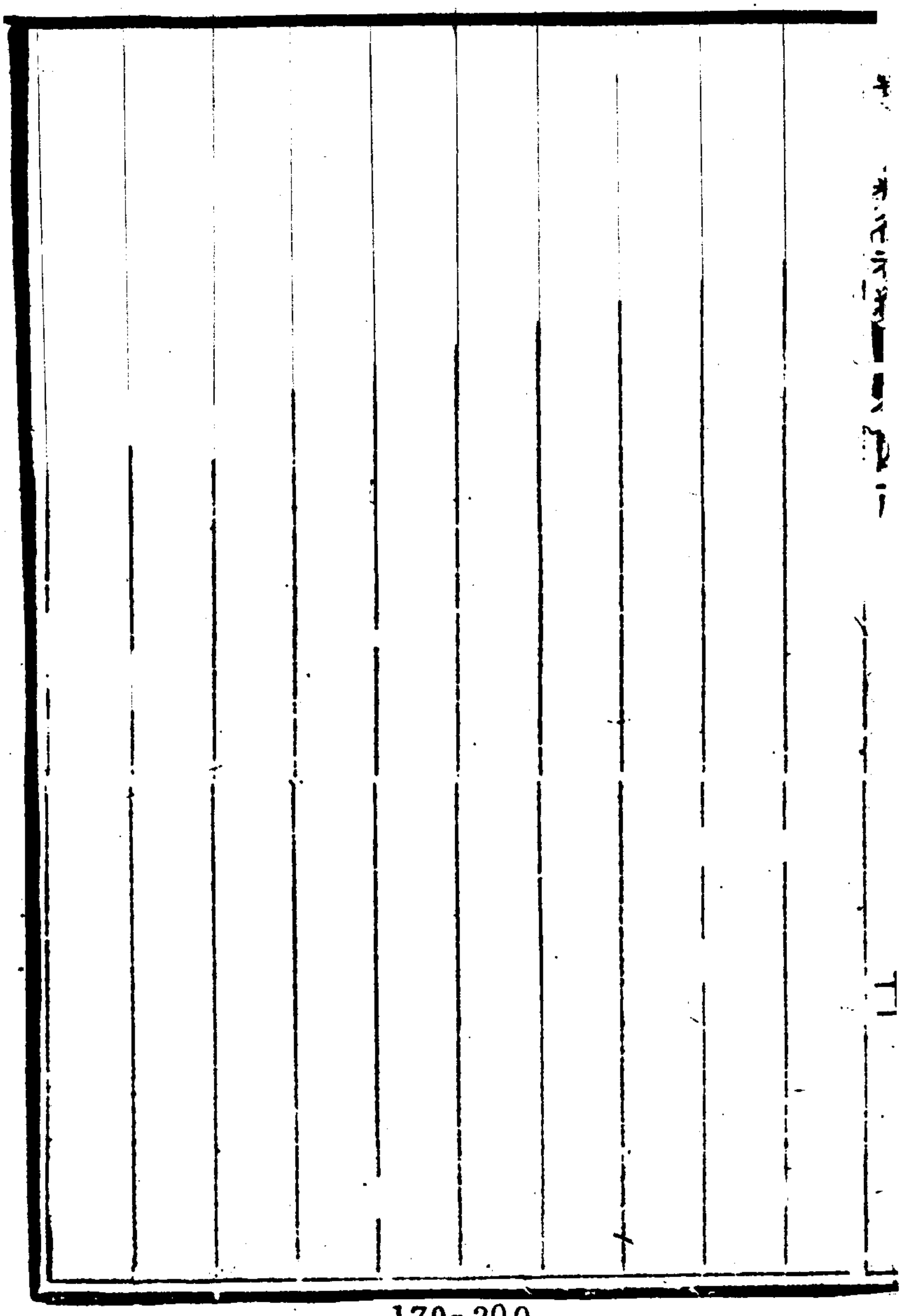
瞿子曰予與重炎交爲予道孝子之行誼如此蓋學者稱鐵廬先生而外人皆號爲潘孝子云

右傳瞿源洙撰

播天成字錫疇溧陽人籍桐城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甯山中跣走哭泣每至邑聚持一鼗鼓大聲爲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匄者詳問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時年十五應試補安慶府學生家極窶貧稍暇爲販粥之事以養其親自每食糠充腹或竟日不食怡然也論學必宗天理祖姚江說也從荆溪湯之錡又受東林之學後事宣城梅文鼎略涉厤算爲人潔狷自矢人詣之者惟談經書若遺之物輒含愧色終不肎受年七十四以窮餓死無子藁葬惠應寺側門人荆溪許重炎集所著書

鐵庵集五卷外集二卷後錄一卷且改葬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丁珝

進士丁君覺民既歿其嗣君世榕哀君之詩文及其平日講學之書以狀來請銘君爲余同榜進士同出心齋沈先生之門心齋先生與兄萼軒先生少並受經於君稱執友君以丁酉副車貢入太學王子與萼軒先生同舉北闈己未心齋先生分校闈中得一卷以爲宿學薦之榜發卽君也於時皆奇君之遇稱一榜盛事云余與君同籍同門又以心齋先生師資之雅切與周旋尤數特愛敬君君久困諸生閒潛心性命之學眞知獨詣超然默契於千載之上於人世得失一不以介意晚而發聞於鄉國庶幾有合於古之隱居行義者而齎志以卒未竟其用爲可惜也君諱珝字羽玉號

覺民先世濟陽人宋南渡遷於湖之長興傳至王府長史曜曜生富州同知良卿良卿生應嗣以明經薦應嗣生元禮文學高等君之考也君性至孝少長與伯兄相切劘篤志於學其入成均時陳文和公爲祭酒今長洲相國宋公爲司業雅器重君有勸君留都門者云三年可授中翰君念母在堂急治裝歸不以屑意甲辰復奉母命來京閱歲而訃音至君號慟幾絕即星夜馳還中途墮馬有牛車從臂上疾驅而過觀者愕眙君狼倉起復上馬馳竟不受傷抵家居喪所臂乃大發腫親友驚問故始知其純孝有默佑也戊申秋北遊天雄留燕薊閒四載閉戶卻埽體驗身心與聖賢之言相證合或披衣達旦隱几終日仰天而噓浩然其有得也嘗自

請戊戌以來十餘年苦心一無所得總是好異之心誤之今日始知極平淡處是極神奇處凡一涉奇怪便非君生平於愼獨二字實有得力故其言如此幼與諸兄弟同課家塾諸兄弟或有故不食卽相待不食姊妹有孀居乏嗣者棺殮之費親爲措置無憾而後已疾則往視之無數適値賀誕哽塞不御酒食君病時其伯兄亦病先卒君扶病起哭失聲遂至沈篤君奔母喪時得咯血證後時作時止竟以是卒其孝友至誠出於天性也君少負奇志旁搜韜略奇門壬乙諸書若欲建尺寸於當世已輒棄去曰此小道不足學昔賢所謂致遠恐泥者也性坦白無他腸急人之難甚於己有相負者置不與校不爲翕翕熱不妄爲同異亦不濫交曾往來

金陵弔六朝遺蹟游山陰訪禹陵蘭亭東山諸勝興之所寄形於嘯詠無疾言遽色言若不出諸其口相對終日澹如也至大義所在諤諤不少挫長邑諸生以編審糧役觸忤縣令幾致大獄君力爲排解始釋因戒諸子姪曰士貴守身君子懷刑亦守身之一端也爾其愼之有舊戚老而貧其居爲富商所占訟之商以金餽君祈勿預君麾之曰此吾先祖姑後裔終不以暮夜金改行冥冥之中也卒白之官其立志不欺如此所著有聞知錄及詩文若干卷君生於明天啟癸亥八月二十四日亥時卒於康熙癸亥十月十九日未時年六十有一娶吳孺人壬子舉人靈璧縣令仕讓孫女文學時騏之女子二子薔例監生候選縣丞娶許氏世溶縣學生

娶姚氏孫男三棫娶衛氏桓未聘于蕃出植世溶出孫女四長適歸安學生吳培餘幼未字世溶出者一曾孫一同曾棫出以某年月日卜葬於某原銘曰

有美君子合珪璋嶽嶽介行眞懷方刮摩濯垢敦士常抱獨守身內含光奇氣耿耿映玉堂志雖未究名顯揚卷舒無心道則臧高誦義文接虞唐屏棄支蔓埽秕穅同心雅詠沐蘭芳汲引筌蹶驟康莊潛德振曜後必昌我徵斯銘列幽藏

右墓誌銘歸允肅撰

四庫全書薈要提要 卷四十一

子

179-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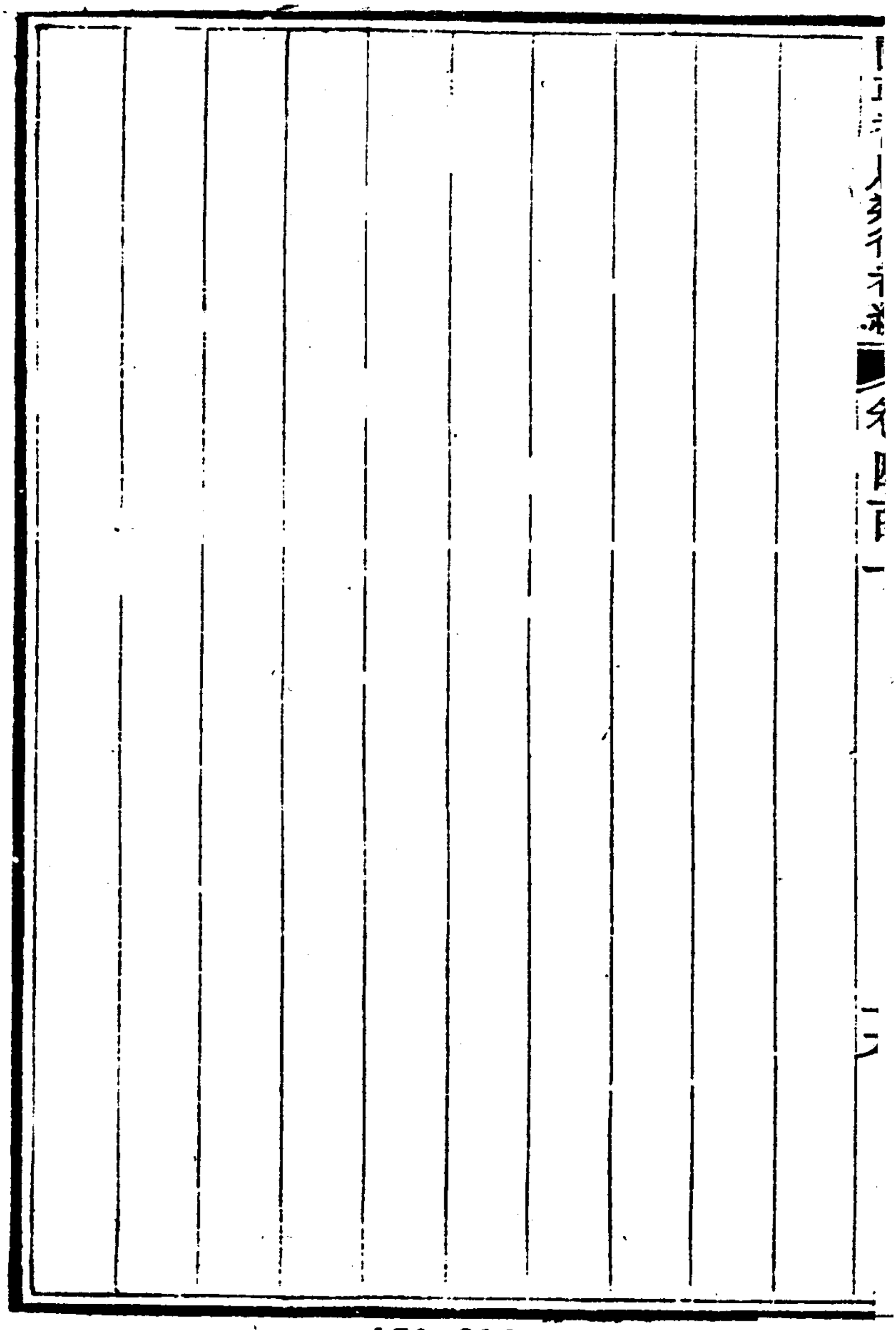
汪佑

休甯汪先生諱佑字啟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閑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訌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

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嚴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部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愼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擬遵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甯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

眞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葢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荅禮記訂譌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

右學案唐鑑輯



179-210

徐鄰唐

先生諱鄰唐字遐黃其初金陵人也大父來爲歸德廣文因籍商邱父運寰先生下帷爲諸生師方嚴特立問業者凜肅聽受久之而彌親不肯去田不足百畝有弟產且盡輒分與之年方健喪偶終不復娶先生其少子也七歲就塾聞說書側聽之輒能解其後文藻日發試輒冠軍餼滿貢於禮部不肯赴爲文奇崛駘蕩神明於法度之中侯子朝宗以文雄霸中州不輕許可人獨折節於先生邀之與靜子恭士來玉牧仲爲六子社先生博綜百氏手未嘗釋卷尤好繕寫經傳古文辭針鋩細楷無一筆苟晚年尤研心理學於太極圖西銘正蒙皇極經世及諸先儒語錄潛究奧旨有希

賢接統之志薄掞華摛藻之技絕手不爲有志者爭從之執經問學太守閔公聞之延主范文正公講院每闡發古聖賢旨趣詳悉廣衍貫穿古今而皆切中於學者身心日用得所依據焉自建德鄭元嶽先生爲太守興學造士以來人文之盛未之有也先生性剛正清介不合時俗一切干謁裹足不與郎郡邑蔵時讌聚亦不輕往恬淡自守蕭然寡營治家嚴肅有嗃嗃之風而與一二知交盡歡浮白又未嘗不藹易和樂也年六十九卒

右傳蔡覺春撰

王餘佑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偉岸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搆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氅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閒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慰藉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剉薦

接之有急更爲措置百數十金無難初山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郎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山西臨縣調繁河南魯山遣山人歸會闖賊陷京師山人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愼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徵君亦起冀共恢復雄新城容城三縣擒僞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未幾賊敗　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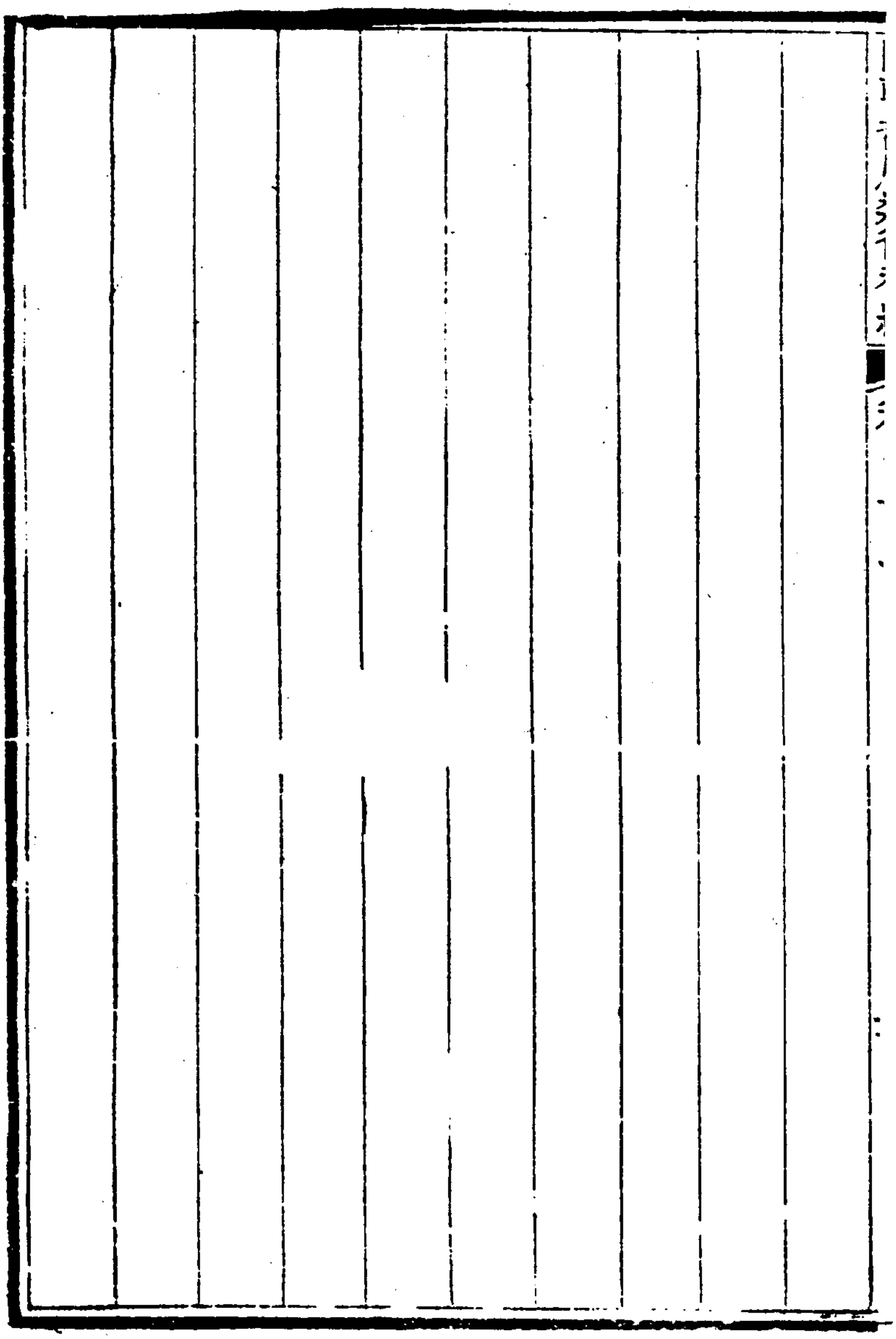
來赴死遂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爲解乃免山人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之五公山山人學無不究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喆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又執贄於定興杜紫峯先生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涌幢草三十卷文三十二卷其爲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

動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隱居四十年卒以不求聞達死死之時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興王源爲之傳

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謂文中子隱居教授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濟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觀天之生才日下固未見後進中有卓卓具體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門有不同歟然誦其詩讀其書苟能私淑於山人以造就其才則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右傳王源撰

新城王先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謚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179-218

煥彩

君諱煥彩字含章泊如其號也按狀白氏之先華州羅文橋人遠祖諱君禮者元季徙同州之戶軍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子孫恪遵先型弗墜祖諱應先好善樂施父諱守綱崇德嚮學娶石氏生四子長希彩次受彩又次耀彩季卽君生而端凝聰穎不爲兒戲飲食知奉親長稍長嗜書工制舉業有聲試優食餼伯兄嘗受學長安馮恭定公之門歸而時以其所聞語君君傾耳諦聽私竊嚮往自是厭帖括息進取一反之於經玩易洗心詩禮春秋多所自得蓄書之富陝以西罕儷鏞校精詳淹貫靡遺而沖遜自將若一無所知明末鄉先達張太乙武陸海集同志論學君每會必往又與

別駕馬元昭論學於寄園律身愈嚴康熙戊申偕王省庵肅車迎余至其家塾執禮甚恭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極君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道雅誼殷篤卽此一念沖虛過余遠甚余對之未嘗不斂衽推先是時紳衿鬨風爭造遠邇駢集君適館授餐略無倦色旣而以室隘不足以容衆慨欲捐貲鼎建書院於所居之左大立講會值時方多事弗果余旣西返君率同志結社切砥恪守余說不替不入城市不謁官府終日晏坐一室手不釋卷府丞郝公諱斌攝州事慕君式廬聆君議論退而嘆曰自先生關中文獻州之宿儒也吾得親承謦欬何幸如之以尊德樂道顏其居亦可謂知君矣君神旺氣充素鮮疾病客秋八月猶手書

訊余九月初三忽感微恙次日申時整衣冠危坐中庭而卒平生天性孝友事親恭兄怡怡祗奉居親之喪一遵文公家禮仲兄之喪捐五十金以佐其費與三兄出入相偕疾病相依食飲弗離其亡也以己貲治喪營葬痛悼無已徵詩以闡隱德居恆恂恂恭謹舉措以禮擇而後言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物如恐傷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未嘗與人校曲直睦鄉敦舊振喪卹貧不厭所與游本州党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以道誼相徵逐居家儉樸淡然無營元配王孺人溫柔嫻禮御下有恩先君而逝君日夜痛悼每食必供如生與同牢喪葬情文兼至聞者嘆息君生於明萬厤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寅時卒於　清康熙二十三

年九月初四日申時壽七十有八孺人生於萬厤三十七年正月初十日丑時終於康熙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未時壽六十有一子孔瞑早夭次子鑑賢庠生娶庠生馬君諱樞女病亡繼娶庠生李君諱長泰女孫乃武孫女某俱馬氏出次孫乃文李氏出鑑賢卜以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時葬君於洛西新阡與孺人同壙斬衰持狀謁余匄以誌銘余身隱焉文槩不爲文茲感君曩誼特破例次其大者而繫之銘曰

聖遠言湮大道蕪兮惟我與君懷古處兮君胡先逝邈難睹兮形歸窀穸神孰沮兮尚安幽宅永奠於茲土兮

右墓誌銘李中孚撰

白煥彩字泊如同州人歲貢生建志正學晚歲與蒲州王化泰迎李中孚主其家日集友生會講執弟子禮勿敢倦怠中孚稱其踐履今篤行之士也又有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甯維垣邠州王吉相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雒南楊堯階楊舜階同州馬棫士武功張承烈承烈子志坦亦其次也志坦年三十而卒中孚慟之爲志其墓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179-224

應撝謙 淩嘉印　沈士則　姚宏任　徐涓石　施相

應撝謙浙江錢塘人明諸生性至孝殫心理學以躬行實踐爲主不喜陸王家言足跡不出百里隘屋短垣貧甚恬如也杭州府知府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撝謙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書院造廬者再撝謙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大臣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之撝謙與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撝謙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九撝謙於易書詩禮樂春秋

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倣文獻通考而於明代事實尤詳其不載律算者以徐光啟已有成書不載輿地者以顧炎武顧祖禹方事纂輯也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錢塘淩嘉印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右　國史館本傳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嘆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曷敢辭應先生諱撝謙

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尙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入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躋冠作君子貞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畯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恆爲狶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狶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屨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

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旣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許令默然不怡旣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即至何恝也先生笑曰使

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鹺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途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肎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贓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沮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其如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丈晦木嘗曰大好

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只足師表末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謂魯齋爲學究是皆過情之譽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浚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宏任敬恆有

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坏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遯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翦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苞

右神道碑全祖望撰

應潛齋名撝謙字嗣寅學者稱潛齋先生父尚倫故孝子也潛齋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及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同志虞陵民張伏生蒔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時大江以南社事甚盛狷社所淬勵者不以文而以道潛齋於同社沈朗思尤莫逆母病服勤數載旣昏不入私室仍

侍母旁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表裏洞然讀書實踐力行几席整肅倦則端坐瞑目寤而起則申申徐行所居僅蔽風雨簞瓢屢空晏如也一日見梁上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曰今而後惟正人心以維世教庶不負所生於是盡心於著述康熙戊午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襄以大科薦潛齋與牀以告有司曰攜謙非敢卻聘實不能行范中丞承謨至又將薦遂稱廢疾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中庸之道屈舟往報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乎潛齋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以長客氣也令默然不怡既出即解維疾行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鹺歸於故舊

皆有餽嘗再致之不受一日遇潛齋於途方盛暑見其衣木棉之衣歸以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此區區聊以消夏且非盜跖來也潛齋謝曰笥尚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君意良厚實不需此卒不受卒年六十有九潛齋尤精於易其論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於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有得之言他如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養蒙編朱子集要敎養全錄各有精意及潛齋集共一十四種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其高弟淩嘉

印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傳其學姚宏任字敬恆有篤行卽斂葬
朗思者也

右傳張庚撰

應先生諱撝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
追程朱痛闢新建嘗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
下迷惑沒溺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
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聞者疑信且半錢塘
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
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
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

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礲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

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攄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爲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

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

右學案唐鑑輯

淩嘉印　沈士則

淩文衡名嘉印錢塘人年四十猶充府推官書吏性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俟眾熟睡焚膏默

誦不休已而決計棄爲吏受業於應嗣寅先生盡得其所傳窮年
矻矻學著書年六十餘猶手一編鈔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註禮
書日幾葉謄寫日幾葉皆有課程嘗謂學者學問須到造次顛沛
必於是方有得力康熙戊寅某月無疾卒年六十有七卒之日猶
手註禮書一葉云沈志可名士則仁和縣學生師應嗣寅先生學
禮初疑禮爲難行應先生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志可聞言
汗浹背自是毅然以力行古禮爲己任居家教授端坐終日雖盛
暑不去冠襪出則徐行緩步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
正言規誡之遇於途次或冠有不正履有不整亦必偲偲告之居
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功緦之喪必服其服與志可往來者常見

志可冠素冠也志可於禮書無不講明而力行之而尤詳於古斂禮葬禮嘗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爲人道焉後學或以性理大中之說相質志可曰知師說者有淩文衡予惟學禮而已志可卒於康熙辛巳後文衡之卒三年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姚宏任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其爲一卷以勉學者以予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淩嘉印沈士則姚敬恆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淩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爲傳而敬恆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恆諱宏任別

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恆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恆貿絲銀色下劣慍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飭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恆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嘆曰爲其無以爲喪也敬恆曰請爲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肎輕受人物惟於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

其意者獨見敬恆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恆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恆以學道故所嘗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絏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覽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卽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旣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摭拾其事以傳之以配淩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右事略全祖望撰

徐狷石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吾更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考證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恩也潛齋荅曰主臣以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於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宛溪會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肎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孺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

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
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右題傳後全祖望撰

施相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明諸生乙
酉後棄衣巾爲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
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夾峯相望花時舟行其下暗香
疎影中時聞欸乃當宋時爲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
之明嘉靖中甬上萬都督鹿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
於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避人處也招集諸耆老觴詠其

閩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遊其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徙宅焉徐先生狷石者故先生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萬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驩甚於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爲先生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庵秦開地輩俱和之世所稱幽居唱和詩者也公擇嘗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已遙思深哉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不標宗旨公擇之學出於姚江而狷石以應潛齋爲友各有源流然先生皆不相依附獨以所見自成其是狷石性孤梗諤諤多所否睨而於潛齋亦間有糾繩顧獨推先生故四十年相依如一日先生有子雲蒸亦賢杜門養父其事狷石如

父顧曰益貧先生乃拉狷石返其故居父子迭出謀食以養狷石未幾狷石卒先生父子適皆出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遂盡出簪珥以成禮先生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先生亦卒無以爲喪故人或爲禾中守或爲若中令各以百金來致謚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嘆良久而去嗚呼卽先生之子若婦觀之而平日之立身可槩見矣先生之沒已再世予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旣得之矣觀察之家不戒於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并開地之暫栖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消沈殆盡予每過谿上輒爲神傷者久之吾友王瞿居湖墅予令其

訪先生之軼事良久不得報乃据所知爲文令納先生之墓瞿有事於杭之文獻如先生者豈可令其脫落不傳乎醇儒高士任所位置予文聊以充幽居之掌故焉其銘曰

睢風惻惻下泉騷騷志士夢周亦復徒勞花隕離離柳泉滔滔我歌一曲以當大招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179-248

胡承諾

天門胡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　國朝謁選吏部以老匄歸閉戶不出臥天門巾柘閒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繹志六十一篇中閒由聖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檃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

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行之不可不慎惶然知
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
矣如是書豈可多覯哉其自序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
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
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
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
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
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
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
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荅者不越乎分之各

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閒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益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閒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眞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典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

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眞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眞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　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

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鸞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閒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

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裝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

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易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易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

善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卽其撰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

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踊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

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糅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俶詭其辨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敎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

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投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衰而告曰汝即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聽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自鑒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徵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

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樂期樂機息漢陰闔歲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温立德絕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修潔勵清貞遺榮及未艾脫緤絕風塵昔稽留官舍絢蕭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

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峭骨翔天表淑氣扇熙
春益懷萬石慎再覩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
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
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屬排名慕貞隱脩然脫雜
繁張單能交養向稍晚投契階下紅葯翻架上丹書舊鐘鼓既不
覺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僿見祖父懿德
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
閒所在爲魏璫立祠興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絮其飛翔蜀撫璫
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
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閒則度一錢役

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
徼是翁爾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
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瑞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
以彌天狂燄遏諸方熾舉世蒙蟻一方嚇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
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堪胷伏鑕
奚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王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
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
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
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覲祖
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覿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

蹤而薦嘗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桷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鍥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玄溢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

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曰塈敬業斯㩀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遂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鼎遠譽繹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轍辨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繹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闇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廈惟某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

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微纏俗情蝟起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心爲
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
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豢其臂脛迷方失歸
臨岐忘徑繹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
是身之修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
功靡閒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眞崩若隤坻崇猶累塵行汙
其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繹修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
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
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坷白圭常復深淵恐墮
捫舌自箴程功矯惰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繹

言行第六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
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
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繹成務第七義路高閎利門厓隙仁如
旼穆鷙甚舐談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
心寬沖繩檢胥壬孔艱偪側銳剡大惑有三冥昧黮黯珉玉淄澠
卒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繹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
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
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覩我
王度就將不已六藝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扆繹聖王
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

蘭麗正廣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朝端冠冕
詔無北面禮優迴鑾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稱睿學第十帝典皇墳
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廖者卓覆簣成峙太平無象稽
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
異此幽羈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第十一天
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宣榭
友爐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縣祀荒棄廢沮君子物
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
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
養鷟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

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奬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
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
宅心惟雅眞諸蒼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宏大冶止惡於幾遠
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
在天成象帝車斗[illegible]通八風經緯三光耇德鳴鳥述職甘棠忠
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
遷貿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
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有作采矚形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
瞀棗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
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冶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

繹各臣第十六疏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
吳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險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
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愼簡侍從日引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
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
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入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
縱尋斧降爲皁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
匹休民之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悃
愊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
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宇缶率彼周
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既盛髦士日積賢良

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覯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受
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於俊造
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邪佞鬱斯正直虎咥物性既區發憤彌
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并云蔿孽元黃之戰起於萌糵
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鬱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
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
施實繁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
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甚轗軻紀綱先潰奸
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
枻毖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啟滯

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冑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
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敎化第二十三賢君稽
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
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
鄉忍親室餘胥井進旅狉榛暴齒齧骨山砠水濱誰噓朽壤功歸
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
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指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爚龐鴻井
里蕭條不盈麩麸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繹稅
租第二十五九府圜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
畜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廛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

焚趾顛吏市官羅逸口嗷然取彼計臣投畀鵰鶚繹雜賦第二十

六導川有法覩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醲爲渠明德之遷歸功禹疏九支湍減三派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壤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眾其睹昔在皋蘇敬愼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鬴酷吏弄法莫予敢悔筹格盈前轉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塡牢戶繹赦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閤高墉濬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絺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瘨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悸魂隨會

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益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宮戒旦以茲精禋
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日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
肱爻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晝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
河漢淫祀無福煩顯斯亂繹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邱甸升
中嶽宗覲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毗俗驚眩新君
諒陰遠祖壇墠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
緯秦漢封禪疏牓矯誣比諸誕謬繹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
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貊城郢浚洙卑之
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規千里陸海盡
斥臺起中天阯必累驛聖王弛禁兼聞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

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聖王與能眡祓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繹祓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剿災舍逆取順固壘無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琴積殪三世爲將厥宗亦殉仁人之師卽戎必愼不忘省躬矧敢覩釁偃革建櫜苞櫱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捽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軍政第三十五井甸既邈府衛最精繩敝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旅爭三辰乖分五嶽

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
耕服此黍粢稌棄彼朱英室家餉饁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鷙猛可平
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尚父繆權於幽訊疾
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他宿
將河鼓參斿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筆從漢
釋位謀周草昧啟疆邊陲扞掫錄其膚功以勛壯猷繹名將第三
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稷慶增祚永澤逮裔
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
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脅腰班識皇運翊融違闇繹
興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

居禮樂陛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枻散爲片錦
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事第三
十九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
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彀率冶師鑄金醫工去疾
毀棄型範謬誤參尤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敎第四十麗澤講
書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披雲上撫翼馳驅
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莞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
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
一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彊倔
聲其廉恥矜其闇昏好我者褒威我者絕順事恕施有鞠無剌相

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疢疾是祓狎虎放麑禍福標欵繹人
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
志孚跡退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
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瞶舌眩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栖眞處璞杳冥
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鵷雛芳潔駑馬棧槽
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葭莩禮誼弁髦上
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錦既厭等諸緼袍踰憲
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賓倚伏多有哲人知微
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誤含垢譬彼輕鰍何懼罾罶心藏不測仇
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貿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弁磨

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八卦是師二儀爲母百年已分保茲黃
耇繹愼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閨閫二
簋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繶世惜不貲俗耽大慼悅彼
華津陋茲悃愊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敕見龍文
明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遁
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
頹齡情存駒犢望絕罍缾兄及弟矣同此甯馨芳華棠棣羽翼鶺
鴒淮南之歌君子弗聽繹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
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
相勸孤煢其育慊吝卽遣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纍

蒔無私舐犢周道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
明外齊覩厥刑于豈在纓弁召南麟包歸妹羊刲耽若紫葚玷巳
白圭終始敬愼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
谿數踰闕門不戒晨雞班毋作訓以儆中閨繹夫婦第四十九祀
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壞壟霜露
悽愴榱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嘻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
巷解弛倥偬舍我水木儆福懷寵苦懸慈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
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
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飫鱣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
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艮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

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鏑其射一淵勿使衆瓢其酌一器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帡幪夏屋仰止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蹏涔龍門虎觀衎衎愔愔敦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三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濺宣舉南董遠追佚儋居巢之編是謂徽砭繹史學第五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

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微析辨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
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眞直堪累欷繹
荐述第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實爲昧通達國
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
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衞佞目怕心虛車其喟繹文章第五
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詩博采眾義詼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
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諸天載
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說第五十七學古
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遞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
庫亦云補衮失類亡羊得均飲鼎繹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庾孟

曰尚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垚有益疏通兼策
愚鈍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
建繹尚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
下千載盡去羣疑閒閒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
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徵
第六十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眞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愼獨知嚴
內疚草昧闢金石遂去長夜滌清書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
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冑美從王嘉禦寇亟班爵爵帥長幼
褻好會平怨搆篤親懿周邂近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
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燎謂仰峙脯糗持盈

滿觀坐有稽雅故訪耆舊探理窟搴情實偕斯人躋仁壽釋自敘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貞儒出必有奉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天門尹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尚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右學案唐鑑輯

諤廷讀石莊先生繹志既卒業取先生自敘著於篇又讀寶山毛生甫嶽生之序歎其能括先生之指歸而擷其精要爰並錄之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竟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至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於鄉　國初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先生之學達於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奸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窾博而知要反復而切至條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頗汎濫於諸子百家而折衷於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與其時天門尹李君念慈敘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於毀譽不憂於堙鬱晝夜孜孜務窮盡其所

昔抑可謂信道篤而知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大智蠭起學術益
歧其初莫不殫刓精力紛著書講說代積雖遠而言議明通道藝
衍邃不舛馳於先王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於學也其修於身
者仁孝忠誠德業著矣而天人之閒盈虛消息之理所以穀於性
命而施於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
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於奧賾而列於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
造知猶未致也德成於身而道貫於中然無堅固之守夐卓之見
辨論鉅細雖當於理勢有亢厲俶詭之言而無深造自得從容中
道之實君子猶慮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在乎詞之粹焉
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

之基葢言其學之正識之峻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
襲性理之虛言昧問學之閎廓不權時勢不求典禮祖尙膚末其
弊至於迂陋矜誕矯其實者徒沾沾考校於古書傳記同異得失
義利之不辨氣節之不修材器蒙隳而人士益卑靡無用凡此非
僅侈於爲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自前明來書之精博有
益於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
魁傑而惜乎是書晚出知之者鮮卽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
可一日不昭焯於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恢其端深博大
既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書而重之
後幾遺佚去年用亟謀於婁東顧君竹泉刻於江陰以余亦尊信

是書命少疏列其指意余學識顓固庳陋罔克測豪末所以惓惓
樂道者紬繹既久頗恨不獲親質於賢碩又欲附是書使名見於
後世云謁廷嘗謂吾楚南有王船山北有胡石莊兩先生生丁鼎
革闢修養晦肩貞下起元之運不求講學赫赫名而經術湛深志
行高潔視同時夏峯梨洲二曲三大儒震耀一時者醇正堅卓殆
過之其歷百餘年而益顯也固宜願學者勿驚博雜而淑身心於
此等書潛玩弗置焉正學其有裨乎

右儒粹段謁廷撰

179-28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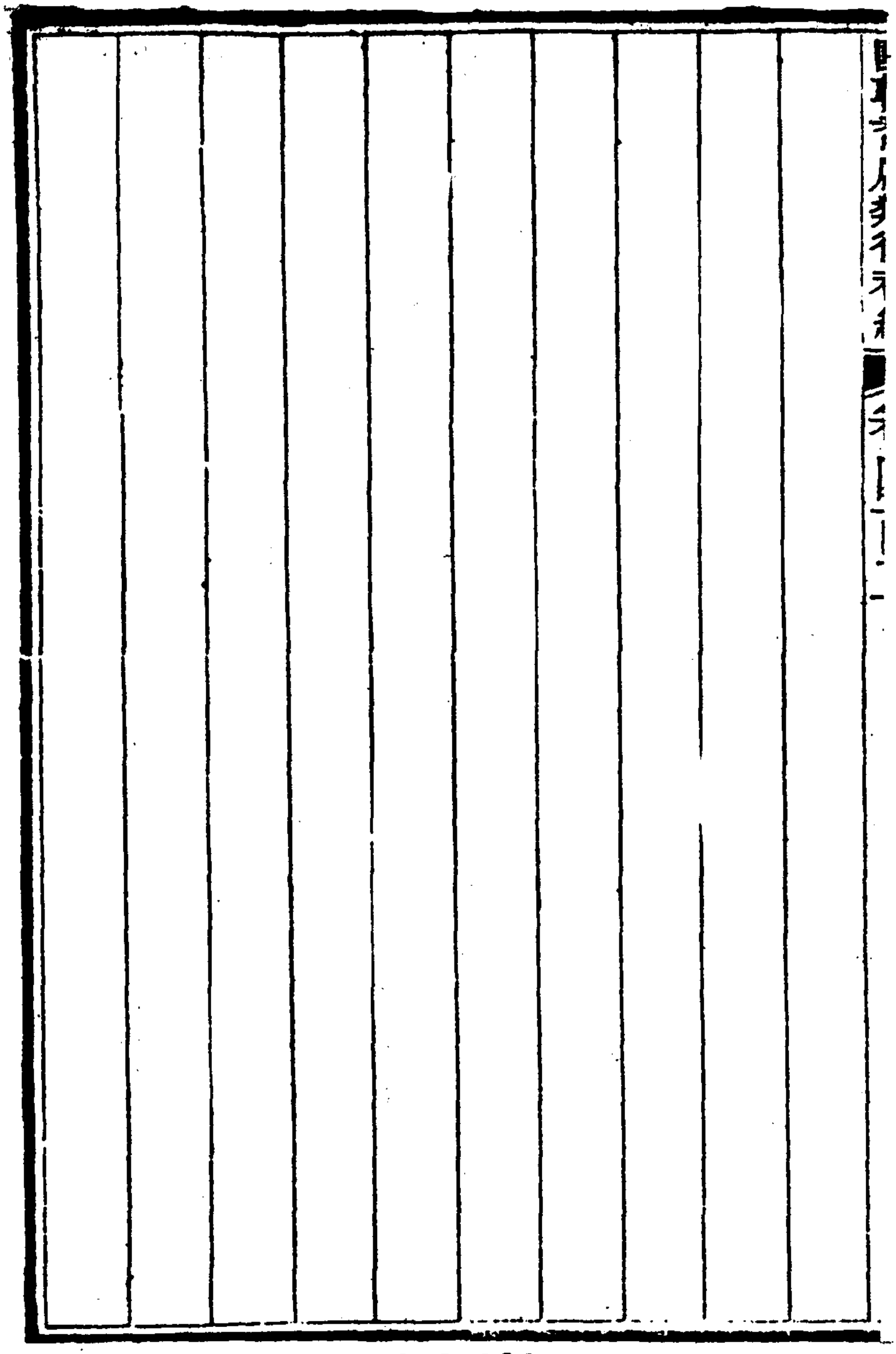
儒行八

李生光 党成 陶世徵　彭大壽　熊超 羅仙 張玉

陸元輔　王石隱

高世泰 從子愈 汪燧　華學泉 張夏　吳愼 嚴穀　施璜

張問達　楊如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八

李生光 党成 陶世徵

絳州李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何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搆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

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胷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列女篇字人尚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諓諓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强

飾非人之憂在濫交游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諂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右學案唐鑑輯

党成

絳州党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即我心也惟氣

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實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

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荅師淸寰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眞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槩括者而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

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儻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

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肎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祖者也以爲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躐顚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

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閒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閒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辦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貰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辟公之所以待李

南陽者卽于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會走字闢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闇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澹言中庸澹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

右學案唐鑑輯

陶世徵

終州陶先生諱世徵字覩庵與党冰壑李闇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輿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

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眞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荅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眞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聞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眞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

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墮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污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曰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播閒乞鬼也巧言令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艱險蹤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憨瞞鬼行險僥倖是癡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

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右學案唐鑑輯

彭大壽

先生諱大壽字松友其先河南人也闕繼先公知撫州軍事以兄諫垣公獲罪坐落職遂居臨川生四子先生其仲子也年二十五補邑庠生後應詔考拔貢庚寅後遂絕意進取獨成闕上接程朱之傳授徒自給屢空晏如有昔人所難者行載孝感縣志與鄉賢錄及行狀生於萬厤四十年壬子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九葬彭家岡馬草陂所著書有語錄存是大易合解詩經合解春秋合解魯岡通禮兩官錄賢相集高尚集孝義錄杜詩益古文益何李詩集魯岡藏稾自娛草實學八要三十篇其一百三十四卷元配吳氏繼娶劉氏許氏

子男一人女三許氏出子名珙字二采娶胡氏早卒無嗣女長適匡次曹次林以同姓子祖陶爲珙嗣門人合置田二石

右墓誌闕撰人名氏

彭大壽字松友號魯岡童年端謹遜成人長則有志於伊洛之學與同邑程鈍庵游博探先儒語錄參考經傳注釋冱寒盛暑未嘗輟年二十補弟子員時值寇亂避地湖南順治初歸里絕意進取有欲邀之會講者大壽辭曰我輩閉戶潛修固貴同志商訂然徒僕僕於通都大邑互相標榜意將何爲執弟子禮者無閒遠近踵至茅屋數椽至不能容嘗輯文公家禮與邱文莊所裁者斟酌時宜取其可通行於富貴貧賤之閒曰通禮巡撫慕公郡守高公邑

令張公闡其名冀一見俱以老辭卒年七十有九無嗣其門人爲之卜葬建祠置墓田

有孝感縣志

彭大壽字松友先世官江西撫州府居臨川至大壽遷楚之孝感補邑庠生順治初避兵湖南歸里後授徒雲夢南鄉之金蓮陂遂家焉亦號蓮陂居士生平力學精進闇然眞修著有大易合解等書共一百三十餘卷魯岡或問二十四卷精理名言有功聖學

右節錄雲夢縣志

高先生澍然序魯岡或問曰魯岡先生著先生名大壽字松友魯岡其號　國初時人其生平縣文學志祇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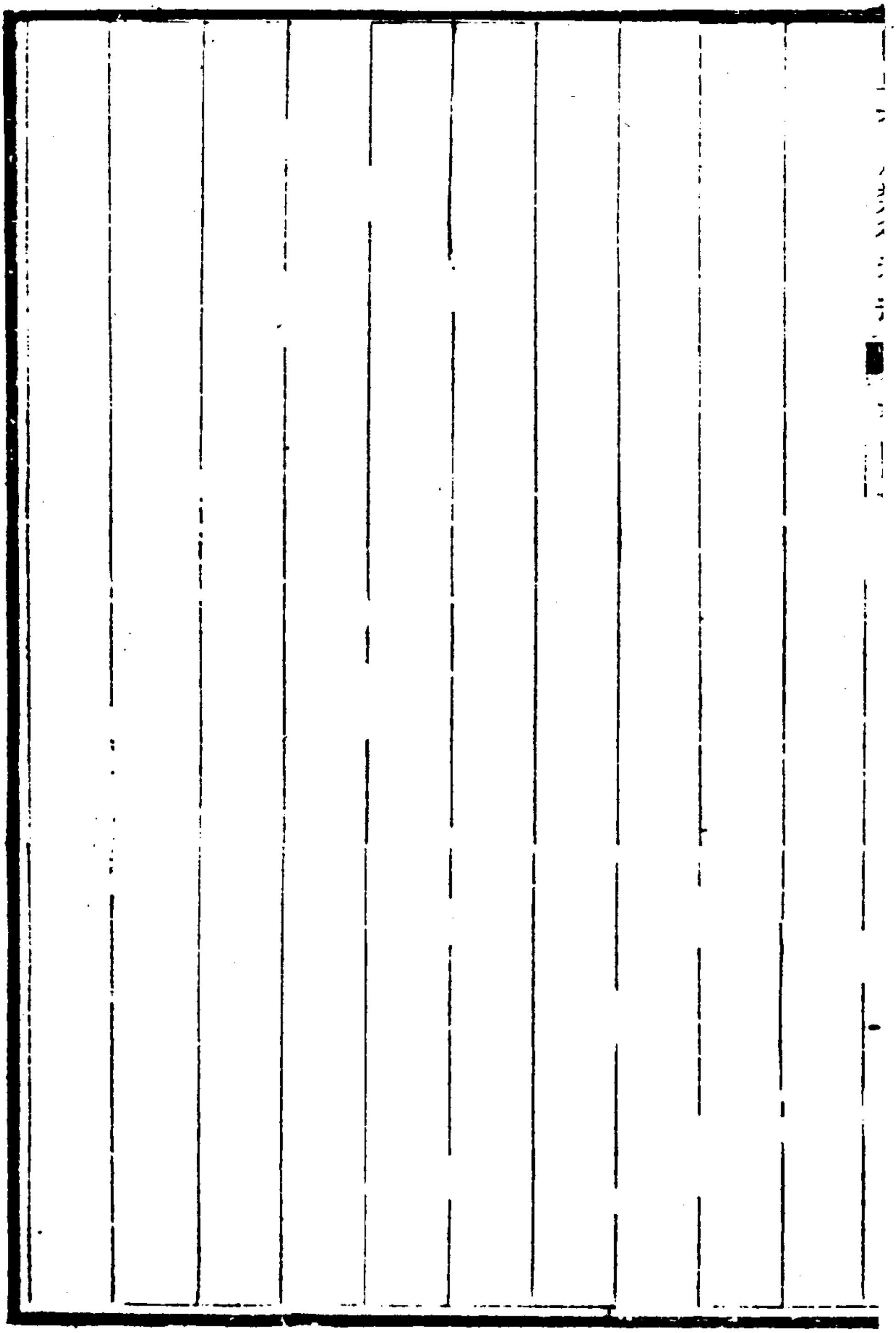
大略墓碑亦多缺漶所著凡十數種僅有存者是書則雲夢馮氏世藏之歲壬午馮秀才鶴渠以其副本貽中表鳳陽太守程君玉農太守喜其言切實而又不疑於行也屬予校定授之梓以傳焉余讀是書大抵如宋五子近思錄其言身心治道信切實有當於人心所必慮人之有爲而爲善也於率性一語屢及焉可謂知要矣又余初得是書見其不立標目隨得隨記而託於或問亦無弟子一人相問難者書又無名而篇首或問配以號名曰魯岡或問以爲先生不惟不欲居講道之名亦無著書立說之見而因以想其人蓋闇然眞修者也及見孝感縣志載當時有欲邀先生講道者先生指爲標榜謝去竊喜鄙言之不謬而益歎先生之闇然眞

修卽是書可考而知也嗚呼自宋儒尊道統之說後之儒者喜以講道自名挪一宗旨號召天下其徒亦各著書互相攻訐售其師說不必其言皆無當於人心者然去闇然眞修之風遠矣余是以讀先生是書而慨然有意其人也今先生沒百餘年里之人至不究其生平推先生率性之學其心固無憾也然是書卒行於世又以見闇然者必章雖久經剝蝕滅沒其輝光終不可掩人亦何嫌而不爲先生之眞修哉而太守之表章焉氏之世藏是皆可思者也又馮先生瑄序重刻遺書曰魯剛彭先生生於明季闡明性學於朱陸姚江之議無所偏袒皆折衷以求至是是時東林復社互相標榜先生寂然自守無所附麗儻所謂獨然特立者非耶先生

授徒於吾邑南鄉者四十餘年結廬馬草陂上其流芳亭遺址老樹數株皆先生手植父老猶能記憶指爲先生讀書處墓去亭僅里許余嘗親拜其下有短碑一刻其行略書目其字雖漶漫猶可以意會而得爲錄其碑誌以歸所著書凡百餘家余家所藏僅古文益十卷杜詩益六卷或問四卷而已古文杜詩評註精確皆可傳而或問一書尤爲裨益於身心性命屢欲付梓而力有未逮王午冬以或問鈔本寄餉鳳陽太守程玉農先生公餘檢閱極爲歎賞以爲有功聖學將付剞劂貽書囑余訪其後裔及其生平大槩余喜得岡之書得以傳世因取所錄墓誌及孝感縣志鈔本以寄請爲併載卷首使後之學者讀其書因以知其人也嗟乎士君子

砥節礪行窮年著述欲藉以不朽而傳不傳皆賴後賢揚子雲不得桓譚則太元覆瓿矣今魯岡之書凡十有七種沒繩百餘年而鄉里後學傳者已無多使不得玉農太守不幾湮沒淨盡也哉玉農以經術爲治術守繁劇之鳳陽而拳拳以表章先哲遺書爲急益有以驗其所蘊矣卜子曰仕而優則學玉農有焉

右儒粹段諤廷撰



179-310

熊超 羅仙 張玉

熊超字班若湖南善化人康熙庚午舉人客京師嘗館於某王邸王心重之謂人曰熊孝廉翰林選也可立得超聞之疑王爲其聲援遂辭歸不與會試後數年將復計偕其母語之曰吾今篤老汝往果得第欲遽歸難矣言畢黯然超以母難爲別乃不行中年遂於易時有心得研精程朱語錄與邵陽王元復甯鄉張鳴珂同邑李文炤時相講論後學多慕傚之同郡羅仙字我凡湘潭諸生博極羣書工詩文尤嗜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語錄生平剛毅廉愼無媿古人學者稱瀛洲先生又張玉字非石安鄉人康熙中恩貢事母孝生平殫心理學視世味泊如也舉孝廉方正辭不就著有

慥軒文集

右傳李元度撰

陸元輔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傳失也經學之失傳世無眞儒以爲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閒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見然後以之授業解惑爲大師爲都講羣學者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已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之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新涇里人初就傳卽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略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旣長

取十三經注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鉤貫寒暑晝夜無所閒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蟲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庵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修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宦游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通政名相埒有子曰元演元瀞元潔陶庵有弟曰淵耀以及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劄記其言動與所學之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暗自欺不爲輭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庵勵志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

陶庵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都忘慮至泫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庵以下相與抗節致命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人者以爲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廠頭雍瞻以其孫槃及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闥挾槃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間道入越中旋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槃俱返而

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深伏澳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己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甯王公宏澤皆虛己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皐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蹶然起又往往徧借異書手自繕錄擊脫不倦積多至千卷

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　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治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爲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顧吳中有大利害必一一力陳無所靳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　內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偕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洽衆望先生年將髦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余公侃然方格進迂闊語既而

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爲流芳事也將辭之南下余公遽以劾罷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名人魁士咸欲就先生質經義　今天子嚮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　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時被　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爲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卽檢書以驗無一誤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樂易可親而嚴凝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吳中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

請及原任尚書今徐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讓束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然以年力漸憊不能客外乞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矻矻事編纂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志所欲爲稍稍裒聚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爲我續成之乎雲章唯唯縮踖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公家先生病亟時以相國之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也先生子宗濰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侯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賻以殯殯之

皆以禮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先生嗚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豈獨吾黨之私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庵既沒圖其像懸之室晨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稾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世其周旋侯氏之難而保雍瞻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人所難者學本陶庵而晚益充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欲資以發明經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六經干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返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强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語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群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爲正白沙之後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溪近

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狂瀾既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眞儒永其書可也嗚呼可以知先生爲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若干卷續經籍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紀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嘗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徙居嘉定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巡檢敕授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一遵朱子家禮將仕仕粵有勳績可紀先生列其

狀言之彼中之修統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卽宗濰監貢生先生命復姓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恆允忱尙幼先生門人爲達官者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君致彌及侯君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沒侯君爲之狀而二君者相與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旣壯始見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爲文徧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將適江南幕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蓬勃中攜此序以示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奬借後進多此類今將以某年月日卜葬先生雲章其敢以不文辭遂序而銘之

銘曰

維瞭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嬀蜼子項瘠先生自崑徙弟子就學安亭涘寥寥歐曾有續似厥派演迤實淸泚婁李唐程連鑣起繼以陶庵加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笥便便充經史尤精六學躡孔軌博存諸家別臧否搆問通難發微旨友敎卿相師傅士世稱鴻儒數練水　詔書徵辟加祿仕先生狷志不失己出幽升高非所喜老衣儒衣歸鄉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邇

右墓誌銘張雲章撰

陸元輔字翼王嘉定人先世王姓居北城父昌期以掾起家署太平府司獄申明冤濫調番禺沙灣巡檢初至獲渠盜上官輒以賄

縱昌期乃以槀縛投海中盜少息番禺人祀之名宦元輔爲黃淯
耀門人在直言社中小有指摘必痛悔流涕淯耀稱其學行後棄
諸生博覽載籍益研精於經術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抵京夢
見淯耀與語入試不終卷而罷館京師文學侍從之臣每承　顧
問有僻事未能對者輒訪之元輔口荅手疏莫不曉暢而去購宋
元明人經說至數十種泝其淵源剖其得失輒爲題跋朱彝尊經
義考多取其言爲据子宗濰字維水太學生復姓王詩文一軌於
法有固窮之操卒年八十

右傳王昶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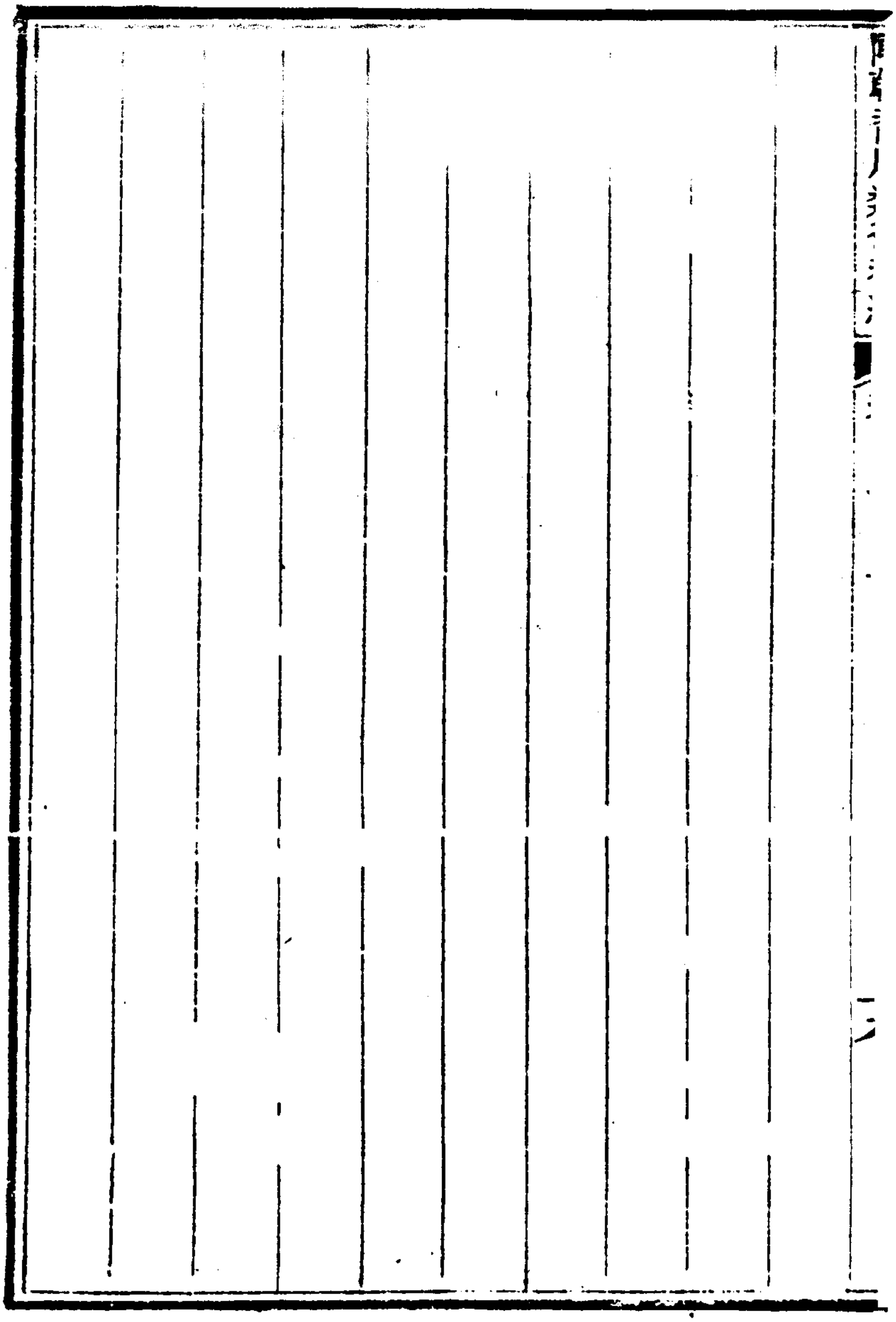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納喇性德編相傳謂其稾本出陸元

輔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陸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眞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右學案唐鑑輯



179-326

王石隱

王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弟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右學案唐鑑輯

179-328

高世泰從子愈　華學泉　吳愼　施璜　汪燧　張夏
嚴穀

高世泰江蘇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子少侍講席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大學士熊賜履講學出世泰門下儀封張伯行平湖陸隴其亦嘗至東林講學歙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旣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汪佑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右　國史館本傳

高世泰字彙旃少摳衣於從叔攀龍耳受書策世泰學甚該究嘗

著五朝三楚文獻錄學者重之晚其遊南祠麗澤堂以梁谿爲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兩人非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爲美談由是南梁北祁之號起焉平湖陸隴其儀封張伯行皆與世泰友善若孝感熊賜履則世泰之徒夙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歙發揮聖道頗雜元言既一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人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汪佑吳愼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爲文友之會講論闡學又因學聖至梁谿問學奉書稱弟子乃更定紫陽通志錄四卷

高愈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高愈江蘇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之從孫也十歲讀攀龍遺書
卽有向學之志旣壯補諸生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
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餟粥七日矣
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延愈主東
林書院講席愈以疾辭平居體安氣和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愧悔
鄉人素好以道學相詆諆獨於愈僉曰君子也顧棟高嘗從愈游
說經娓娓忘倦年七十入卒嘗撰朱子小學注又著讀易偶存春
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同縣有
顧培者遵攀龍人譜靜坐法朱澤澐實應人嘗講道錫山皆以東
林爲宗主江陰向瑃始爲姚江之學繼讀攀龍年譜遂幡然從之

嘉定錢氏以宴坐反觀爲學題所居曰存養廛亦從攀龍靜坐法入也澤澐有朱子聖學考略瑣有志學錄

右　國史館本傳

無錫高紫超名愈忠憲公從孫性孝友家貧資教授以養居母喪三年不飲酒食肉不處於內父年八十九終紫超年已五十餘矣執禮如初先是太常卿高公裔視學江南延山西姜公橚佐校文姜公亟賞紫超文每謂人曰江南宿學之士惟無錫高愈桐城方苞二人而已洎康熙己卯姜公來主江南試方以第一領鄉薦而紫超是時已不與試紫超爲學不尚論說惟從事於謹言愼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

殆生平治經精密而尤長於禮著有周禮集解二十四卷於春秋不著書友人華天沐以所著日鈔相質紫超爲言春秋第據事直書其一以隱公不書卽位胡文定謂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以臣子而貶君父其一謂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雖精而於春秋全旨不合皆非據事直書之義也華天沐名學泉世居無錫之鵞湖鏈戶讀書窮日夜不倦所著儀禮喪服或問高紫超極稱之儀封張伯行巡撫吳中屬無錫校官某延天沐主東林講會謝不赴後數年卒年七十八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高紫超名愈江南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

有向學之志既壯補諸生平居不事帖括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童往候而己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有兩兄皆前殁撫其孤男女爲之昏嫁初有田數十畝所入錢輒隨手盡晚年遂大困嘗餟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清恪爲巡撫檄有司延紫超主東林講會紫超以瘍疾不行有司饋之人薄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凝坐不欠伸當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紫超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於紫超僉曰君

子君子云年七十八卒嘗注周禮及朱子小學乾隆中督學尹公會一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右述彭紹升撰

高舉孝廉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攀龍從孫也十歲讀從祖遺書即肩志獨學補博士弟子員益博涉先儒語錄標其區界總其歸塗家世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寠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瞞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請主東林講會以疾辭愈和而不諍自少至老無疾言遽色人有讐忿至愈前輒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諆至於愈僉謂此淆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說經業

諱謗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眞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卒年七十有八有朱子小學纂注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高注周禮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其小學注六卷今贊舍弟子誦之明末講學門戶甚盛東林高顧子弟入國朝後頗傳其家學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吳愼

吳徵仲名愼江南歙縣諸生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於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裏論學以敬爲主故號曰敬庵初游梁谿於時主東林書院者

爲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徽
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
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
而歸歙會講紫易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衆老於家文儀名燧居
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旣長篤於躬行一
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雒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
推於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
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矍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
力於躬行已兩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擇
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誠學

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樂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挈其子儋囊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彊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既殁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韙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雒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右述彭紹升撰

吳愼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朱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斂容欽聽愼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退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於世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施璜

施璜休甯人少好學旣長聞四方有名賢輒徒步千里往從之游相與考論同異過梁溪訪高彙旃於東林講席過宛溪與

施尙白詰對累日夜應聘金陵與孝感熊文端公論學尤相契文端再相虹玉貽之書曰　國家歲漕東南粟輸京師累費巨萬如使議甸及中州齊晉之地相水利以興稻田則數百萬之粟可取之如反掌也居恆以接引後學爲己任著有誠齋問荅性理發明易書詩四書太極圖西銘釋註五經臆說訂學庸或問辨學彙言四禮要規新安塾講錄紫陽通志續錄五子近思錄發明小學發明攷祀東林書院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新安施先生諱璜字虹玉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釋註五力行六習六藝

七青英才入務謙虛九防閑斷其嚴始進愼晚節一遵紫陽舊規
崇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右學案唐鑑輯

汪瑗

文學汪先生諱瑗字文儀別號默庵新安之金城人其先世出唐開國公鐵佛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生而穎悟十齡通五經諸史而文章宗仰昌黎然不屑事俗儒章句於韓文尤惓惓於原道年十六卽潛心性理諸書從所好也性孝友事其尊人惟晦公色養備至守身寡過貽親令名賓筵之御榮於誥贈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仲弟天憂勞成咯血證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歿

兩發舊疾人歎以爲眞中更喪亂兼治生以贍俯仰而絃誦弗衰游楚僦居漢陰因入籍楚庠雖文名日譟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平生不妄交遊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及紫陽吳徽仲鴻川汪惕若吳趨徐俟齋數君子而已故高寄詩有云遊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葢紀實也所著有讀易質疑二十卷凡八易稾而研究愈精濂川熊敬修先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專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於四聖矣其見嘉許如此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集大學章句繹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荅各如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輩著作甚夥

或梓或未皆可以傳世不朽者年七十四而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苕吳門蔡九霞先生論格物致知之義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曰鈞食餼於庠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鄰石同庠得拜先生於漢上儀範肅然望如山嶽及聆其謦欬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與予反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信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可謂勤懇矣今先生既沒其言立凡所論著皆大有補於先儒嘉惠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右傳陳鵬年撰

休甯汪先生諱璲字文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詮釋疑義無所穿鑿

右學案唐鑑輯

張夏

張夏字秋紹無錫人初從馬世奇受經又與其鄉人吳愼從東林高世泰學積力十餘年夏遂入世泰之室世泰病卒其弟子相與立夏爲師事之如世泰巡撫湯斌至東林與夏論學甚相敬也夏晉至蘇州學宮爲諸生講孝經解義小學淪注

又注雒閩源流錄十九卷錫山宦賢考略三卷楊文清年譜二卷年八十餘乃卒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無錫張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淩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朱之眞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纂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

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衞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雒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謚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

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辟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竟如晉楚分畝蔡衞爭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蒼黃異同罔互尋罹璫禍身殞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倘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淯祐從祀

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雒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埽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卽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擊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

代眞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詳愼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逖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稟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

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邱氏張桂槃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挂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閒出入品第有未及商

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儻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斷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即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右學案唐鑑輯

嚴敦

嚴敦字佩之江蘇無錫人始爲名諸生中歲落拓絕意進取嘗讀高子遺書歎曰吾舍是書將誰與歸因成東林書院志高世泰推敦爲主講學使張能鱗聞其名欲禮致之不赴贈額不受或勸以野服報謝亦不荅

右傳秦瀛撰

梁溪嚴先生諱敦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無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

之以爾乾初彖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彖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往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强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闢過而不急改則生理

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遯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夬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咿而栗斯一爲怙權特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睡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遠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

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稾

右學宋唐鑑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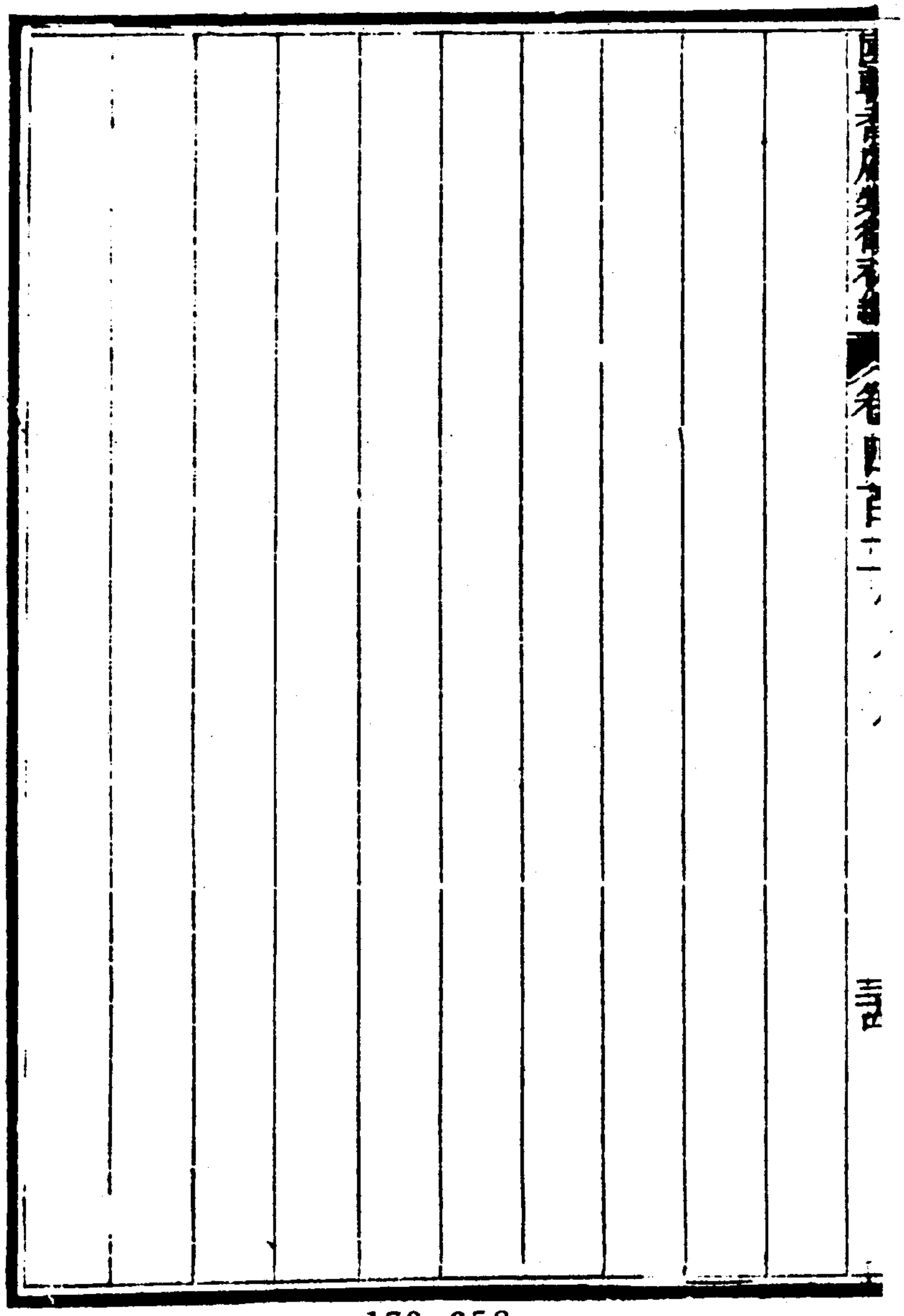
179-355

179-3566

張問達

江都張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卽象山六經註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右學案唐鑑輯按張先生與明左都御史贈太保張公同名異籍張公涇陽人



179-358

楊如炯

楊如炯字異三湖南新化恩貢生幼時卽以聖賢自待敦行孝友與同縣黃又憲吳奉炎謝大任曾正性及其族楊可震爲友每以砥礪廉隅崇尙風義相勸勉或邑有公事指陳切中時務當道倚重焉其學自漢唐經傳注疏及宋儒性理諸書無不融貫於心反求諸己尤熟於通鑑綱目旁及諸子百家不爲俗儒記誦詞章之習所著述爲最多

右傳李元度撰

179-360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目錄

儒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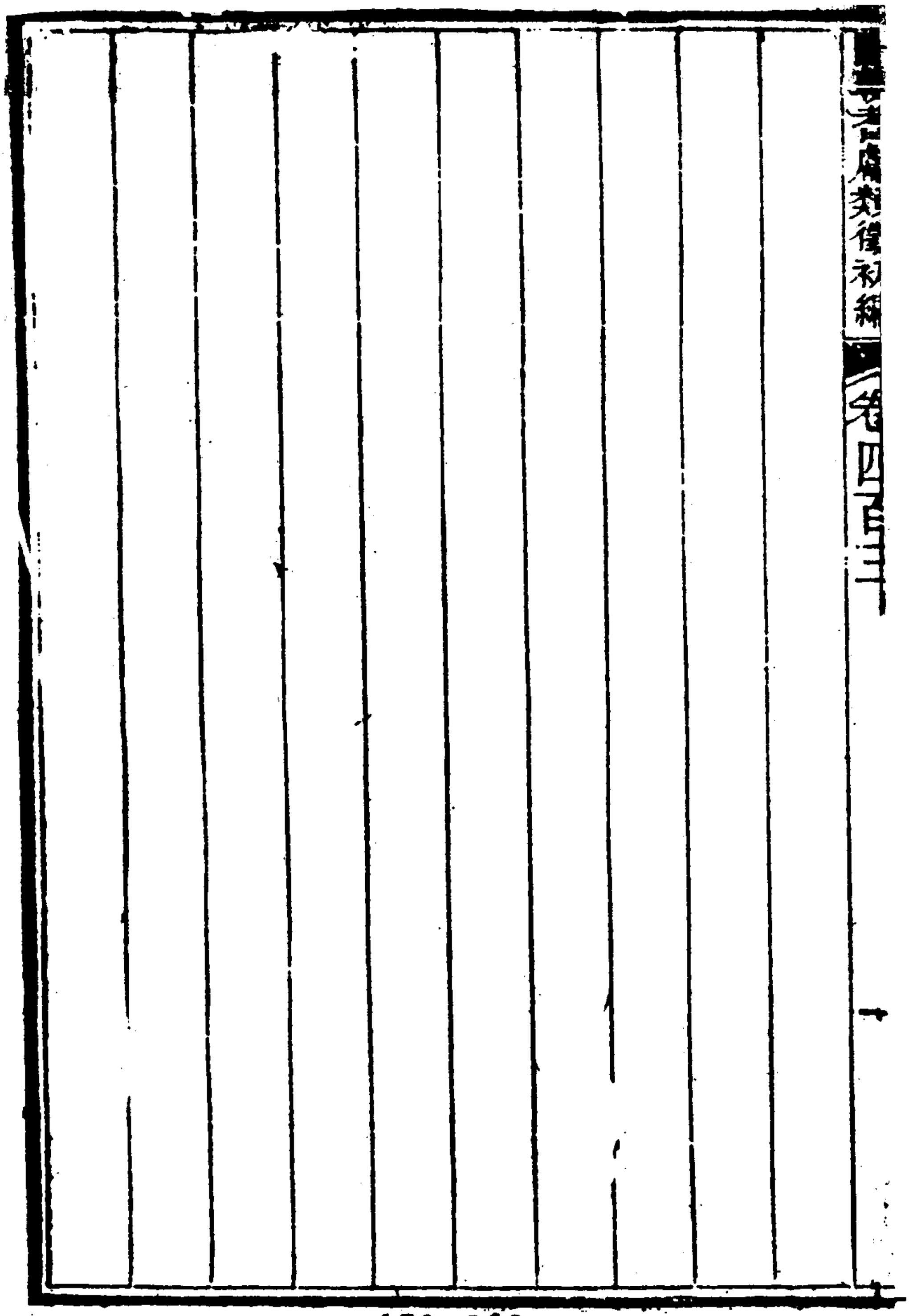
胡嘉亨　董以甯　過元旼

錢民　王大經　范明徵

湯溥弟準　劉丁

王夫之兄介之子敔　喻國人　劉宗源

朱元倜　譚瓊英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九

胡嘉亨

清所先生姓胡氏諱嘉亨字汝通甯之太平人也初羅盱江出守吾甯甯士勸舞先生父童庵公往從學而盱江顧獨器講席中爲書額揭其堂曰清白先生因號清所云童庵公有子四其季先生先生子三季吾友羹玉瑗也羹玉往言於壽民曰夫吾邑自周太常率先鳴道忠諤震聲轂而德積沁黛里一時鉅人鬱集九龍龍谿之榻軒然盱江干旄又屢望僊源至止溱溱闐闐從者百千橫

經侍几口歌手絃不可謂會非鹿洞鵞湖戸不鄒魯也太常即世
厥猶子如仙公再振起之其學昉致知主無欲明情徹物終始孝
弟大率擴太常指而吾大人訪有獲焉乃不如仙公遊不驩始吾
大人不如仙公遊也臥痾連年愦中恫外疾罔瘳一日聞譚道瑤
潭力疾以赴罔弗瘳清風來而煩襟開善氣栩栩移人如此哉如
此哉於是乎拾一會有約拾一會者歲會羣彥於四仲拾一日也
豐餼朗規導嫩黜非周倡之胡和之於是乎節烈祠有建節烈祠
者祠境内諸媛亭亭節烈者也垣有阯工有需采山埏土有費周
謀之胡訖之於是乎風水解疑有說解疑者解斯人之疑誤風水
者也援經据聖呼迷起愚周持之胡決之凡吾大人之汲汲於如

仙公也蓋不啻久客得歸也蓋不啻鼓荅桴水注壑也上揚乎聖教下軌乎民俗比而助之總以扶太常之緒弗衰壽民拱手謹受言既以告白水胡子胡子曰於戲是淸所先生者吾兄屬也平生諸巨細行累矣瑗也子而疑侈夫親也槩舉綱列焉爾泉何敢復隱復隱迺爲之陳五難迺爲之徵三應問何五難曰人有喪其妻而不妻者乎孫孺人沒先生懼蘆絮其諸孤也矢不妻年三十餘耳終其身不復齒姬媵房闥之事壽民曰斯子與監古之正也難哉曰人有少而違其父嚴事其兄如父者乎靡甘弗讓靡懟弗承剛融齬盡庭序忻忻先生殆善翕其伯氏也壽民曰斯延平敬勝之感也難哉曰人有不位而民信不令而衆質成者乎先生夷愉

以召遜公愷以平闕閭左有不決官府決先生者壽民曰斯亢宗薰俗之化也難哉曰人有愛其後之人不爲後之人陰便身圖者乎夫膳部抗志於華陽徵君肥遯於天柱亦走炎伺徑者之所不講也先生子若孫敕往事之壽民曰斯神與忘祿之教也難哉曰人有好行其德死而弗輟者乎先生指囷割繼勇若嗜欲病垂革猶手金錢以待急者之控呼壽民曰斯子厚兄弟顧連之仁也難哉問何三應曰女不痛夫而殉乎仲氏婦不嫠而挺厥貞乎季也不名高而學有成乎砥於躬型於家濡於後謂之應非耶於戲美矣太常而下如仙公而外鮮與媲矣於是壽民再拱手受言退而合羹玉之言次以行

贊曰瞀儒憍憍視高趾超有桀其行而口者堯眞儒恂恂浴德澡身鬼無諾責何有於人古者四民首農終賈士也罔遇亦側其伍先生曰嗟敢恥闒堵吾斂吾散人釜人庚大毋煌煌仁施孔章曰必一濟宵甯於牀笑撫諸孫代汝橐藏先生承之滂流而光麻水之陽天都之麓以遨以遊老我巖屋道不辭通行不愧獨八十其齡存順沒甯有昭詒範有煜易名黔康展惠雙之彌馨先生訓子有家世貽範一編卒之日拾一會同人私謚曰康惠

右傳沈壽民撰

179-368

董以甯

武進董以甯字文友少工塡詞爲閨襜之作喜結賓客時時被酒嘗遊荆溪荆溪之士觴文友於南山之麓者二十二人徧起道姓名畢黃珍百奉巵酒言曰僕山中之鄙人也今聞董生賢竊願交董生顧董生以少年未易才日從美人賓客遊彈碁射雉徒豪舉耳無益幸董生厚自愛也文友避席謝之已而毘陵郡文學之士結國儀社以齒德推黃珍百爲長珍百舉觴言曰毋失末路毋忘今日毋自多其才以招人怨皆曰如約會每春秋一舉行而遂致各邑同學其啟札皆文友爲之文友天資明敏著古文詩歌數十萬言聲名蔚起稱譽滿天下與同邑鄒訏士齊名時稱鄒董今所

傳國儀集皆文友少年之作也宜興陳其年爲之序曰文友爲人豪邁感慨不可一世然當其卹交遊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也又從其尊人宦遊江湘上潯陽泛洞庭登仲宣樓尋昔人作賦處江山雄秀士女明媚發爲撰述蓋吞若雲夢者十八九曾不芥蔕也近者歸自襄陽與二三兄弟闡明藝苑切磨經術閒又悼同類之蕭朱慕昔年之康蘭當筵流涕對客悲來益知其繫心朋友睠懷倫物者矣又何怪其鋒刃橫溢情思愷惻感動飛沈也耶然文友卽又棄去詩歌古文詞而專致力於六藝至其晚節身列儒林與宜興任王谷相埒矣任王谷名元祥學以良知爲宗持身嚴肅言動不苟建宗祠定宗法族人世世遵之著有鳴鶴堂集

韋文友嘗論荆溪人文極推陳其年任王谷以爲不朽之業終必歸之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179-372

過元旼

長洲過穆君名元旼幼時卽有志知人論世之學中歲棄科舉業日取前史中嘉言善行鈔錄之凡爲類二十有二曰立身曰居家曰事祖曰事父母曰正室曰教子孫曰友兄弟曰睦親族曰待師弟曰交友曰處衆曰筮仕曰隱居曰居位曰事上官曰處同僚曰接下屬曰治民曰治軍曰愛物凡爲卷四十有二曰二十二史言行略穆君卒後其友人謝安山爲刊行之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179-374

錢民

處士姓錢氏諱民字子仁一字生翁嘉定縣外岡里人早孤十三棄書學賈數爲鄉里所侮乃歎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字子辰夢許魯齋教以民名覺而思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遂易今名慨然有學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往謁願爲聖人之徒是夜夢有告己者曰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自是始讀四書正文年已三十矣題其所居之室曰存養廛日靜坐其中所學日進平湖陸清獻公宰吾邑以正學自任處士嘗與之論學又五年自謂學已成復往平湖質之陸公公與之言多不合怪而詢之則曰公從文公人某從尼父人耳嘗與

友人書言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吾註脚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於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於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

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所謂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年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二程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整庵之學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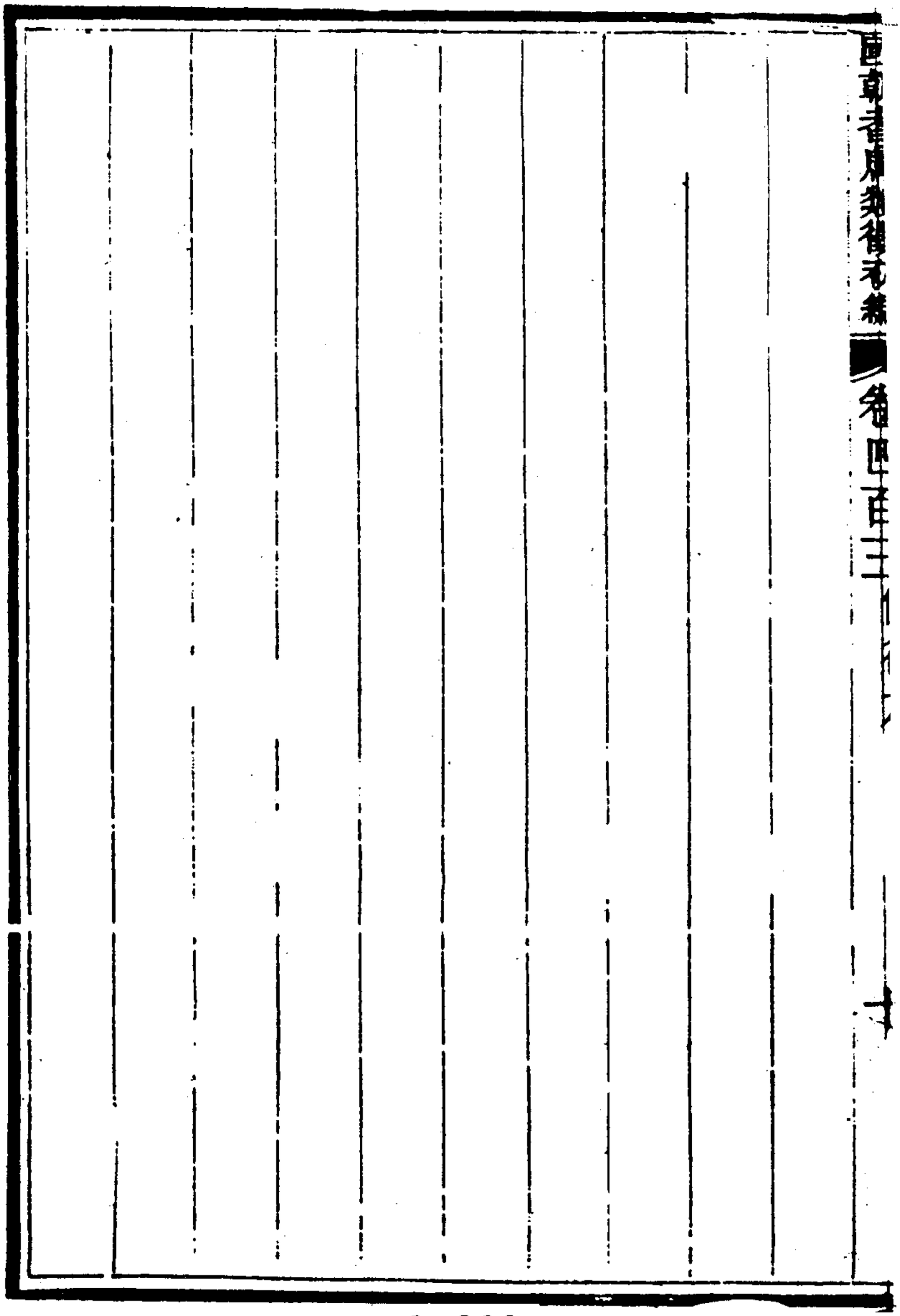
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聖學必亡矣蓋處士之學得於靜坐謂後儒多未合先聖之旨故直追孔孟自闢門戶又以意更定四書次序其言洸洋自恣或不免果於自信之失雖然使以處士之志而得聖人以爲之師亦幾於嘐嘐之狂士矣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孟子取其言以勉人之立志者若處士者勇過成覸遠矣處士之沒已七十餘年子孫無能讀書者遺文雖存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因敘次其行如右後之人可以識其志焉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源娶衛氏

右行狀錢大昕撰

錢子仁名民江南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唯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冢爲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引而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廛燕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乎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

註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其遺言罕有聞者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閒始有傳其學者焉

右述彭紹升撰



179-382

王大經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南東臺人幼育於楊冒其姓長而歸宗明季嘗應童子試其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間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之　朝辭不起會　詔舉博學鴻儒科太僕卿郝浴將薦先生先生力辭乃已嘗爲許由巢父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强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驚聲華者必藉口堯

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日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沕沕穆

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
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遘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眞事功授徒講
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眞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眞名節
則皆巢許之臯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
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
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
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
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
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
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

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右傳錢儀吉撰

王石袍名大經字倫表石袍其自號也一號待庵居士又號脩水子原籍江西南康其父始遷揚之東臺卽家焉幼習舉子業稍長以家貧習爲賈至年幾二十始復肆力於學通六經子史百家言爲古文辭有奇氣昭陽李中丞映碧吳陵宮太史紫陽皆器重之石袍生當明季以布衣譚天下事多奇中入　國朝屢徵不起講學以濂洛爲宗康熙辛亥靖江令鄭山公聘修縣志十八卷明年泰州分運汪芾斯聘修中十場志十卷書成自號廬阜逸史晚歲

東塾水之東顏曰獨善著書作文學者多歸之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皆集要柳城塾課諸書後皆散佚惟文集八卷藏於家卒年七十二門人私謚文介先生石砲卒後百餘年錢塘周右保之爲東臺令得石砲遺文於其元孫家福爲梓而行之石砲文議論獨出己見不蹈襲前人而所作許由巢父論爲最善其辭曰天下何事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强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而爭以智力詐僞相高於是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圮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

利爲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然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亦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又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

陸栗之世其民沕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遭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眞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眞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眞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氏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有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尚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此較王介甫三聖人論文雖不及而理則過之石袍之友沈亦季

亦以布衣立名節於書無所不讀而祇用以資爲詩每一歲除則檢一年所爲詩畢陳於前酌酒餞之仍贈之以詩其詩有云坐待知己來奉汝出邱壑蓋自石砲而外當世之知亦季者無幾也亦季嘗自編其詩爲一集而石砲序之其辭曰古今之論文者必曰才學識至於詩則歸併於性情之一言夫詩之貴乎性情尚矣然靈心獨運而非馭之以才輔之以學參之以識其究至於馳騖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弗軌於大道若夫才逸矣學裕矣識瑩矣性情深厚矣而不從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影纖悉皆歷試而徧嘗之則又不足以窮其變而盡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詩者弗深考於此而區區文字之閒强從而分

別之曰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若者爲唐而於唐之一代又從而區別之曰若者爲初若者爲盛若者爲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變今人之事變也舍吾身之性情與當前之事變而上從漢魏六朝唐人則亦猶然文字之見耳吾友沈子亦季天資卓越其所讀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旁及醫藥卜筮種植之類無不窺而意見所到輒能解人之所不能解乃天嗇其遇使之困頓抑鬱於考槃衡泌之間舉凡耳之所觸目之所遭身之所經歷一切悲愁拂抑歡欣愉樂患難險阻平陂反仄境遇之不齊人事之莫測天地鬼神事物之變遷靡窮日星風露霜霆竹石花鳥魚蟲山谷草樹榮枯消息

可歌可舞可駭可愕一一皆親嘗徧閱故其發之爲詩莊之而爲律諧之而爲謠渾之而爲古放之而爲歌截之而爲絕側之而爲拗工之而爲排散之而爲長短約之而數語無餘暢之而連篇莫罄馳騁乎六合而非污也驅役乎古今而非迂也洞達乎幽深元遠而非鉤索也而總出之以和平以發抒其所嘗試其於才也豐矣其於學也該矣其於識也達矣其於性情也深矣厚矣其於閱歷也多矣其於文字之見也除矣則其於道也幾矣亦季名聃開泰州人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范明徵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生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於是濟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既屢蹟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愼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於一二人既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於范子

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可謂異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於考亭非異於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於齊西人由於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於不事是蹊於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

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於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於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於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辯不察未嘗以告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於猶白之

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於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之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於其原本折之不爲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爲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兩先生爲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於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爲世

道人心之忠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家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崑山徐學士元文被　命爲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正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璁之非于爲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浚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於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編紵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

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一汝恕孫二甡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摭其大者著於篇

右傳王士禎撰

湯溥弟準

伯兄諱溥字元博先世滁州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太祖起兵積功至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金川門百戶再傳諱庠以功升睢陽衛世襲千戶遂家焉三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卿累功升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五傳諱易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六傳至山西趙城縣縣丞諱希范兄高祖也曾祖諱敏州庠生祖諱祖契庠員　皇清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崇祀鄉賢父諱斌順治壬辰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崇祀鄉賢更建特祠壽秋致祭母馬恭人兄修幹疏髯高顙侈頤望之凜然毀齒後先司空即嚴家訓步趨進止必使合乎法度課讀必至夜分每摘問一義

偶不能對輒嚴飭故深自刻苦潛思默繹久之遂能融貫書旨爲舉子業博大精深雄渾雅健駕宿儒上己酉年十九爲弟子員旋以高等食餼戊午先司空再官翰林伯兄閉門誦讀不妄交遊益肆力於古文詩賦之學凡史漢莊騷及諸子百家無不徧覽而西漢書率能上口爲古文簡老清樸剴切詳明能暢所欲言詩則在陶杜之間每有鬱於心而不得舒者一形之詩沈鬱痛切發乎性情之眞與世之剽竊摹擬欲以詩文自炫者迥殊尤留意經濟之學於古今治亂成敗得失無不探討凡事涉疑難常人震慴不知所措者獨以鎭定處之性恬澹布衣疏食無貴介裘馬之習善談論與人言秩然有序從容不迫而指示明晰聽者莫不豁然若發

蒙與俗容遇相對默然以手畫腹客求去亦莫之留所友者吳子
湻學顯李牟山中張憲潞淑文數人而已癸亥二月兄與準奉晉
母馬恭人如京師時先司空方修明史侍講筵每日五鼓入　朝
過晡方歸兄則搜傳記雜採各家文集及野乘之說纖悉俱備先
司空從容詮次屬草之暇亦常與兄折衷頗採其意蓋先司空自
謂以史爲職是非褒貶垂之千載毫不敢苟而兄亦盡心於此甲
子受業田簣山先生之門得其閫奧操持愈益堅確卓然有壁立
千仞之槩凡人世之榮利舉不足以動其心八月先司空有巡撫
江南之　命江南事務繁多當是任者率用幕客十數先司空手
自判決至於書啟文移日數百紙悉以委之裁荅無不精當先司

空遇事每令敷陳所見及對先司空輒色喜曰爾於大事能了了如此足以覘所學矣丙寅二月先司空升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時祖母年高因留兄奉養舊有書室二間日坐臥其中誦讀經史嘗曰古人專治一經研究精微故皆能有心得今人泛覽百家徒務淹博而鹵莽滅裂卒以無成則讀書宜求精不宜務博也遂取平日所素習者日反復玩味久之愈覺意味深長用力既專所得益邃丁卯九月聞先司空病入都省視十月十一日先司空捐館兄哀毀骨立淚盡血繼扶櫬還家苫塊柩旁經營喪葬情文兼至遠近無不歎服三年中未嘗見齒免喪後卒閉戶獨居罕與人接偶遊晉染疾抵家僅六日竟至不起時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二

日也年僅四十二子三俱殤以吾仲兄諱濬子之遷爲嗣兄狷介剛直沈篤好學能窺聖賢蘊奧行己端嚴超然獨往苟理所自信不以死生禍福少使回奪幼懷經世之志屢困棘闈夙志遂潛嘗曰今舉世沒沒善政罕聞故論人者圓熟則以爲善宦剛方則以爲迂執不知天下事皆剛方者所能爲非圓熟者所能辦也誠得百里之地勸農桑勤教養三年之後庶幾乎饑饉不爲災卓魯之治何難復見於今日也所志如此而僅以諸生終識者惜焉素工書初學顏後摹右軍蒼老秀勁不輕爲人書故存者甚少詩文率不存稾歿後搜求得詩百餘首文十數篇名㝡思齋遺稾行世制義之可傳者凡數百篇藏於家嗚呼兄之剛嚴質直確乎有不拔

之操人所知也至於通達世務可以遺大投艱世或未之知焉敢就平日所見最眞最確者略述一二以告世焉

右家傳湯準撰

湯準

公姓湯諱準字穉平號介亭睢州文正公諱斌之四子少岐嶷有遠志年十三書聖賢自可師五字於片紙文正公喜而勖之以正學遂體究儒先默識貫穿其本於身心踐履不務講學名嘗曰爲學不在多言蔚然文正公堂構也器宇昂藏中含澄澹一時遠邇負盛名者咸爲心折顧試輒蹶貢成均不希榮達雍正初元州牧欲舉公賢良方正峻卻之闢臨漪園俯淸池畜白鶴陂阜掩映竹

樹扶疎昕夕吟嘯其中悠然覺身世之兩忘篤孝友居憂不見齒視諸兄疾若在身若灸艾分痛四十鰥居旁無侍姬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考終壽六十有五所著有臨漪園詩稾二十卷文稾八卷贅言十卷文正公年譜二卷行世娶侯孺人子三孫四祔葬於棘故城文正公　賜阡之次

桑調元曰予讀贅言多近裏著己不作恂悅高明狀文正公初師夏峯晚年深有得於子朱子之學一歸確實故其庭訓涵濡爲至眞且切也嗟乎斯可闡微也已

右傳桑調元撰

湯準字穉平河南睢州人文正公第四子晚年闢臨漪園讀書其

中學者稱爲蹄漪先生準性端凝少具遠略慨然以聖賢自期文正授以小學理學宗傳二書奉爲蓍蔡言行悉取法性孝友居內外憂哀幾滅性諸兄或有疾終夜徬徨如憂在身必俟愈乃喜工制藝久困場屋雍正元年　詔舉賢良方正州守薦之辭弗就研究性命宗旨務實踐不立講學名不冐爲世俗攻訐態益其擩染者深也所著蹄漪園類稾詩摹放翁文學歐陽子皆行世

右傳查岐昌撰

劉丁

自象山陸子之敎不明士墮於章句訓詁者三百餘年洎王陽明先生倡明絕學然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當是時王門弟子江西爲最盛南昌梓溪鄉貢進士劉公諱廷詔其一也公再傳至曾孫山陽訓導諱一琮並以學行世其家訓導公生子諱昺負才早世遺孤諱丁字先庚甫十二歲卽文學先生也先生自失怙恃嶄然能自立誦鄉貢進士公遺書卽志爲實學慨然曰學非文藝之謂亦非徒論說要使義理浸灌於心乃可貴耳自是言動造次必於禮法每讀書正襟危坐至夜分未嘗攲側待人必誠信弱冠補弟子員授徒自給來學者必敎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曰此固聖

學卽舉業無它巧也鄉先達杜公果學行伏一世首命子來學於是成就者甚衆每晨起奉先展拜始詣塾與生徒肅揖環座講解各因其氣質提撕之咸惕然懼亦忻然各有得也生平嗛不逮養親尤嚴祀事祭器祭物省視必躬必信質明行事悽愴怵惕觀禮者恆動容學無所不窺未嘗敢自炫少時偶與同社雞豚之會語及穡事有長者詰子弟五穀獨以稷命官何也其子弟不能荅先生亦止作思索狀旣罷會或叩先生豈不能知蹙然曰白虎通德論謂稷爲五穀之長不知古人意果緣此否且人不能荅吾豈獨能耶其謹畏如此然與人爲善款款悃悃發於至誠里黨有爲不義者遙望冠舄恆反走曰吾不敢見劉先生往往徙其所爲涵養

既靜言事多預中金聲桓之下江西也人方倚以靖亂先生獨憂之密語所親曰忠信衆之師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於此南昌其塗炭乎未幾果叛殘井邑　王師南征半歲而後定先生艱於嗣初娶袁氏繼王氏又娶張氏始生子某又久未有孫歲庚午年七十矣以易筮之曰今歲必得好孫然吾不及見其成立當命名紹聞僅可耳吾訓而已是冬果生孫踰二年而先生卒康熙壬申七月十一日也紹聞以康熙五十二年舉於鄉榜名吳龍以紹聞爲字雍正元年成進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今歷官刑科給事中能傳先生之學以清慎稱先生著述甚富有經義二百篇詩古文八卷又歷代典略正學粹言等書凡數十卷

其最精者在易獨不立語言每謂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莫非圖象不得以傳註求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能世其家學無失陸子陽明子之教者矣今科舉之士豈復有斯人乎宜其晚始食餼僅以諸生終也初先生葬地未安紹聞將以今王子歲乞假歸葬於某山之原因來乞銘余方有志於先生之所學而媿躬行之不逮也敬爲銘曰

副墨匪子雒誦匪孫學惟心得有之於其身佑啟後人其永瞻斯阡矣乎

右墓誌銘李紱撰

先生姓劉諱丁字先庚始祖雲逸公自宋南渡後由玉山徙居南

目十數傳子偉公分居黃堂又數傳諱一琮天啟間歲貢例得補職聞魏閹祔文廟議以疾辭崇禎時乃就山陽訓導生員員生先生少失怙恃年十三即知向學五經史漢諸書皆手鈔錄深思默識期於有得曰學非徒論說也爲諸生五十年未嘗一日去書凡天文地理典制音律醫卜皆洞悉源流尤邃於易每曰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便是圖象此不得以傳註拘也言動造次皆有禮法正襟端坐雖夜分未嘗敧側立教在氣質上提撕講讀竣則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爲第一義就學成材者甚衆家居早起必奉先展拜拜畢以次同堂肅揖得時物必以薦曰吾不及事吾親忍先嘗乎祭先虔肅致齋禮器親自省視家嗇於財而好施族

中有貧不能贍及婚葬無資者以館穀分給計無所出則累日不懌子弟燕見讀者必問誦習若何耕者收穫若何勤則慰勞之或不副所望則曰奈何荒本業而嬉性渾厚不言人過有譏議前輩者應之曰彼好處甚多何不齒及其人悚惕無所容嘗曰吾生平無他長惟不肯爲巧捷行不敢驕人所不知如是而已當　鼎建初鄉爲盜數所遇無脫者盜詢知姓名驚曰君子也遂不犯金聲桓王得臣下江西人方倚之先生適郡城還密語所親曰忠信衆之師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此南昌其塗戾乎後果以叛伏誅有鄰人子被父遣出訴於外塗中望見公趨而避曰我不敢見劉先生由此改行故人子有充縣役者色張甚

見而詰曰何至於是其人疾走强挽之不得自是退役有患讀書成疾者荅曰余年十八得血疾痛自懲治三年而平復三十而壯五十精神倍少時今七十如故此節欲效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制藝本經傳出入史漢古文以馬遷昌黎爲宗詩倣工部無明季龐雜之氣同時名宿若袁崇熹徐世溥龔仲洙劉飛池皆以文章相切劘者也鄉試凡十八皆以用古被黜自訂制藝二百餘篇所著有詩古文八卷家居便覽歷代典略正學粹言藏於家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淳樸有明一代尤多

眞儒先生醇行隱德著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即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右傳蔡世遠撰

王夫之 見介之 劉宗源　子敬　喻國人　米元倜　譚瓊英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舁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尚書引義詩經稗疏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其言易不信陳摶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符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尚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然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

解諸家之鬱轕康熙間吳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未幾卒

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王氏名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本揚州高郵人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爲衡州衡陽人家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啟辛酉副榜先生卽其季子也明旣亡隱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先生少負儁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降士紳其不屈者縛而投諸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峰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引刀自刺

其胔體旱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懷宗殉社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作悲憤詩乙酉我師下金陵當是時我　朝既得兩京天下雲集響應而明之藩封庶孽奔竄於湖湘滇黔粵閩閒者往往始稱監國既假位號以恢復爲名先生少遭喪亂未見柄用及是顧念累朝養士深恩痛憫宗社顚覆誠知時勢萬不可爲猶且奮不顧身慨然一出而圖之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湖南制相堵允錫屯湖北兩湖兵燹塞野又歲大旱時李自成死於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尙復蹂躪潛漢閒洶洶有反側之勢堵何兩人本措置無術又相持不相能先生憂其必敗也亟上書於司馬章曠請調

和南北兩軍以防潰變司馬不聽先生默而退卒之賊黨猖獗司馬以憂憤死堵何二人遘閔凶而勢不可支矣丁亥我師下湖南先生南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先生以丁父憂請終制旣服闋卽就起行人司行人是時桂藩駐肇慶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其少傅嚴起恆然紀綱已大壞獨給諫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五人者志在振刷而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傅內豎夏國祥等爲奸邪巨魁深嫉此五人目爲宮庭五虎逮繫獄中將置之死先生約中舍管嗣裘走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塡墓捐妻子壹意從王於刀劍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體雖效趙氏之明白慷慨以亡國誰與其亡者起恆感其言力請於廷化澄黨參起恆先

生亦三上疏參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會有降帥高必正者
救之得不死返桂林復依瞿式耜聞母病間道歸衡至則母已歿
其後瞿式耜殉節於桂林嚴起恆受害於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
爲遂決計老廡下矣壬寅閩緬甸亦覆沒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
假位號者至是殄盡先生遂浪遊於浯溪郴州耒陽晉甯蓮邵間
所至人士慕從者輒益眾先生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
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四書讀大全說周易
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
議禮記章句並諸經稗疏各若干卷作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
卷莊子解莊子通楚詞通釋搔首問俟解噩夢各種又注釋老子

呂覽淮南評選古今詩各若干卷自明統絕祀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深博無涯涘而原本淵源尤神契正蒙一書於清虛一大之旨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靡不有以顯微抉幽析其奧窔其自序曰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敎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卽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吝也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

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滅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作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繇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

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濟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繇不得不異也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繇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槩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闖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

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善皆屬漚瀑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經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無縛無礙之邪說經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經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故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肖

一畫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偸用其蔽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未繇相爲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負勝者

猶水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是故正蒙者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

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
故曰正蒙也戊午春吳逆僭號於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
生曰某本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汝亦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
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吳逆既平湖南中丞鄭公端聞而嘉之屬郡
守某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病辭受其粟反其帛未幾卒於石船山
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其墓曰明遺臣王夫之之墓自銘曰抱
劉越石之孤忠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
歸於茲邱因銜恤以永世子二人邪敔敔字虎止能紹其家學者
先生家故貧著書筆札多取給於故友及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
不自收拾藏於家者蓋無幾焉

贊曰先生可謂篤信好學蒙難而能正其志者方明之亡先生非不知事不可爲然且窮老盡氣奔竄於荒巖絕徼閒發讜論攻檢邪慝不用而始隱伏著書其志可哀也矣若橫渠以禮爲堂以易爲室所稱四先生之學柱立不祧者而著正蒙一書尤窮天地之奧達性命之原反經精義存神達化朱子亦謂其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生究察於天人之故通乎晝夜幽明之原卽是書暢演精繹與自著思問錄內外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朗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剖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同異自序中羅羅指掌尤可想見先生素業雖其逃名用晦遯跡知稀從遊蓋寡而視眞西山魏了翁以降姚許歐吳諸名儒僅僅拾雜闕之糟粕

以稱理學其立志存心淺深本末相距何如也學使宜與潘太史宗洛稱先生爲前明之遺臣我　朝之貞士是固然已而其立文苑儒林之極闡微言絕學之傳則又有待於後之推闡先生者矣

右傳余廷燦撰

衡陽王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遯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擾渠逆莫之能懾嶔崎莫之能蹟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

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

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矣不得不處矣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

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頹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閒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早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嘗猶存可以

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笑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

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
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
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
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
達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
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眞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
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
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廓而不
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
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末暇爲干祿之學者

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迫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術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

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四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

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緜邈曠遠之詞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胷中之蘊蓄深而擧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擧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譔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譔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右學案唐鑑輯

諤廷曩求得衡陽王船山先生易詩書春秋稗疏讀之知其志在集漢宋之大成卒能身困而心亨節艱而學粹濂溪而後於吾楚

諸儒得不首屈一指哉聞其著述繁富秋風席帽羣萃湘垣則徧諏衡人士微特遺著數十種鮮能舉其名卽　四庫存目者亦若滅若沒聞有叢殘不可卒讀竊傷其不及百年並此片爪一鱗無可尋訪昔賢往矣志節自留天壤其如後學之失師承何年來景迫桑榆息影巖壑忽新化友人鄒叔子漢勳書來示以鄧湘皋學博船山遺書序云刊成當首寄俾先覩爲快爰以此序亟登是錄用識船山學行之大凡

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舊本三卷　四庫本四卷周易考異一卷附稗疏後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舊本二卷四庫本四卷詩經有目未見書書考異

考異一卷附協韻辨 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

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舊本二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

書訓義三十八卷又名授諸生講義 四書稗疏二卷舊本一卷四書考異一卷

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四書詳解未見說文廣義三卷○凡經類二十

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部無卷數

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大行錄未見○凡史類三部已見二

部都四十五卷未見一部無卷數

張子正蒙注九卷近思錄釋未見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

一卷噩夢一卷呂覽釋未見淮南子注未見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搔

首問未見龍源夜話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莊子通未見愚鼓

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三藏法師八十規矩論贊○凡子類十七部已見十二部都五十一卷未見五部無卷數

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卷一論三首倣符命一首連珠二十五首卷二傳二首行狀二首墓誌銘四首記一首卷三序五首書後二首跋一首卷四啟一首尺牘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辯卷七賦五首卷八賦三首卷九像贊一首雜物贊十六首銘十一首卷十家世節錄入則

薑齋詩集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稾卷二六十自定稾卷三七十自定稾卷四柳岸吟卷六遣興詩卷七和梅花百詠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詩卷十倣體

薑齋詩餘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卷三瀟湘八景詞

薑齋詩話三卷卷一詩譯元坿詩經稗疏後卷二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卷三日內編卷一船山制義卷二船山經義卷三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南窗漫記

憶得未見薑齋外集四卷卷四龍舟會雜劇舊目又有買菽稾濤園初集二書未見殆亦詩文集也附識其名於此

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八代詩選未見四唐詩選未見○凡集類十部已見六部都

六十三卷未見四部無卷數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

全書精審鋟木嘉惠來學以是强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讐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勳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

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僭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妒馬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晞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眞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蹈駁謬悠之論以爲

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蔀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未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

當鼎革竊自維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其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
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
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
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
風興起況生同里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
西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
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
肥遯自甘聲名亦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遁之薦鴻博之徵
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　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
身猺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

氣力者爲之推挽歿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敬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裒輯　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猶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右儒粹段諤廷撰

喻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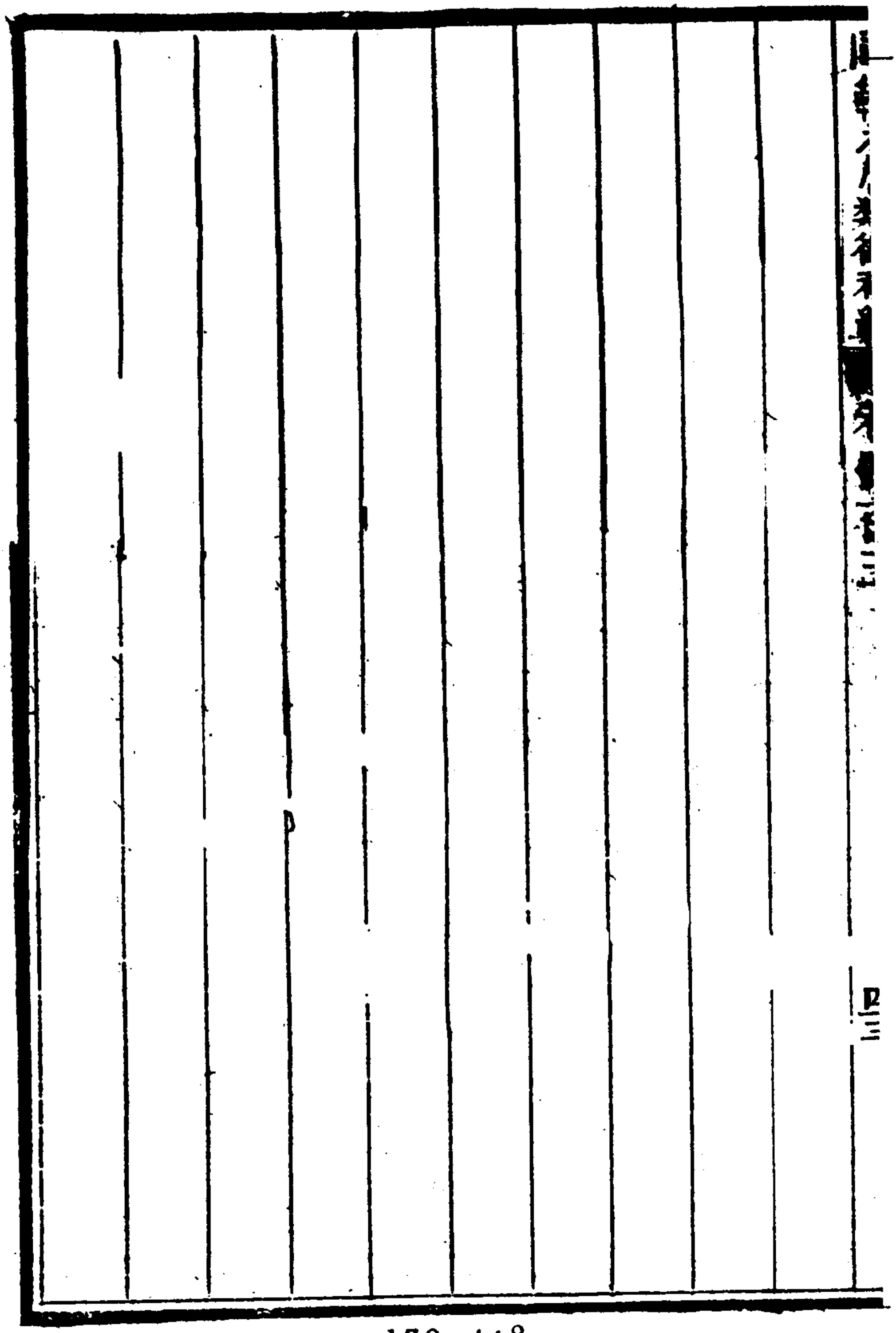
喻國人字春山湖南郴州人生時父璲夢仙人蘇耽驅鹿入室故小字鹿壽少負軼才習聞天人性命之旨舉明崇禎壬午鄉試至鼎革後絕意仕進隱居三十餘年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博覽羣籍窮極理要學成弟子日進復以其徒周游四方寓京師受業者集滿漢士一時名公卿爭相推服著書三十五種大旨以求仁爲歸以明倫爲要此外圖書象緯輿地樂律及月令河渠井田兵制皆別出識解以立說孝感熊賜履序其責己錄後學政潘宗洛復訪求其遺書彙編而爲之序其尤者得入四庫餘多佚不傳

右傳李元度撰

米元倜　譚瓊英　劉宗源

米元倜字吉人湖南辰谿人順治甲午與弟元侗同鄉舉杜門積學不涉人事少工詩古文晚年悉棄去講求性理身體力踐涵養充然同時譚瓊英衡山歲貢生明季正學不明人喜詆毀程朱剽竊子書以駁爲奇以僻爲奥瓊英嫉之與子弟講學論文一出於盛邑議徭賦及有興建令長重其行必以諮之劉宗源亦衡山諸生明刑部員外郎紹先孫也潛心理學爲邑人矜式授徒養親友于鬻弟心性之學與年俱進舉鄉飲賓

右傳李元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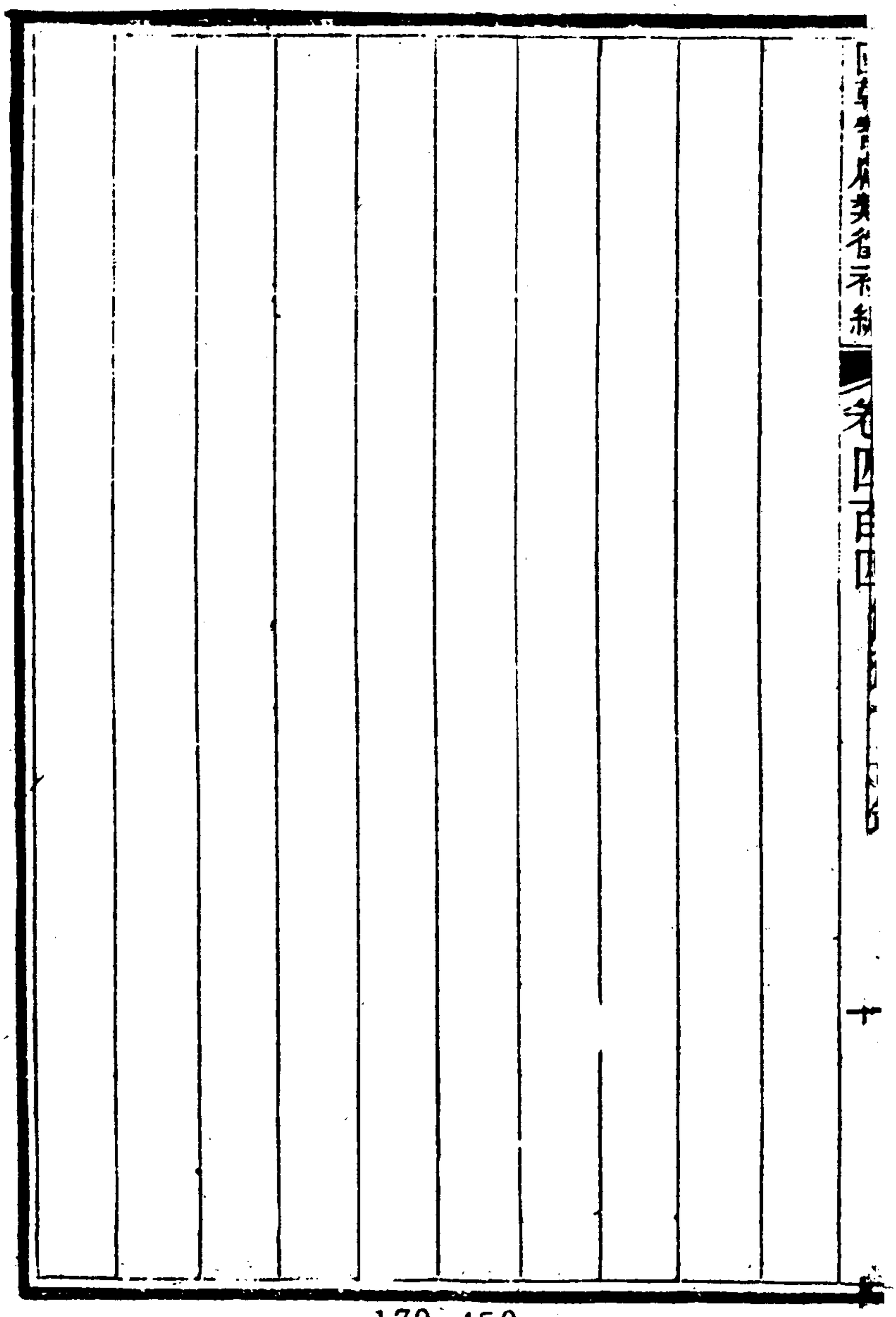
179-44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目錄

儒行十

王端　張承烈　李柏

陳之問　黃宗羲子百家　萬斯選弟斯備



179-45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

王端

巽城王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

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郛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貫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

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閒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閒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敎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强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强世也抑予有大

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其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强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啟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己而即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

識量哉

右學案唐鑑輯

179-456

張承烈

亡友張澹庵歿之日余既爲題其柩前之旌又爲文以哭之矣越二年其仲子世坦謀歸葬先營之兆余聞之泫然涕下而嘆曰嗟乎傷哉如斯人者今豈易得哉今豈易得哉而可無傳以傳吾友歟於是拔淚而追爲之傳傳曰

澹庵子姓張氏世爲武功之著姓名承烈字爾晉澹庵其晚年自號也父諱槩以孝廉任永平府司李生澹庵子兄弟五人歿之日澹庵子年始十一歲耳性激烈即喜爲任俠行迨十七八時補博士弟子員遂以豪俠名郡邑邑之喜俠者胥倚賴之丁未歲澹庵子適有山左之行弟承勳病歿於家澹庵子素友愛歸而撫柩大

慟曰向使吾無此行吾弟或可不死即死亦得以面訣今若此是吾過也乃悔其前之所爲謝絕舊所與遊者而一切循蹈繩墨日惟奉母李孺人怡怡色養撫弟遺孤恩斯勤斯耕田課讀一變其舊日之習未幾李孺人歿澹庵子棺斂祭葬悉遵古制而執喪三年尤稱盡禮於今時爲至難然尙未知從事正學也自後緜歷益久閱世故益知無味撫弟孤而孤復喪乃始奮志於心性之學嘗曰少年喪父學無師承既汩於制舉復亂於意氣爲俠客設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此可復爲鄉愿誤耶乃折節讀周程諸先正書交遠邇留心正學之士端居閉戶終年潛心究極期以必至平古人而後已當始之任俠也於余若冰炭焉見若弗見聞

若弗聞遇他人調譏之則且爲益之薪焉及一變而循規蹈矩也則於余以鄉曲之常儀禮之無譽亦無毀焉迫其大悔而志道也則於余隆禮致敬不啻自其口出蓋幾忘其與余儕輩而若爲北面之恭者每月餘非君渡渭就余則命蒼頭持證會所得求質當是時長子志坦年二十五六悖篤有志澹庵子珍若重實相與切磨正學不使汨於諸生掌故之業壬戌遂攜之而南受業余門窺其志眞有與心齋父子並駕齊驅之心而余之視武功一路遂若晦庵之視建陽一路亦不啻口誦而心維矣無何志坦歿澹庵子摧憯幾於喪明每言輒哭每念輒哭每對余言生死常事烈非私此一子其如失烈諍臣奪烈良友何言訖輒淚涌涌如雨注對者

無不隕涕然猶以志坦子錫春醇慧少娛目前無何錫春亦殤而
澹庵子遂摧折不自勝矣竟於癸酉年十二月長逝得壽六十有
二然卒之時雖氣息奄奄而能自勉握持神志不大紛亂則蓋其
十餘年學問從事根本之力云大抵澹庵子之學凡三變而愈變
愈正昔朱文公贊橫渠先生曰勇徹泉比一變至道若澹庵子者
眞有徹泉比之勇向使天不遽摧而志坦生存以夾輔其詣可量
哉至若宗弟雪木遠在郿邑而贈縞紵交余門人鄠邑王爾緝年
半於君而忘年訂契同邑魏儉德數人皆一時端士而相視莫逆
是皆君三變後所交之人倡族合祭尊祖睦族纘續譜牒聯屬宗
人經始義倉振濟族之貧窶是皆君三變後所行之事所著家訓

日記洗心齋集吟是皆君三變後所著之書嗚呼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觀其所行而其心可知觀其所言而其志可知君三變歸道之勇已自足傳示奕世爲人倫龜鑒迺所與之當所行之美所言之正如是而謂易得此於今之世哉世俗忌善而念舊君或不免於非分之謗要之君之晚節自正大光明也人心不死必有以余傳爲知言者

右傳李中孚撰

179-462

李柏

雪木先生既葬之十年其冢子崧謀立其墓道之碣而東來委記於余嗚呼自先生歿典型之感時厪予心矧知先生者更無如予而可以不斐辭耶謹按先生姓李氏名柏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原籍漢中府褒城人七世祖某徙郿之曾家砦居焉遂爲郿縣人父可教母王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兒九歲而孤母王孺人鞠之爲延師入小學卽往往吐奇語驚人及年十七入至二十二三輒自負其氣善談兵家言不肎俯首研習制舉文師屢責之不聽一日師怒而笞之數十母孺人聞之亦痛加督詈先生乃屈首誦文課藝無幾時遂入庠補弟子員又無幾

時歲試學使者賞其文之迥出性靈遂拔之冠一軍而文名籍籍颺邑庠矣然終非其好也嘗日率置制舉業於其案而所私讀者則經世之書陶冶性情之詩一日負鋤出耘家人饋之食則見其依隴樹而誦漢書又一日驅羊出牧則背日朗讀晉處士集亡羊而不知凡聞西鳳名勝地與老成耆德輒徒步遊訪雖祁寒大暑跰踵而不辭太白山者終南萬里間第一險峻寒遠之山也必一年一遊至山巔對天池必徘徊浩歌久而後去或問山路山氣如此之險寒一遊得其槩足矣歲歲必登也何故先生曰登山之巔爲之塵眼空對山之池爲之塵慮淨生平快事孰過於是聽者爲之掩口而笑先生不屑也及年四十有八貢期將偪先生則謝而

去之或以爲言先生愴然曰前爲吾師吾母應此役今歲且近暮矣亟還故我猶以爲遲尙又奚戀耶晚年高風逸韻風動關中賢守宰往往折節交下風歲庚午西鳳大旱先生乃攜家就塾漢南洋縣得東道故太守仲貞張公款留乃託足焉越三年以商南牧仲宋侯江西質人梁公蘇州采書張君之邀乃辭漢南北反而仍寓家樊川蓋愛其地之盛又喜生平故知之咸在臨邇也而先生則仍爲耀州守穆庵李公延之課子於耀州山孫眞人洞一日以酒醉墜牀而病病中仍歸於鄜曰是吾邱首之宜也歸鄜又一年年七十有一而卒嗚呼先生賦高岸曠達之姿生平信心徑情不投時好處或不能無至其心事之光明磊落若時下齷齪委瑣之

態二三巧詐之慾則毫釐不以緇其素定之天而如遇美酒逢故人開懷放意於上下古今無不語語之又靡不慨慨淋漓使人欲歌欲涕而不能已則既老之年依然不滅於少壯也又先生氣甚盛而高遇意所不可雖貴人前必伸其意之欲言而心則甚虛守又復甚固見善卽不難屈己以從敬年二十五時遇先生於二曲先生所齒幾長予一倍而遇予一言之近是未嘗不亟加贊許自後每見凡有規勸無有不欣然意納者終其身布衣蔬食或有極人之不堪而襟度瀟然略無怨天尤人之意介於言貌閒蓋先生素志有在終身未能自遂其本懷而如其蹈履任眞一意孤行嗚呼卽傳紀所載古較然不欺其志之高人逸士亦奚以過彼議先

生者固爲不知先生而不得其實者亦爲未盡先生之眞也先生所著有槲葉集十卷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成一家而聲韻頗與彭澤相近蓋生平最愛者淵明故於淵明之詩嚼咀尤熟不知不覺風韻偪眞耳子二崧羲孫七先生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其樹碣也則以雍正十八年某月某日也嗚呼先生成古人矣今復易遘斯人也耶易遘斯人也耶

右墓碣王心敬撰

康熙間關中儒者咸稱三李云三李者盩厔二曲富平子德郿太白山人也山人生崇禎庚午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

盡焚所習帖括而日誦古書會童子試不冐就匿枯寺中已入胥井三書夜已出走西踰汧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伯夷叔齊墓家人跡之歸師扑之曰汝欲學古人吾必令汝學今人也山人曰願學古人再扑曰學古人乎學今人乎山人曰願學古人又扑曰汝尚欲學古人乎則對曰必學古人於是遠近之人皆以爲癡毋命之乃一就試補博士弟子員始名如泌有司改泌爲密山人曰李密以蜀爲僞朝吾不願如之也乃易名柏字雪木毋卒遂棄冠服入太白山中率家人力耕刻苦爲學家故貧兵盜水旱滋益困自于德被徵至京師數稱山人賢人始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而山人雖爲炊食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隨時時忍飢默坐閒臨水把

鈞夷然不屑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又曰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餐氈齧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抱節死義不忘溝壑也此山人胷懷本趣然也著有槲葉集自題云山中乏紙采幽巖之肥綠瀝心血之餘液積久盈篋遂爲集名好作書自云吾希覯前賢名蹟而以山中之見聞發之於書蓋以山爲骨水爲肉云其高寄絕俗多此類山人卒年六十餘有子曰崧女適李愼言二曲子

論曰昔宋有太白山人焉擿洞林之讖沈謀踣巢明有太白山人焉戴遠游之冠風施在若雪木子其類邪不類邪學不嬰世飢不

出門石骨而木顏食水而衣雲其斯以爲山中之人也與

右傳錢儀吉撰

答問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瑗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厤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徧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閱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

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於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葢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閒亦邇禹皐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

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
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歎寓之蓋孟
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
書迄於元明肩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
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
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
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
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浸微復之漸昌也吾學蓋
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
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

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歟黃子於戴山之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厤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滯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爲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

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醜醜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　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右傳黃宗羲撰

儆齋公與姚江黃徵君宗羲同出戴山之門徵君曾爲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入成均終身不仕沒祀鄉賢

右記陳其元撰

179-476

黃宗羲子百家　萬斯選弟斯備　陳汝登

黃宗羲浙江餘姚人父尊素明天啟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閹之難宗羲奉母里門畢力著述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之宗羲辭以疾且言母老十九年左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辭如初乃　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二十九年　上訪求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薦宗羲宗羲仍不出然宗羲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

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祟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孟子師說二卷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爲文約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欽定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又深衣考
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
卷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
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
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槩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宗羲也天
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
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
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羲實開之晚年又
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歸

里奉母以老紹興府知府李鐸欲以爲鄉飲大賓宗羲遺書曰宗
羲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
事亦役也宗羲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
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
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卒辭之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弟宗炎
宗會並負異才有三黃之目宗炎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
有神悟著周易象辭三十一卷圖書辨惑一卷力
闢陳摶之學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至爲道家藏匿二
千年至摶始出其學術大略與宗羲等而昇岸幾過之宗羲子百
家能傳其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康

熙中徐乾學延之修明史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鄞高州梁而不果作兆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略中固嗛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尙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閉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捃摭公

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並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予謂私謚非古乃温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黎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

毀瘠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旣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搆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劉以親王高煦尙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

已入逆案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塡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即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塡寫空本故永貞論死而實末減獄竟借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迴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勇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

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徧歷通衢委巷搜闢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遣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爽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王朝式董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

也乃出其所窮律厤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病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侍郎□□莫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鈔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敎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銅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宮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焉上疏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鋮之漸卽東林中人如

情熟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捉之乃以大鋮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馮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褰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人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

名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
糾劉忠介公並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
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
者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姪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杲並
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
民應簧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甯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
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鋮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
尚未出　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淛東則劉公已死節
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晝江而守
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

營公請援李泌咨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厤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

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嶽嶽悍帥亦懾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二營

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巽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劄潭山烽火徧淛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海甯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爲內應

大兵已纂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公遽歸入四明山結砦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砦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

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砦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　大兵圍健跳所城中危甚置辯刀以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厤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中朝　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　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

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琦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有甯居而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馮侍郎京第等結砦杜窠即公舊部風波震撼齮齕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又有上變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以南援時方搜剿沿海諸砦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砦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

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閒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閒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砦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澌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蕺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甯皆請

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慫恿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

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
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
元文監脩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
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
旣耄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
鈔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
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脩皆公門人也公以書荅徐公戲之曰
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
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
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鍾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

爲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黎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甯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　當寧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己自營生壙於忠

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樸次適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沆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

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徧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厤一卷辨衞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內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淸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載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砦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厤

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壖古松流水布算欻欻嘗言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厤故一卷大統厤推法一卷授時厤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諸書共若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厤世驚以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厤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几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著錄二卷追遡山陽舊侶而其中

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駮參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

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橅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厤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鄤杖母之非眞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覈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

張捷禕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强半登於班史如三統厤入厤志洪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蘘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

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
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
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
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
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賓可哉
卒辭之公晚年益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
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
以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
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
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

休甯汪公滏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於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既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於己無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曾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長埼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昱緣於東京予既惡其次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返旆而去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

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

右神道碑銘全祖望撰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尚未見深造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

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譏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並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尙與時人交接以曇曇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閒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徵嘗資藥裹以是歎活埋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庵書殷殷求其酬荅蓋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

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右答問學術帖子全祖望撰

太沖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帖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己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

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陋國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即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右書行朝錄全祖望撰

梨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袒五虎蓋田間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

右題所知錄全祖望撰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

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肎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右汰存錄跋全祖望撰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厤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

諸家之天下干棋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
嚴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
年丙戌大統厤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其別狀曰宗羲係
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
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荅宣付史臣次
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並造厤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
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厤書一卷因附錄之於
後蓋自甲申五月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
起其自爲正朔者尙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榷史
者所不可略也黃氏最精厤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

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右麻書跋全祖望撰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沖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歎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歎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輒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右書明夷待訪錄後全祖望撰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明魯王嘗授以官入　國朝養母不仕以

修明史薦徵辭　詔取所著書有關明史者宣付史館宗羲雖不與修明史然史官著作常轉咨之因起明史條例年月依國史官爵世系取家傳參詳是非兼用稗官雜說是時史館初置頗引召博雅之士凡數十人鄞縣萬斯同稱一時南董采宗羲說爲多宗羲嘗聚書數萬卷裝本厚二寸許置架上人求不得宗羲獨省記之年六十如少壯時冬夜身擁緼被足蹋土鑪上執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其體限讀如干卷卷數不登終不休息論學師蕺山詮良知不用姚江說於宋元諸儒皆有著錄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師說弟子附焉首崇仁吳與弼康齋也次新會陳獻章白沙也次河東薛瑄敬軒也次三原王恕石渠也次姚江王

守仁陽明也姚江之學至廣又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王門學案附焉次止修李材見羅也次泰州王艮心齋也亦自姚江出也次增城湛若水甘泉也次諸儒首方孝孺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次東林顧憲成涇陽也末爲蕺山劉宗周念臺也書成敘之生徒甚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皆事之陳錫嘏仇兆鼇及萬斯大斯同昆季亦出其門嘗令弟子輩取漢唐宋元諸儒經解併其繁複著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祇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宗羲少年砥礪名義以志膽自喜既歷患難乃潛心淸苦盡究術業嘗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伯玉在師之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餘姚黃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爲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

假如一卷又輯宋史艤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學術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豈欺我哉夫橫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鑒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一爲之思乎且自顏曾思

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即亂孔子之道者也當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之書而辨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子百家字主一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

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其說力闢陳摶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

右學案唐鑑輯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辟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閒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牛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

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開以竝祀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閑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誕不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義理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於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

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先生講學徧於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葛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焉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存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尙在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既成爰爲之記

右二老閣藏書記全祖望撰

樓以文海名志喜也舊楚弓之重得而延津之復合以示毋忘也

先遺獻公生平著述甚富鶴老支牀矻矻不輟初卽家所藏明集選爲文案後親到玉峯徐氏傳是樓借所藏明集復得三百餘家手定甲乙命胥史鈔錄以歸而爲文海其得四百八十二卷徐果亭先生云黃先生適生於明之叔季入　本朝五十餘年考終上壽故得盡見有明之諸集而藿隱藜遯空山窮老殆天故以是憔悴先生以結果有明一代文章之局知言哉竹浦舊里洊經水火遺書盡歸慈水鄭氏文海底本與焉某弱冠卽知有此書力不能購乾隆戊午己未間邑令趙公預向從祖天英往慈水借鈔未及足本而止甬上全謝山庶常爲維揚馬氏小玲瓏山館將鄭氏所存底本盡攜以去鄭氏姑置不索壬辰之歲　天子有徵求遺書

之詔浙之大吏自中丞監司以下無不急明文海者採訪四出或云海昌陳氏有副本是時某忝與局員之末奉檄以往卒無有也旋聞江省鹽臣購獲以進未知即爲馬氏小玲瓏山館本否余自去夏歸田後料理遺書取閱文案授讀以未窺全帙爲憾適同里祠部載青翁君假歸謂余諸暨郭君春林於維揚市肆得之余爲之狂喜用白鏹四十錠以售翁君愆惠郭君郭君亦不吝以仍歸南雷後人爲然約二君皆好古士也余因於居之西偏架樓數楹藏弆顏之曰文海樓嗟乎百年以來東浙藏書首推余家中閒聚散迭更震川所謂有卿雲護之者殆不可信今余髮垂垂白矣此書部帙重大固不能刻亦未必能讀第一生嗜書如飢渴之於飲

食有不能自解者而況於先人之手澤乎有不美斯愛愛斯傳者乎是用誌斯樓以示我子孫世世不忘也

右文海樓記黃璋撰

萬斯選弟斯備

萬斯選浙江鄞縣人學於黃宗羲嘗謂學者須驗之躬行方爲實學於是切實體認知意爲心之存主非心之所發理卽在氣中非理先氣後涵養純粹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續踐山之傳者惟斯選一人斯選兄子言以古文名由副榜貢生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

右　國史館本傳

萬斯選鄞縣人沈潛理學師範乎黃宗羲羽儀乎劉宗周王守仁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振戢山之絕學惟斯選一人耳弟斯備字公擇又字允誠弱冠耽意執筆遂善隸草父泰書法斐亶斯備偶然臨寫便欲亂眞見者言履安遺影於是乎在劉宗周死難其遺書公擇爲藏之全祖望曰是劉子之功臣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萬氏八子最能紹戢山之學爲梨洲高弟者曰斯選當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

右鮚埼亭集全祖望撰

陳汝登

黎洲先生講學甬上諸高弟皆師其子姓以從漢人所謂門生者也相去七十餘年諸高弟固無存并其門生一輩亦零落且盡廟有鄭有谿陳南臯二人今亦相繼下世證人書院之耆舊不可見矣近日後生年少漸不知高曾之規矩皆由於淵源之失墜良可思也南臯諱汝登字山學其先世出自后岡先生南臯爲太史怡庭先生之從子大理心齋先生之從弟其爲人粹然坦然望而知其爲君子生而爲怡庭所愛故心齋待之如同產心齋之貴也力踐古人大功同財之義一切恣南臯所用不問多寡而南臯篤於友朋之誼見有高才而力不自贍者傾筐倒庋以濟之甚至展轉

乞貸以徇之於是士將之心齋者必先之南皋顧蹭蹬不遇心齋
卒南皋驟困乏之故人疇昔有賴南皋之力以養父母以畜妻子以
處患難至是晚而宦達任其三旬九食漠然如路人是則予最所
髮指者而南皋亦未嘗形之詞色也予於南皋爲忘年之契南皋
謂予曰吾交遊多矣其足以援武前輩而無慙者莫若子顧惜前
輩如東海諸公不及見子而使子衣食奔走以不得遂於學及予
罷官歸南皋日益老益貧予時爲謀之有力者稍資其朝夕之
需然世路局促不能盡應也南皋謂人曰吾垂老交謝山以爲六
十年中畏友所未有豈知其所以待我者亦六十年來所未有乎
予續兩上者舊詩南皋不惜老眼校讎兀兀及爲心齋墓碑欣然

謝曰吾乃有以報吾兄矣予偶有所作南皋未嘗不知也予援遺山鄂南詩老之例以推南皋則遜謝不皇蓋其謙也今春病不可支予適有邗上之役舟行迂道過之而後州郭南皋握手而泣曰自分不得再相見然予不死於子里居之日而死於子客遊之日其命也夫予爲之流涕及吳而赴至矣南皋最醞藉閨門之內雅多樂事畫紙敲鍼至老如一日尤善鵩政酒闌燈灺頹然白髮神明不衰故雖其暮景之濩落有他人所不堪而疇昔之風流固自若初南皋聽講於黃氏有證人講義後聽於蕅季野先生之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日知錄及二山老人集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三娶皆李氏子本天葬於某鄉之某原其

子奉遺書以求志不腆予文聊以補素車白馬之恨而已爲之銘曰

以義落其家以道樂其天古心篤行不愧爲證人高弟之嫡傳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目錄

儒行十一

潘恬如　周好生　俞存齋
朱用純　李經世　劉源淥孫于簠
陳佩　陳復平　康姬晃子乃心
田蘭芳張森　全軌翟安宅　李夢箕

補錄

全軌

179-53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一

潘恬如

潘先生諱恬如字克先長洲諸生也行醇而學茂以師道推重鄉黨閒余視先生爲執友今年六月先生壽登八秩余投一詩侑先生觴及八月某日忽見先生貽書西堂曰病已弗起矣生吾順事歿吾甯到此方覺眞實受用爲我謝諸同學且謂余詩實獲我心嗚呼先生可謂瞭然於生死之際矣非夫生平潛修深造其烏能如是乎余旣用先生臨歿語作輓詩二章更欲闡幽發微俾四方

聞者知儒林中沒世可稱如先生實未易得也乃作誄曰

鄒魯堂空洛閩路塞功利漸濡聲華炫溢儒行頹靡師道蕩軼黨庠術序未由矜式猗歟先生風規挺出有睟其容弗漓其質敬以束躬誠以畜德方言矩行宮牆羽翼斂鍔韜光時不見識遯也無悶困也勿恤弟子受詔威儀秩秩几席無聲步趨有則循序致精辨疑解惑經師人師庶幾允克既享遐齡彌徵恂慄子處無營窮鄉壞壁芒屩苧袍水飲疏食天君泰然素位自得仁壽斯宜歌詩之抑惜未著書輝煌卷帙獨有微言闡自疾革生順歿甯大事已畢告終親朋馳箋絕筆西銘仁體誰其窺測承是提撕契我淵密如撥雲霧方臨杲日死生之故晝夜消息童耄淪胥歲月浪失聲

銷影謝神明奔逸或負而趨輪轉不息唯聞道者性天協一乘化
俱盡不震不怵遊於太虛返於無極嗚呼敝衾而殮適於衮飾淺
壤而葬安於隧域不染世榮不遺身祇先生令名於今罕匹吾作
誄詞敬告副墨

右誌彭定求撰 按潘先生康熙三十五年卒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79-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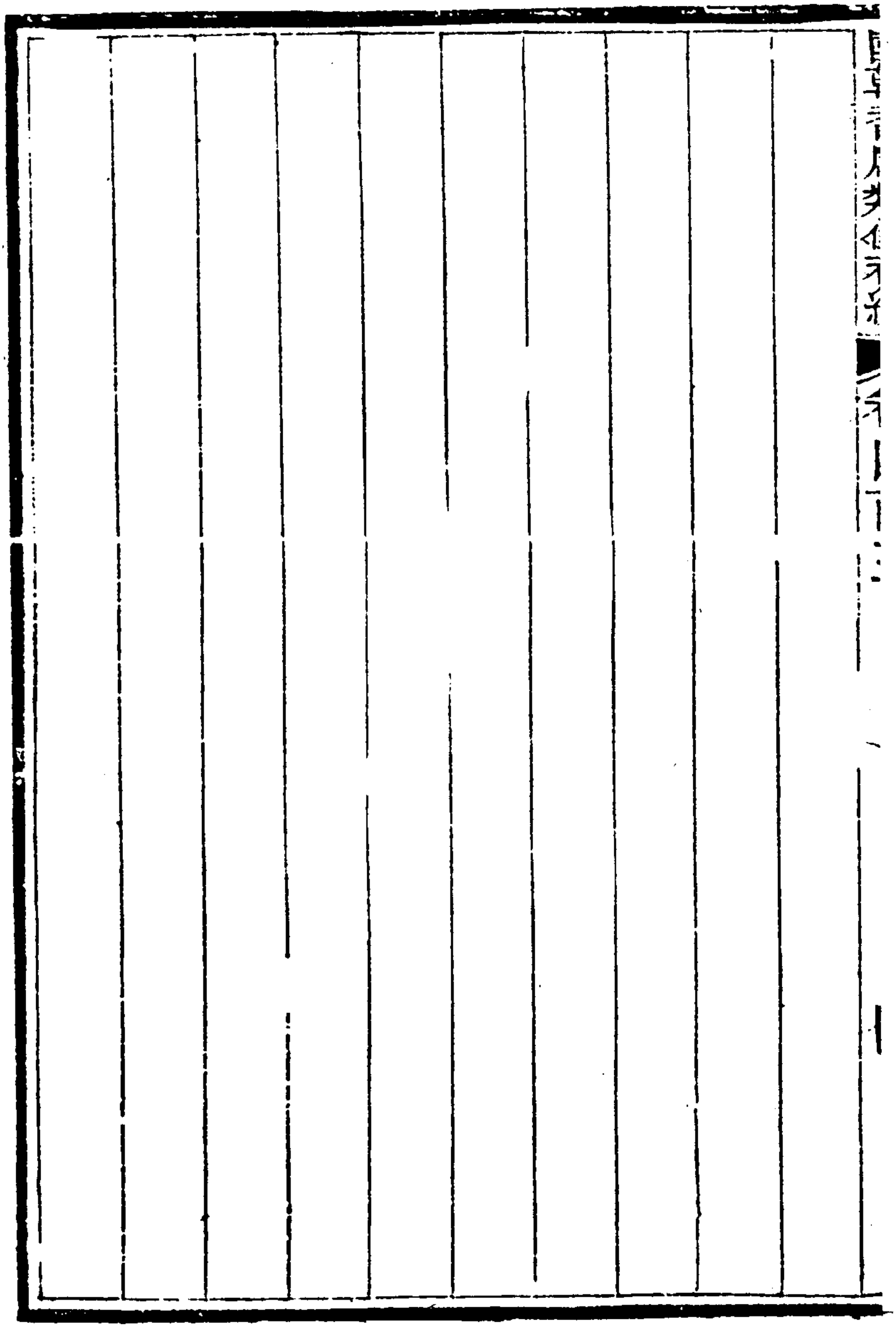
周好生

嘗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汩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荊棘困莫甚焉然冥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閒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常四面而至乘閒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

錄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閒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其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劇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丈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

生之書錄分雜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愨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群文清然群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黎洲北有孫夏峰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峰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篤守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劘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右學案唐鑑輯



179-538

俞存齋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妄談經講義眞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强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荅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右學案唐鑑輯

179-540

朱用純

崑山有隱君子曰柏廬朱先生敦厲學行聲光闇然遠近人士沐教澤者五十年矣今年先生殁自門牆迄於鄉國失其師表咨嗟涕洟相向也余獲交先生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經踵門以先生墓銘相屬辭至再三不獲命予觀自昔儒修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著二者各不相揜然志節不進於理學者有之理學不基於志節者斷未之有也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亦日僞於是毀觚爲圜希世取寵雷同勦說紛樹門庭世道人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敝壞與若先生者以志節始以理學終列諸漢宋諸儒閒不愧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中以

諸生貢太學國變守城不屈死先生方補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自比王褒之義號曰柏廬家貧授徒贍母潛心於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款綮反躬實踐細行必矜有來學者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意以動之設講約闡發書義旁達經史又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禮禮畢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興起者衆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眞實切磨嘗作輟講語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踰一分實實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己成物余今自反果能如是否而欲妄居臯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

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中只辨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出阬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微方可進道諸君各出全副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一肩擔起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是聽哉居恆罕與人事燕閒無惰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稍干以私而接之溫然如坐春風中鄉里爭曲直者必就先生折衷得一言以解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眞是何思何慮眞是行所無事當路諸公折節慕先生者眾康熙十八年將以博學鴻儒薦先生

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飲賓復堅謝不應薦紳有納交者亦不輕報謁也每日晨興盥漱拜謁家祠即莊誦孝經且廣書楷本勸勉來學病將革命子弟設先世位具清酌強起拜奠越三日乃殁時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年七十有二所著書有刪補易經蒙引闡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多先儒所未發臨殁時以二書屬其子曰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下復語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又有無欺困衡諸錄道其平日工夫皆切於學者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後自亳遷睢宋直閣子榮始來居崑山十三傳至先生妣陶孺人配即孺人姪子一導誠邑庠生孫男二直典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

於吳縣陽山之新阡銘曰

眞儒挺立孤忠所貽實唯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偉元是師淵冰臨履豈曰違時性天可閟愼我獨知批繩荒渺剷削支離典刑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蘊徵信來茲

右墓誌銘彭定求撰

朱致一名用純江南崑山人父集璜諸生貢太學　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致一恫焉慕王蘧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致一爲通家友屢以書問學荅之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

喜諧謔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它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益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昭法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致一日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

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唯即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致一居平精神甯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祠退即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斬然不撓自言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

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何思何慮行所無事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學鴻儒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居家授徒講學來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禮畢講四子書一章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同異曰知所當知爲所當爲可矣它非所暇也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二前歿之三日設先人位彊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辜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

右述彭紹升撰

邦人重先生之德爭設席以延先生度不能徧應曰禮聞來學乃謝諸聘者而設教於家從學者日益進雖祁寒酷暑講論終日無倦容律己甚嚴而責人以寬故使人易從而悅服者衆先生所定祭規子孫凡輪祭者春秋徧埽諸墓宗人畢集厥費浩繁久而漸廢先生首置義田爲族人倡以是歲時祭埽至今不替

以上本傳

學戒十則一立志卑下二存心欺妄三侮慢聖賢四淺忽師友五羣聚嬉戲六獨居安肆七作無益之事八觀無益之書九好爭十無恆

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牀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柰何反至於此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黨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積德之事惟貴者其力可爲惟富者其財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

惟於不富不貴時能勉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卽救之此救之之心不待人教也又如見乞人哀號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賸飯此與之之心亦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卻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親黨有貧乏孤苦者卽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於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卽與我素無往來要知亦是本吾一體生則振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

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餘力則行之然此猶是費財者也至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效口舌解人之尼急人之病周旋人之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並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要知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成就一箇好人而已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僥幸之途行

止於此喪家聲於此墜矣勤之爲道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爲物宜早辦須豫先經理若待臨時倉茫觧不耗費二要晏眠早起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三要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不知正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一要平心忍氣庶免一朝之忿爭訟破家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所費不支三要節衣縮食暖其軀體布素綺羅何異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不知正所以養生也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

右政學錄陸言輯

肇陣圖爲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世顧以爲王右軍朱子家訓乃崑山朱柏廬先生作而譌爲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時讀書樂亦稱是考亭豈不可笑柏廬先生明季諸生國變後隱居教授著書滿家皆力宗程朱爲理學正宗與桐鄉張楊園先生同時並稱楊園今已從祀兩廡而先生僅祀鄉賢同治庚午巴縣廖養泉刺史綸攝新陽縣事於城中爲先生建專祠而以從學諸子配享葢新陽乃崑山所分縣也

右記陳其元撰

李經世

先生名經世字函子家居學道有密室焉上蔡張仲誠顏之曰靜庵人稱靜庵先生也先生始祖洪洞人明初遷禹世居白沙鎮祖造道生二子長果琦次果珍果琦先生本生父而以祖命出繼果珍明季州人任應辰煽眾首亂掠白沙圍其街北砦果珍出與語賊感舊德解去州守疑與賊有私拘之獄將殲焉先生方弱冠冒死號諸庭州守怒併擒之不悸也辨曰必吾父與賊通當以爾時隨之去公焉可得執執焉繫諸獄不可白其無他乎迺得直奉父避居柳邨砦本生父母父母相繼歿權藁葬識封樹去走大冶居未定流寇大至被虜瞋目橫刃脅使爲之下不色動徐徐言曰爾

爲飢寒困柰何遂至此背君辱所親剿兵至禍不旋踵矣能爲厲人耶拂衣從容去賊亦莫何也自是轉徙他鄉數年亂平歸里禮遷兩考妣於先塋時已補郡博士弟子員名大課赴試輒冠其軍先生不自得迺求性命學晝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己日得無近於禪乎己未得從上蔡先生遊讀其經書疏略道學六書爲學次第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若合符其於二氏尤能抉其病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焉先生之學仁孝爲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敬乃所以爲靜也靜固靜動亦靜非敬何由矣方吾流離蒼黃時願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迺遂志定氣亦定斯卽所謂靜也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密邇一室云乎哉先生晚年

師事嵩陽耿逸庵牟陽冉蟫庵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登封馮克從皆與上蔡張仲誠同傳夏峯先生之學者著有尋樂集一得錄藏於家戊寅冬曳杖庭中作逍遙歌三首二日正襟就枕卒年七十三子四學灝學曾學蘇學朱庠彥繼其學

贊曰動靜互根道體夫聖人主靜立人極而延平教人喫緊喜怒哀樂未發時想其氣象也先生其裔與尋樂尋所占得也尋斯得之矣得可無所用尋焉先生乎

右傳曹鵬翊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

子部

179-558

劉源淥 孫于篁

劉源淥山東安邱人幼讀宋儒語錄篤好朱子書反覆推究四十餘年主於居敬窮理於明學辨瑅於　國朝學陸隴其餘不以爲是也葺朱子祠於東郭每祭必致其誠敬篤於內行端方不苟撰讀書日記四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其冷語中詆宋劉安世爲邪以其與伊川不協之故殆未讀盡言集也康熙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二繼之者有昌樂周士宏濰縣姜國霖稍後又有濰縣劉以貴韓夢周昌樂閻循觀德州梁鴻壽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皆以學行聞

右　國史館本傳

直齋先生姓劉氏諱源涤字崑石安邱人生而卓犖五歲詢父我身從何來初悅參同悟眞術已覺其妄購朱子書廿五種窮日夜披覽有所得隨手劄記積記疑冷語如干卷大要克己去私敬義夾持究形神理氣之聯屬剖釋老陸王之差別洞筋擢髓發人未發嘗自序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年登大耋五鼓起謁先祠畢危坐讀書丙夜乃息月爲講會率門人數十敷陳經義吻燥舌澀弗能已每歲九月十五日祭朱子於家祭必嚴齋戒之期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謁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丁明末造與仲兄遇賊兄被九創先生矢盡空拳從兄止之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晚事兄益謹兄病爲文

禱於神求以身代洎坳七日三食幾不起推腴田宅諸猶子利物濟人隨地涌出嘗言財屬人人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既坳刻讀書日記八卷行於世歸安陸師氏合記疑冷語而訂之者也未刻者近思續錄四書補註小學補註或問補註周易解評儀禮經傳通解藏於家

右傳孫自務撰

劉崑石名源淥山東安邱人也崇禎末盜賊蠭起崑石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鬬益力崑石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崑石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

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亡姊家閉關讀書
閱養生家言喜之從道士求其術寢食俱廢至得咯血疾既而讀
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爲木主祀朱子於家集朱子書作續
近思錄自敘以爲始去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
又言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堂
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率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與起者甚衆後
請於有司建朱子祠於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偷乃斟
酌古今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莅事必虔仲兄有疾籲天祈以身
代兄死七日中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於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

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嘗祭朱子疆起拜於庭悶絕良久甦康熙三十九年卒

右述彭紹升撰

安邱劉先生諱源淥字崑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愼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懋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强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

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即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既立善善加此日積月累善自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使劄住破寨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

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强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徹底周市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强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眞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

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

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
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
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
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
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
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
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
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
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
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

依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

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

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獲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閒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

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嵬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己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

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淩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槩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

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壘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旣而寇薄邨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拳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焉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庋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倣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稾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辭文清公　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右學案唐鑑輯

孫于簠

孫于簠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人遂於理學大理少卿勒子也勒爲翰林不肖附年羹堯隆科多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陳佩

昔者孔門四科首德行文學最後然同也有王佐才雍也可使臨民之二子者得聖人爲依歸而久孤於世道雖不行其行誼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溺於文辭鮮克立德若黃叔度茅季偉其人者不少槩見其他孝弟廉謹鄉里稱善人斯亦可矣徒以無所設施不獲焜耀於世又其時無行誼可徵信者表見其文以詔來世以故湮滅無聞悲夫予讀江文通所爲袁友人傳其事至微渺然叔明實藉以傳因悲陳孝廉志行未就爲之傳以示故人子弟俾有所觀法焉孝廉名佩字行度河南新安人父溶號心齋以進士知馮邑縣忤當道去官游嵩陽與耿少詹善終身友教生徒佩生而

凝靜逮其父兄時已能通經義爲文有法度隨父友教四方與之游者各有得也默識心通中虛外粹羣居未嘗先言及叩以經義史事成敗輒片言居要出人意表含納羣彙彌縫其闕失或習爲狎侮則不替久之其人自起敬視爲畏友矣與兄偕皆能讀父書偕尤才敏然沈潛不及佩偕以冢子持門戶不少挫於人人或忌之至於佩雖忌者亦爲心折也己卯登賢書明年以疾卒年四十有七卒之日謂其子嘉生敬生曰吾生平幸無大過修短命也何恙乎第不孝不慈抱泉下恨無窮期耳偕先佩卒母游孺人時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新安最爾邑也然多君子吾所師事者曰裴蘆院陳心

齋皆不愧前哲云予與孝廉交最久未嘗見其情容矜志一聞其疾言生平不爲詩值登高孝廉賦詩獨清遠有思理他日謂人曰呂子經有原本惜以辭賦掩蓋其志也心齋先生卒既踰年有自山中來者云孝廉與兄偕日食惟一蔬非謁母不入內其謹禮如此韓子君翼亦簡穆有器識人或以方孝廉則自以爲不及其黃叔度之流歟充其道可與學顏氏鳴呼宇宙三不朽孰克兼之士固有勳業爛然辭若春華而植德無殊邈其視此輕重何如哉

右傳呂履恆撰

179-578

陳復平

陳復平字虞章澄海歲薦士也少孤哀毀骨立事寡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餂威脅皆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於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敗其妻蔡氏以脅終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復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而後文藝親戚乏者分束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復平鬻產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修學宮置祀田築潰隄鄉人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鍵戶窮經學博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囚妻可殺而賊必不可從此之謂

士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

至老猶鍵戶窮經不事干謁一舉一動皆足型方訓俗明經二字

復平無愧焉

右小傳藍鼎元撰

康姬冕子乃心

郃陽約齋康君砥德礪操鄉評推重蓋闇然獨行君子也篤緇衣之好與余神交有年其子乃心每於過庭之日聆君義方之訓語及余輒不啻自其口出乃心賢而文以風雅著聲關中人咸爲君慶君覩之飲然深不欲其僅以文見時令負笈跋涉川原就余問學戒空談敦實行動必循禮昔朝邑韓恭簡公斂華就實一變至道本其父蓮峯老人督之父子同心近代傳爲美談以今觀君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君生平絕跡紛囂棲懷物外未嘗高談性命而綱常倫紀待人接物靡不曲盡理道余居恆欽其爲人故於其卒也特破例大書於碣以表其墓

右墓碣李中孚撰

康乃心

郃陽康君諱乃心字孟謀由縣學生拔入國子監康熙己卯陝西鄉試舉第五試禮部不第丁亥六月君年六十有五卒於家予時居京師聞其訃悲傷之不已蓋予耳熟君名讀其書慕其爲人慨夫賢者不多得關中之遺獻歸然獨有君而竟云亡也又三年其子縣學生无疾以書來請云先生知先人久矣先人平生文章傳布人閒行已特立有千載之志未嘗以窮少挫所交皆當世巨公長者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舉先生文以敎訓子弟今先人已在壤惟大書以表之俾德潛而更光惟世世不敢忘按君弟緯次君行

實及襄城李禮山來章所撰傳曾祖諱先民舉人知山東臨邑縣
祖諱國祚鴻臚寺序班父諱姬冕縣學生君自少勤誦讀舉筆不
屑諧俗試輒冠其儕尤留意理學經濟之書是時崑山顧亭林先
生抱絕學往來關中與李王諸君子讀書講道君與之遊司土之
吏及輶軒所過無不望風式閭君時侃侃陳利弊有功於人立商
元聖碑於新村復子夏祠祀朱子於雲臺觀右平生所爲文章無
不慷慨遠懷讀之興起而題秦莊襄王墓詩尤爲新城尚書王公
驚歎錄之秦蜀驛程記己卯鄉試經義論策皆有源委條理海內
共傳誦也居親喪盡哀待師友患難死生無閒家貧而自守甚峻
天子幸陝西詢其鄉之賢者給事中劉公蔭樞以君名奏左右侍

從之臣多欲薦君君處之沖然有貴人踵門納交君謝以病不苟
求合也修韓城平遥二縣志著毛詩箋家祭私議等書娶路氏子
无疾能讀書繼其先業嗚呼君有篤實耿介之性可以廉頑立懦
有蒼深典健之才可以復古振今一舉於鄉而竟不遇名聞於在
上而不及待其用豈蒼生不當蒙儒者之效與抑闇然修行於鄉
其流風所漸尤遠也而今已矣君同里編修慕莘先生與予同姓
風義卓然獨稱頌君不絕口巡撫陝西都御史鄂海公子達禮爲
予言郃陽康君秦中之師表沒之日泣然誄之君爲人所敬愛而
雅服之如此　聖朝獎善勸學必有旌其身後之典一二執筆領
史局之臣方錄其實行予與君相知於性情文字之中序次本末

勒諸墓石庶幾表君之幽以慰其孤之請過者覽之其能無悲也哉

右墓表張大受撰

康乃心字孟謀郃陽人王阮亭奉使過秦見其題秦莊襄王墓詩爲延譽登康熙己卯賢書初乃心力學好古人莫知之雖與王又旦同里而又旦宦外及又旦歸乃心名已成自三李至乃心皆同時稍有先後其閒王宏撰乃心最少乃心尤少於宏撰宏撰晚年三李輩已歿猶有乃心乃心老宏撰亦故士乃零落矣獨武功康呂賜鄠縣王心敬二人耳

右傳劉紹攽撰

康乃心字太乙邵陽人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及一康嘗有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原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題於慈恩塔上侍郎王士禎祭告西岳過寺見其詩亟稱之翌日詩名徧長安而乃心不知也康熙十四年學使陸德元旋拔之充貢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則著有毛詩箋華野集韓城平遙二縣志若干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康乃心字太乙邵陽人康熙己卯舉於鄉庚辰春試不第大臣多欲薦者辭歸四十二年　大駕西巡問經明行修之士韓城劉藎框以乃心對　上首肯著有莘野集太乙子无疾字百藥號復齋

選貢生

右關中人物考略王克允撰

179-587

179-588

田蘭芳　張森

贊山姓田氏名蘭芳字梁紫一字伍眾贊山其號也先世雍邱人自高祖始徙睢州遂爲望族世以文章名家父曰兆新字公嫩余嘗私謚爲清達先生而表其墓者也性坦率不慕榮利晚節值明鼎革遂逃於酒以自晦嘗爲僮奴子所欺侮不問卽侵盜其田廬至無所容膝亦不問贊山旣長讀書有文爲諸生唯恃舌耕以給饘粥者二十餘年家庭之閒意陶陶甚自得也贊山長身多鬚性聰穎而豪放自喜其所與皆一時人望遠則紀大歷尚漢平近則李伯引孫嘯史等率俊爽放達不可羈紲而高視闊步睨萬物如無有庸下士亦多側目疾之不敢近年四十乃悔其失而一軌於

正其踐履篤實而一以不自欺爲根柢號曰簣山有以也葢近世學者之患所在多有螟螣蟊賊不獨聚其族於田閒也卽章縫誦讀中亦有之大抵沒溺於新會姚江者深而頭出頭沒不能望崖而返也夫以新會姚江之高才絕識見道豈曰不眞求道豈曰不力唯其高明之見解多而沈潛之詣力少甘於自是而憚於進修究其所底方難免於虛而爲盈秀而不實之譏而乃昂首伸眉哆言誠正自位置於尼山之後而程朱弗及也不幾妄而自欺矣乎隆萬以來其波益盛玉步旣改壇坫益多其抗顏鼓脣者無非祖象山而詆考亭夫朱陸之同異皦如也不待辨也今試執左袒金谿者而問之方遵紫陽之傳註以弋科名旣得科名遂駮紫陽之

傳註前後牴牾莫可究詰今但取其鄉會中式之文章以證其傳習錄古本大學天泉證道之議論則其人之學術邪正可覩矣不必震於其衣冠而隨聲附和也贊山則虛心延訪而極力深造嘗東詣徐邇貴於商邱西訪張仲誠於汳水參稽互考不憚馳驅要其所至則其所自得者爲多由是所造益深所積益厚而粹然爲儒者之正宗矣於是弟子日進梁宋閒俊及之士執贄從遊者十七八焉贊山事親孝兄弟友愛與人交恭而有禮多貴而立於朝者卒無所干請州大夫下車必詣其廬贊山之家自廷尉公以來故爲清門其後益落無田廬家之僕僮佃客竊議曰吾徒猶能餬口而主人乃至無所棲可乎乃割其邨中央之田三百畝以居其

主人爲至質山兄弟家人益衆王司徒乃迎質山於州教其子爲置宅於西門之內今所賦吾廬八詠卽其地也歲辛巳質山年七十四矣秋八月朔忽有疾遂不起自爲銘曰行年七十四歲爲學之日不可謂不長博觀聖籍徧覽賢傳又面承諸老儒提命之周詳敢自謂於大道之徑路灼然稍辨乎微茫志頻立兮弗長力曾也兮弗强已焉哉而今而後愧不能抱固有以還彼蒼已焉哉又賦詩二章一曰憶弟看雲白晝眠一曰老去親知會面稀語不及私而卒質山於書無所不讀其平居目不停翫手不停披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其所批點經史子集甚衆評跋工密見者能辨之咸曰此質山先生手筆也所著逸德軒詩文如干卷行於世

柳下野人曰予自己亥春識質山於劉潔民文學座上今且四十餘年矣往來無所閒跡其律己刑家食貧處約雖鄰於寒餓無聊絕未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賤貧經營絲粟而竿牘於州大夫搢紳先生也故人之金不出於袖給肝之役不及於門嗚呼可謂高士也已質山既歿其門人張憲潞等請私謚於吳中書學顯中書博雅君子也綜其本末而謚之曰誠確先生議誠當矣而予謂近世風俗澆漓競尚浮名而人不知篤行苟無以砥柱焉則其流將安窮乎然非善事親善事長介然有守而嗒然不辱者固不足以爲之砥柱也如質山之養志三十年左右無方可不謂孝乎肥遯邱園不嗜聲利可不謂潔乎誠孝且潔似近乎一行一節自好者

之所爲幾於簣山之生平稍貶疑不足以槩簣山然於補救風俗而爲中流之砥柱則其力不啻萬鈞也況夫人有名有字有號要以得其人之眞而止然則孝潔二字亦何妨與誠確並行乎予嘗以此義表簣山之墓矣務使世之學道者以誠確爲門砥行者以孝潔爲路則庶乎得簣山之眞矣使簣山而無知也則已簣山而有知當亦啞然而笑也

右傳鄭廉撰

田蘭芳字簣山河南睢州諸生事繼母余氏以孝聞敦尙氣誼教授生徒指授經義學者多賴以裁成嘗爲書院山長遠近負笈從遊率成名士學以經史爲本尤研心性理所著有逸德軒詩文集

若干卷行世及歿邑人士請於有司祀鄉賢祠

右傳查岐昌撰

睢州田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質山著有遜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宿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右學案唐鑑輯

張森

張森字玉標睢州庠生上世隸軍籍事農業至玉標始讀書業文

有名庠序爲人誠信木訥少嗜欲好沈深之思外樸內朗喜讀難解之書而皆以强探得其意尤究心經史能發其閫奧融會貫徹不滯舊聞於一切愛玩嗜好泊如也與論世事有似憤憤及指陳古事則辨析精確娓娓不倦爲學思致刻苦每有隔礙常至絕應酬廢寢食窮晝夜不息忽有所悟輒欣欣自得所著書絕不蹈襲前人而講解經史直揭當日作者義蘊從學田誠確先生之門講論切劘精進不懈先生極稱之嘗有詩曰窮理還推張玉標蓋心許之所著有皇極韻譜三卷易經卦變一卷付刊春秋衷義八卷周易探旨五卷律呂津梁一卷四聲便覽三卷大事紀略三卷通鑑年譜三卷百官志二卷藏於

論曰玉標爾心性命之學能窺聖賢蘊奥好學深思每獲剏解于相交近二十年時有所問則盡言無隱然訥於口率不能了了也且寢於貌世鮮知之者卽交遊輩不過以長者目之然玉標爾不期人知也嗚呼此可以知玉標矣

右傳湯準撰

179-59898

仝軌翟安宅

仝軌字車同河南郟縣人康熙乙酉科鄉薦第一才敏學醇筆鋒高古尤邃於詩晚歲精心洛閩之學言行一軌於正遠近從學者日衆稱爲平山先生著有蘗園眞志堂等集又翟安宅字元居伊陽廩生康熙丁亥湯西崖學使集諸名士遊風穴與汝上翟節有二難之目講學汝洛間嘗言爲學本分內不得留一缺處本分外不容參一妄想時以爲名言

右傳趙林成撰

179-6009

李夢箕

李君夢箕字季豹閩之連城人年十五而孤方是時師役繁興箕斂無藝君煢煢於兵燹艱困之中獨精進學業雅知崇尚朱子一破明季彼猖誕怪之習故其爲文卓有繩準旣補弟子員食餼值耿逆叛卽脫儒冠著犢鼻自屏深處慨然曰長鯨激浪會當暴顯士君子豈宜使波瀾泥涴耶　太師定閩君乃出歲庚午省試同考得君文以爲寸珠片玉而竟不售乙酉始領歲薦性介潔不通干謁自號穩臥先生其敎人輒言爲善最樂人忽之曰素聞矣曰爲之難汝爲之否乎繼善成性善之原仁義忠信善之實利善之閒幾也善不擇則不明不固執則不能得而弗失問曰其樂何如

曰不愧不怍曰孰與孔顏之樂曰熟之而已矣家苦儉然至於施捨則稱力未嘗有所吝或事倡於人亦必竭力襄之曰苟利於物惠無小也能成其惠不必出於己也歲丁丑邑大饑民相聚劫掠有司不能禁過君門則相戒曰毋犯李先生家事兄如嚴父撫姪如子每語諸子以氣質之偏使知變化易質時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無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間過而終亦云幸已年八十一神魄清整端坐而逝所著有四書訓蒙穩臥軒詩文集若干卷

論曰余見君仲子孝廉圖南京師嘉其志尚與之語窮理修身之學圖南因備述君之學行而請爲之傳余嘉君以諸生獨能明大

義城景藏采於豨奔豕突之時惜乎其不究於用也

右傳蔡世遠撰

179-603

179-604

儒行十一

仝軌

仝軌字車同郟縣人康熙乙酉舉人性聰穎博聞覽尤邃於經年十七京江張學憲九徵試汝激賞其文自比楊文襄提學關中得李獻吉爲生平快事越十七年辛酉宣城施愚山典中州試場後搜其遺卷爲之流涕及赴禮部試方靈皋林吉人徐壇長劉大山諸公皆以車同少知名晚乃遇爭來識面各與訂交先是王漁洋在京師聞劉太乙稱車同詩文走札通殷問及得所寄詩因語巡撫少司馬徐公青來侍御張公蘧若聘主大梁書院講席乙酉車

同領解信至漁洋自壽老眼無花並錄其詩於香祖筆記中其見重於當世如此著有眞志堂詩文郛與襄密邇時劉太乙興詩社於山安草堂車同與劉李諸君子友善往來無虛日

右傳張邦伸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目錄

儒行十二

李中孚子愼言　惠思誠
王建常　關獨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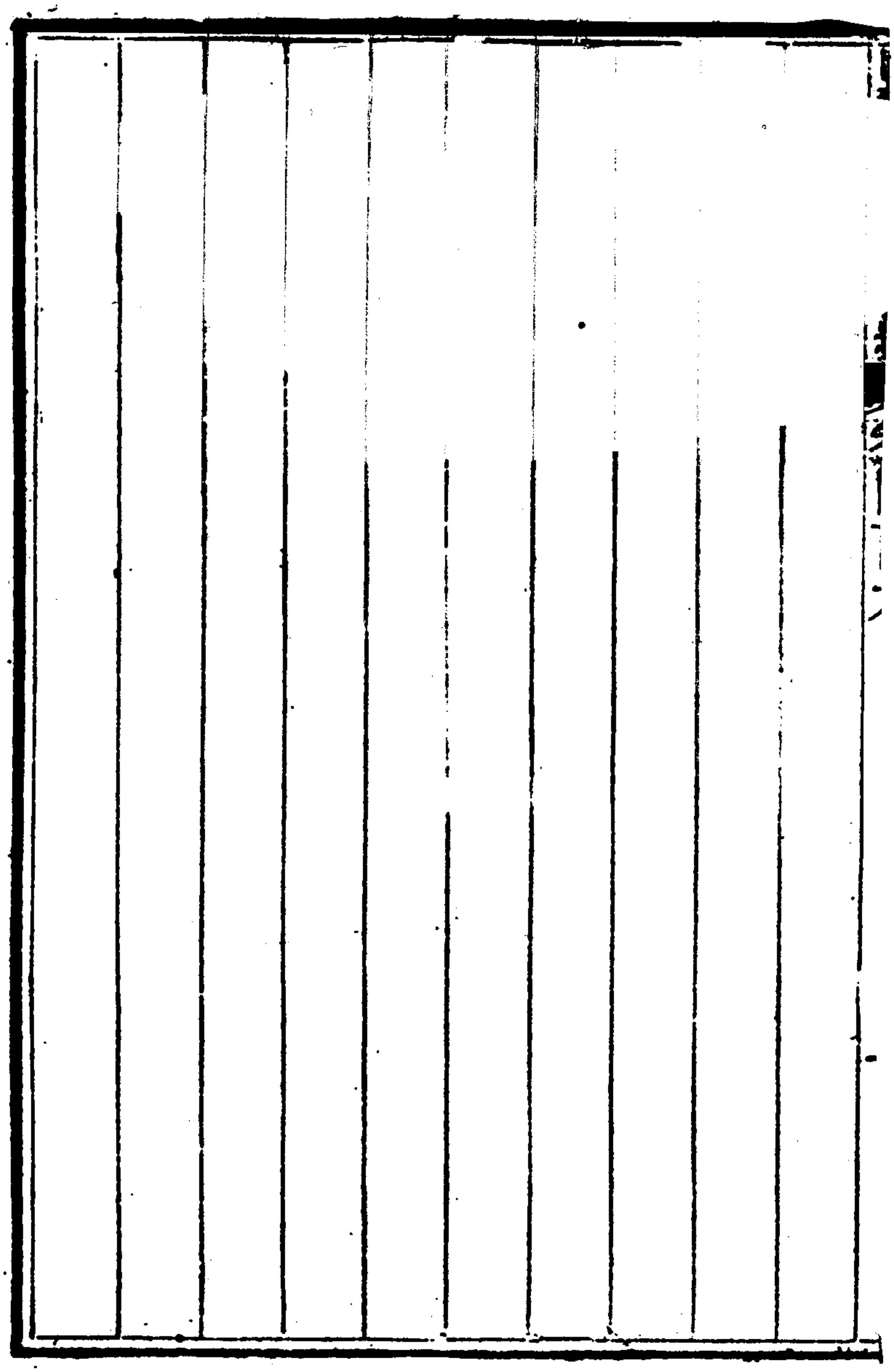
李士瑱　張珥
宋振麟　康呂賜

王心敬
强嶽立

錢仲選華學泉　李榮芳

倪會鼎

范鯤　吳晞淵　邵廷采



179 -60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二

李中孚 子愼言 惠思誠 李士瓆 張珥 王建常 關獨可 宋振麟 王心敬 康呂賜 强嶽立

李容陝西盩厔人布衣安貧以理學倡導關中關中士子多宗之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張獻忠寇鄖西巡撫汪喬年總督三邊軍務可從隨征討賊臨行抉一齒與容母曰如不捷吾當委骨子善教兒矣兵敗死之容母葬其齒曰齒冢時容年十六母彭氏言忠孝節義以督之容亦事母孝飢寒淸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倡明關學爲己任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

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先是容聞父喪欲之襄城求遺骸以母老不可一日離乃止既而丁母憂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覓遺骸不得服斬衰晝夜哭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其父立祠且造冢於戰場名之曰義林常州府知府駱鍾麟嘗師事容謂祠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且講學以慰學者之望容赴之凡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所至學者雲集既而幡然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爲建延陵書院肖像其中容既至襄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冢土西歸附諸墓持服如初喪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疾篤不出舁牀至省水漿不入口

乃得予假自是閉關宴息土室惟崑山顧炎武至則款之顧炎武曰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容見時容已衰老遣子愼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　上特賜御書志操高潔以奬之容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大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恆教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門人錄之爲七卷是時容城孫奇逢之學盛於北餘姚黃宗羲之學盛於南與容鼎足世稱三大儒平湖陸隴其皆不以爲然隴其篤信朱子於姚江一派如分黑白不肎假借一詞容則謂大

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其學亦出姚江故論程朱二家曰學者當先觀陸九淵楊簡王守仁陳獻章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吳與弼薛瑄呂柟羅欽順之書以盡踐履之功以悔過自新爲宗旨凡所論說具載二曲集中晚年寓富平與李因篤爲莫逆交反身錄則其門人王心敬所摭次

右　國史館本傳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有三年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　駕平陽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　旨即遣使造先生廬具道　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不可屈乃具以上　聞　上曰高年有疾

不必相强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愼言齋四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　行在　召入　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愼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五衰病益甚時臥牀褥不能動履久荷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咫尺　乘輿不能一覩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憾也　上曰爾父平日所讀何書愼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人子弟亦以此相勖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

操高潔扁額並手書詩幅以旌爾父之志爾宜歸去侍養及
上回鑾禮言送至臨潼　上尤諄諄以善事先生爲諭抵關復傳盤
屋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
制郭公以關中隱逸疏於　朝也　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病
後屢被　召先生終不就　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
廬一晤而不可得　温綸藹藹褒嘉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
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强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
雲富貴甘爲　盛世逸民不肎少易其操豈不　主臣交得也乎
猗歟休哉先生姓李氏諱顒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慷慨有
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

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抉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從俱從死姚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績縫紉易粟以食稍長使先生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恚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書以上遡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爲用功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

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在毫釐間非至明不能斷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功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即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間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神聖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爲人喫緊處又嘗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緊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

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嘗著帝學宏綱經筵儕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稾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其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游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

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葢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蒼閒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閒而後已以故游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稟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尤嚴當其被徵也催檄雨至嚴如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與當事書曰顒幼孤失學庸認罔似浮慕疑哲浪招迷與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荷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聰葢以顒或有微

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顒學不通古今識不趨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　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儻不審己量力冒膺　榮命不亦辱　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顒父喪時遺顒隻身再無次丁顒母彭氏守寡鞠顒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顒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顒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顒當如毛義捧檄顒母之苦豈遂如此其悽愴顒風木之感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親存顒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不孝之罪

終身莫贖　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棉衣遂終身不復衣棉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顒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顒母既不及見顒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顒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顒雖不

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顒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顒雖州廢
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恆居
深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
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顒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
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
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顒亦何由而藉以默贊　今上之化育
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儒濟濟盈廷亦何須顒一人而使
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
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
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林逋魏野元

之許謙劉因杜本蕭斡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夫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顒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闒幽之 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趨操守之大槩矣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跪接矢溺以辨重輕以父死王事於襄終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哀慕之私時時不能去於懷徒步走二千里至襄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曩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

人矣因自號曰慙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儀觀甚偉健飯可兼三人食飲酒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即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怠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六葬於先塋之次子二愼言拔貢生愼行嗚呼聖賢遠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己合內外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戶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陋而道學之旨愈晦善哉子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

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靜而不失之恍惚虛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人己之閒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穀然以聖人爲師疑謗文集而其志彌確迨其後大臣屢薦　徵召頻加而終堅臥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傳所謂中立不倚遯世無悶者殆庶幾焉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泗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泗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爨養母聞先生言亦感

激泣下因備述汪公及諸從軍死事顚末又出先君子所作汪公
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祿公可從
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
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
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疏往來無不以敦倫講學相期勉故聞
先生沒爲位而哭汍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歎典型之凋謝豈徒
游好之私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泗而誰況重以其子愼言
之請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爲之銘曰
聖遠言湮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闡微抉奧朱陸繼生各倡世教下
逍王辭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派別川導嗟我二曲崛起西方融會

貫通參考衡量苟裨人心何言不臧苟利世道何方不良一默不
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
尼父皇王江西新安關中姚江紛紛聚訟徒事猖狂操存益固涵
養益精積厚流光名徹　帝廷　聖眷有德　徵召頻仍堅不可
屈高不可凌清介絕俗　聖世逸氓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
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其期不朽緬懷泰岱益慙培塿山水之曲
巍巍斯碣知德君子羣仰前哲

台幕表劉宗泗撰

慈谿鄭義門西游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
顧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

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　國史將取徵焉于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衞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

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庭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毋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閒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肖繫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

今名儒倡道者或以生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剗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

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之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干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荅曰我輩

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去
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
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
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
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
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冢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
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
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徧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
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
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

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胷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尙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卽戒行毗陵學者罔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

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家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矣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皋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眞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入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

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强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强我不己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聖室平生心跡頗在聖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偪而死斂以粗衣白棺卽懷聖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葬毋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覿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

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强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旣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之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

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愼言愼行愼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啟人之大噱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右窆石文全祖望撰

先生姓李氏名容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盩厔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闖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抉一齒語其妻彭氏曰如不捷當委骨沙場子

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於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之信吾衞監紀不克並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冢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至襄城徧訪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里諸生劉宗洙知之卽舍之家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爲贊畫軍潰賊獲而劓之裹創收喬年屍又捐資收全軍覆沒之屍瘞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衆屍中況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卽捐城西地一

區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挹胷頓足自詈曰不孝容汝此行爲何事乃喋喋於此尚有人心者乎申旦不寐卽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亟還襄城祠事適將畢遂徜祠下祝於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皆歎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紀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士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振

於二三里外允中爲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阿之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先生既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試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嘗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爲要又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朱能有得於道也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應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卽去之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眞儒薦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　聖祖西巡總督傅公宣　旨召見先生稱廢疾　御

書志操高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廿一史糾繆既而以爲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愼言愼行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欲槩其平生而很無由後過襄城晤劉庶常芳草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者歟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右傳張庚撰

李中孚名容陝西盩厔人父信吾名可從義烈士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

與信吾等五千餘人並死之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書家貧常從人借書比長博涉經史考正譌謬著書數十卷已而盡棄之反身密踐期於自得其論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以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或問心曰無心曰心可無乎曰行其所無事也非無心而何問知曰無知未達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問如何保任曰終日乾乾口無它言目無它視耳無它聞心無它念則天命之性可復矣教學者首讀象山陽明慈湖龍谿書次及程朱書關中士子翕然尊師之已而母沒中孚往襄城求父遺尸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義爲信吾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

嘗師事中孚聞其在襄城迎致之館之道南書院發高顧遺書以續東林之緒繼講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興起者甚衆乃還襄城以竣祠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有　詔起之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親至其家促之起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　予假治病遂居聖室反扃其門謝學者弗與通會　聖祖西巡欲見之不可乃　賜以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令表謝中孚草表詞甚拙大吏笑而置之晚遷富平以卒門人王心敬傳其學

右述彭紹升撰

李徵君容以苦志篤行倡絕學於盩厔關中人士尊之擬於橫渠

二子亥應毗陵駱太守鍾麟聘將講學於龜山書院迂道襄城招父
魂而葬於西郭之義林先是徵君父可從以材勇從軍總制汪喬
年奇之攜與征剿流寇崇禎壬午二月十七日以前部總兵賀人
龍望風北遁師覆於襄其授命之地徵君詢於退校老卒知在北
城元帝廟中抱柱長號慘若新喪一時聞者莫不人人爲之流涕
也至葬西郭衆爭負土不數時已巍然成矣邑令太原張允中憐
其意又爲建可從公神龕祀於忠烈祠廡下將祭之前一夕工吏
張文升以督役圮壁因寢祠側夜將半聞哭聲自外來淒淒然作
斷作續入於廡中已復旋轉不止工吏懼甚遽遁謂之曰今邑侯
俾公與汪軍門同祠自此血食千秋且公已有子爲大賢雖沒可

無憾何必哭耶言已哭聲遂寂邑先輩何慊之述於余者如此或疑而問曰是不近於誕乎予曰人生死生亦旦暮耳而究有不與形骸同泯滅者則惟盡性者爲能一之今以可從公之忠勇浩然正氣應長留於宇宙間而徵君又以中負隱痛形爲哀慕至性相孚斷未有感之而不立動者奚其疑或又曰然則可從公果何爲而哭耶予曰當公之浴血苦戰視死如歸疆場固其樂土亦復何計於名但以四十年後賴徵君之賢始得發其幽光則顯晦升沈其數雖遲之又久而猶有不能自主者回憶當日荷戈什伍中知之不盡用之不專空拌頭顱無裨國事是誠可痛而哭也雖然有徵君之賢且孝而可從公之大忠益顯則可從公足以慰九原之

魂而徵君於是乎不可及矣

右招魂紀事李來章撰按崑山顧先生炎武有襄城紀異詩

盩厔李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與五千餘人同死襄城先生動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游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允中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其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强出數語妥其靈乃正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沒終身堊室作堊室錄感

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只緣身本
窮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
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緇戈屢及儻見偪不已惟有一死死
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
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挂紙開弔輕受親友
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埽勿斷香火稍有資
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
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
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覺各人受病之
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

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詩多聞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才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才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眞修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語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

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註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右學案唐鑑輯

惠思誠

邑有粹德高士惠君諱思誠字含眞者余平生心交也爲人外木訥而內文明孝友手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蚤歲游庠同庠之人欽其行誼斂衽推先余弱冠識荆見其沈潛簡重不覺爽然自失興懷嚮往君亦不以余爲不肖誤謂可與共學自是心手意契懽然忘形余多言而躁一生多口過君靜默寡言居恆匙尤悔余性

卞急君性舒徐自初交以至垂白未嘗見君有疾言遽色時相聚首藉以自律迨余杜門謝客與世睽絕惟君之臨啟鑰時言無閒晨昏方期時相過從慰余岑寂忽脾弱食減思還造化敕斷家事勿復相關卻食飲屏家人敘坐弗語凝神待盡余聞之遣醫診視卻藥弗進曰區區行年七十有三矣雖無甚疾苦而不良於食蓋數止於此也當安數聽命何用求生乃操筆柬余曰屢蒙遣人遠視繼以醫藥雅誼肫摯感切於心奈賤軀大數已盡勢已難挽諸事皆已了脫所難夷然者弟去後吾兄再無一人談心爲可傷耳生死交情言盡於斯余得之驚惋憂虞亟命余兒愼言趨候至則見其神閒氣定無異平時次晨衣冠危坐戒家人弗哭從容告別

怡然而逝噫四十年心交一旦訣別誼猶骨肉生死竟不相接地下人間從此永隔自今以往余有面安嚮有舌安施悵悵前途何以終老殆無與樂餘生矣余即鐵石作肝亦安能免鍾期之痛也敬次其相與始末爲傳以誌余思

右傳李中孚撰

李士瓆

李逸史名士瓆字文伯同州人幼嗜學善屬文弱冠入庠即知名於時試輒居首以積廩貢婆娑邱園不求仕進博綜典籍殫心著述號玉山逸史天性孝友父疽發於背不能臥起逸史晝夜掖侍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吮疽毒而愈母疾亦然迨父母以天年終喪

葬一遵文公家禮教育二弟士琦士球咸列籍膠庠爲人與物無競橫逆之來遜避不校庚辰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戚眷數家前後州守聞名優禮乘間默施陰隲雪冤救患推賢揚善初未嘗令其人知一宦家友因兵馬紛擾遺銀五十兩遜史拾而訪還見知於張太僕忠烈公暨司寇李公張獎勵甚至李造廬躬訪居恆力行善事檢身綦密朔望焚香矢神自記功過舉凡不敢記者卽不敢爲嘗題廳聯云戴履七旬寒影總由天地照省修三紀樸心常告鬼神知以爲道在是矣及晤余談學不覺爽然自失深悟從前逐日筆記爲義襲退而肅贄執弟子禮問道於余睹余所著學髓直指本體喜躍如狂自謂曠若發覆自是凝神內照敦

本澄源杜門簡出日閱先儒語錄年垂七旬手不釋卷鐙下楷書
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籍以自警神旺氣充無異少壯州守朱公
表其閭曰關中文獻蘭公四舉鄉飲大賓所著有文學正譜二卷
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
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
後集十卷
士室病夫曰余宴息一室未嘗他往康熙戊申蒲城王省庵同州
白泊如王思若党兩一馬立若張敦庵馬仲足諸翁偕逸史迎余
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亦躋古希首先忘年折節北面於余長
跽請教事余甚謹即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逸史實余心師而

余豈足以師逸史乎旣而諸翁相繼凋謝余拊時懷舊每竊悼歎幸逸史以名德享上壽巋然如魯靈光訂道印心郵筒往還弗絕顧天各一方晤言無從故爲傳以寄余思云

右傳李中孚撰

李士瓚字文伯同州人以諸生貢太學篤好正學康熙七年李容至同州與同邑張珥同詣容請執弟子禮二人齒皆倍於容也士瓚所著有大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年九十乃卒珥字敦庵順治四年進士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王建常

王建常字仲復邠州朝邑人早棄帖括居河渭之間著述自娛嘗作律呂圖說二卷原本朱蔡參之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崑山顧甯人一見折服曰吳中未有也

右傳劉紹攽撰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爲諸生家貧好學著述甚多又專精於孝經許孫荃聞其名以金幣往見之久之不敢出乃攻餽葛棉數種其抗節如此同里關獨可者佚其名李容過朝邑嘗一見之稱其篤實樸茂與建常在伯仲間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王建常字仲復處士朝邑人明侍郎之寀從子隱居專心程朱之學著復齋錄

右闕中人物考略王克允撰

仲復先生氣節足維世風理學足翼聖道以予論之純正在李二曲之上入祀學宮允堪不愧後有能爲君子當念予言

右筆記李元春撰

宋振麟

宋振麟字子禎陝西渭化人恩貢生母病目盲振麟曲意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爲學博雅旣而與同邑姚開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部檄授教職辭康熙十七年舉

博學鴻儒亦不起所至人事之爲經師有大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文若干篇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宋振麟字子禎號中巖淳化人恩貢一時名輩如先河濱以爲畏友李天生至欲師之著有中巖集

右筆記李元春撰

康呂賜

康呂賜字復齋陝之武功人爲諸生絕意仕進思欲倡明先儒絕學刻苦數十年自謂有得以致良知爲宗主愼獨爲工夫以體用一原內外兩忘爲究竟名其齋曰愼獨所著有愼獨齋日錄雖居

闕中而嚮往於姚江說者謂與二曲先生旨趣不相歧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武功康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愼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右學案唐鑑輯

王心敬

王心敬鄠縣人乾隆元年舉賢良方正老病不赴京所著有豐川

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心敬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謹嚴不逮其師注經好爲異論而易說爲篤實其言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論易切於人身卽可知四聖之本旨

右　國史館本傳

王心敬字灃川鄠縣人幼學於李容爲邑弟子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發憤曰昔陶令不愛五斗米我豈戀一青衿乎遂脫巾幘出除其籍心敬與康呂賜爲理學俗未之識也獨涇陽王承烈首禮之康熙間承烈憂居會朱公軾爲督學訪士於承烈乃知有康王數造廬問業人始稱之然呂賜居遠謝交游故聲華黯淡心敬居近而鄠令金某罷職嘗依心敬後復官時稱道是以呂賜老死而

心敬爲當事所知總制額公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
嘗羹堯爲大將軍聲勢炬赫士多想望爭欲出其門羹堯招心敬
心敬不往羹堯敗士詿誤或禁錮終身心敬不與也雍正八年心
敬子某爲令　陛見例陳摺　上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
奏摺者以爲式乾隆元年蒲城進士　廷試大學士鄂公爾泰問
澧川安否進士素昧澧川不能應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何
太俗耶秦中新除大吏來與夫皇華經過鄂公必寄聲候澧川動
定其見重當世如此著有江漢書院講義語錄諸書

右傳　劉紹攽撰

王心敬字爾緝鄠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

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　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　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　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王心敬字爾緝鄠縣人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善治周易著豐川易說又關學編五卷有豐川集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尋病卒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鄠縣王先生諱心敬字爾緝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卽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眞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

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蓍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易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右學案唐鑑輯

强嶽立

人有邀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踽踽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恆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於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予與予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卽有志聖賢之學以爲諸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衆廉隅弗立卽不能自固其籓籬於是規行矩步固肌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爲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爲師親爲友其所耳擩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予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顧意度委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於是友朋不

知者皆以子之苟同爲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於鄉黨且至於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卽入小學教之以灑埽之節進退應對揖讓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爲宜而其目而視之者亦無不以爲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旣廢相尚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於今日此予於健齋墓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爲之三歎也健齋强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游一時聞風興起者頗衆健

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君月三王君亘庵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爲友郃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志健齋延其家卽拜爲師後又從二曲高弟豐川王先生游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庵皆力劄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爲友或延爲子師卽以子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卽待以成人之禮非眞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亹亹如是不厭哉健齋旣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嚬笑自不敢苟隨於俗又得豐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於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於魏晉遺習視禮法

之士既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於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僞學目之夫世號爲學士大夫言非而辯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擯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自宋雒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中之學有明最盛　本朝朝邑復齋王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爲多其徒散見於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者爲豐川徵君豐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爲弟子且後卒自君卒後後

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於世蓋自是而關學之傳遂絕矣學者日讀聖賢之書咿唔占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爲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覩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尫羸恐亦不能久於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沒予衰不能弔奠故不俟其子之求爲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爲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忮
嗟吾健齋何慕於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躓道喪千載賴有一
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
秉直爲文庶慰幽殯

右墓誌銘張秉直撰

倪會鼎

孝靖倪先生會鼎者字子新晚而自號無功明忠臣文貞公元璐子也年十六補諸生其時於書已無所不讀會漳浦黃先生道周方謫官江西以病稽於越文貞舍之衣雲閣命先生稟學焉既而黃先生復被逮廷杖下詔獄先生從之京師經營稟饘受學於獄中黃先生戍辰州阻於賊未赴先生從之大滌又從之武夷會文貞以兵部侍郎召先生始歸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莊烈帝崩文貞死之四月越中變聞左都御史劉先生宗周蘇松巡撫祁公彪佳吏科都給事中章公正宸等皆衰絰荷戈慟哭於軍門請討賊而巡撫黃鳴俊不時出師先生以文貞柩在賊中將微服北行乃

募壯勇數十人與俱布討賊之檄於天下南都既立福王福王亦無意出師而我　大清兵入關討賊賊竄走遂葬莊烈帝於思陵先生亦得扶文貞柩以歸先是文貞在兵部以禽劉超故蔭一子錦衣僉事至是以殉難故又蔭一子錦衣僉事先生當得兩僉事明世武臣無丁憂例累檄促之赴官而是時皖人阮大鋮翻逆案驟起掌兵部事先生遂以喪服辭不赴也南都再亡唐王聿鍵僭號於福州漳浦以大學士督師承制授先生職方郎中監其軍事先生復以喪服辭漳浦遺之書曰屬以時事之艱思借箸於君非敢以一官相溷也正使縞冠素韠出入戟門於君何譏於僕何損先生雅不欲與唐王事以漳浦故不可以不赴迤邐趨廣信臥邸

舍待之漳浦至議兵事多不合漳浦憤然曰君昔者在吾前智略輻輳今喋喋如此老生耳先生曰先生正欲爲火迫文天祥然於事無濟若何婺源敗漳浦見法於江甯先生請其元葬之事畢遂歸杜門不復出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褒恤明代忠良贈謚葬祭咸備先生北向稽首慟哭曰　新朝之於先臣至矣而遺孤墮艸莽將何以報哉念生平經世之學所受於漳浦者尚歷然胷臆間乃倣四通二衍之例臚爲一書以告六官長屬冀以裨補萬一書凡二百七十餘卷名之曰治格會通其自序略曰予少聞禮於趨庭長執經於漳海妄以習聞臺閣自許無何銅馬蔓滋潢池羹沸攀髯灑碧岵裂山頹恭際　聖皇整旅入關受天成命奄有九

夏揆文奮武以開萬世無疆之休於是仰山川之再秀覩日月之重光攀龍附鳳之彥罔不出其經綸以黼黻明盛小人有母奉菽水詠太平已耳會老友蔣子杜陵來自雲間以網羅散失相屬予心趨之特念四通二衍互進迭興而世鮮湛深之士者以有二畏也編簡浩繁望洋無際則畏之端倪雜見作止屢遷則畏之我思古人厥有二道溫公作通鑑時流猥以引睡機仲患之離爲二百餘事事爲本末俾若散錢之歸緡貫而後天下知讀書之樂東萊作大事記又復爲之解題考亭著之稱其一句便括一段使如尺衡之占象緯而後天下無泛讀之憂今法機仲則多其綱目綱有分總以統其全目有巨細以析其杪層積眉列而本末自出則錢

無不連於貫者矣法東萊則歸重細目連篇累牘之文括諸數字轉喉凝睇之始洞其指歸則緯無不周於衡者矣其次則言刪通衍相積其勢不得不刪然刪恆不刪特刪同不刪異刪遠不刪近刪瑣不刪大刪文不刪義其大指也亦有事本恆瑣而不刪者如屯田牧地則存其境阯賦稅課程則存其規額下至桑農畜牧器用百工既關治道則不得而去亦有事屬殊特而刪之者如氏族六書七音以至金石草木之類博雅所資而無關政要則亦不得而存又其次則言述四通遞嬗續考最後畫於神宗之中祀今以崇禎爲屆四朝典故雜而難稽史志未成稗官叢謬雖就所聞見紀之心焉惴惴不容不跂足於後來之彥也若夫燭燿微明夸稱

尚友窮窺往世所操不同杜王矜愼評隲眞贋纖鉅畢宣漁仲天
資敏妙瞻矚高遐雄辯所歸不無武斷求其渾脫經史鎔鑄古今
屑折入微動中窾綮厥惟馬氏所願學也若才之不逮蚓唱蛙鳴
自適己事已爾六十而濡毫八十而輟筆擯鑪卻扇心摹手追生
平精力盡於此書冀或免於蹶車覆瓿其曰治格者本諸西山大
學衍義所云治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會通有三義言學者以研辨
通之言治者以因革通之而言六經言三代者又必會兩漢唐宋
元明以通之也先生旣孜孜撰述一切外事皆不問康熙二十年
越大水西江塘圮自臨浦至諸家墳決口凡十三處當事者務苟
且欲小小補苴先生慨然而起謂宜合山陰會稽之力以助蕭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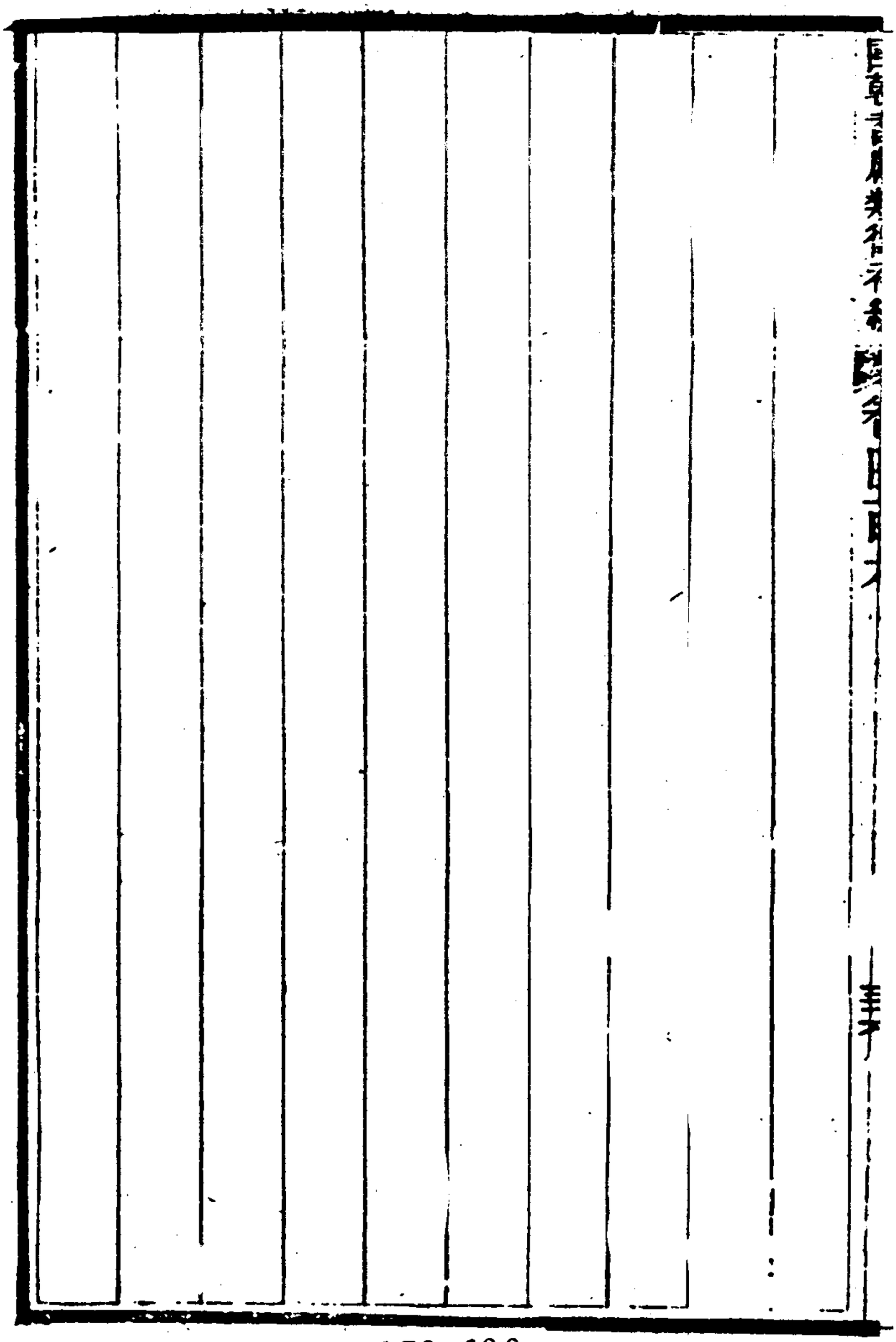
按畝而輸分段而築務爲百年之利而是時鄉人姚宮保啟聖方總師閩中議並修三江閘馳書請先生主其畫先生乃剡其石以禦湍流其餘烹秫灌鐵一如舊法又修磧堰麻溪壩治其貪洞之淤塞文移書牘商推詰難相往復者蓋數百萬言皆先生手書自辛迄壬廢寢食者一載有餘而後訖工工既訖復孜孜撰述如故

漳浦藪山皆文貞執友而先生之學主漳浦不主藪山其所與游如黃處士宗羲姜京兆希轍董山人瑒以至孟學思祝守墀等皆藪山弟子宗羲著明儒學案七十卷先生亦著明儒源流錄二十卷以明示異同其他自詩文集外又有古今疆域合志越水詹言等書皆與會通相表裏膠州高相國宏圖遯荒居東城禹跡寺先

生繼粟肉終其身雲間蔣大鴻平階郎所謂孝友杜陵生者也寓越主姜公子垚先生亦時賙其困乏其後遺民逸老漸次凋謝而先生享大年巍然獨存或以爲得金丹之術先生笑曰非也康熙四十五年終於家時蓋八十有七議謚者宜與陳維崧三樵氏曰文貞居戶部以三做名其堂三做者正做大做實做也先生進退取予嚴於絲髮可謂正做矣著述務極於宏博可謂大做矣至於水利所關精思曲算勞精憊神毅然以魏尚書戴湯兩太守自任則所謂實做非乎嗚呼先生身逢革代自以兩膺世賞職在周廬故山薇蕨苟無飢餒而抱器之奔亦久矣雖然藏舟在壑有川不濟其自號無功也亦傷

之爾而三做家法卓然如此則先生非無功者也

右傳茹敦和撰



179-680

錢仲選 華學泉

錢仲選字禹田江蘇無錫人性高潔非其義一介不取窮研經義尤多讀儒先書少以孝行聞儀封張伯行撫吳檄縣令延主東林講會仲選講有子孝弟章一座傾聽平居不食肉惟食蔬菜閒佐以魚腥而貌益豐腴年九十卒又華學泉字天沐世居邑之鵝湖與兄瀚弟潛並敦孝友年四十餘鍵戶一室讀書窮日夜不倦足未嘗躡聽事與黃瑚陸楷共爲古文而學泉尤以經學著所著儀禮喪服或問高愈極稱之儀封張伯行撫吳屬教官某延主東林講會謝不赴後數年卒年七十六平生尤邃於易顏其室曰讀易廬

右傅秦瀛撰

179-682

李榮芳

君諱榮芳字某父世昇當耿精忠反時以團練兵破盜事甚偉語具余所著傳中君與弟榮英以文學下一邑邑人命曰二李而榮英少籍武自臺灣入中國　天子厭兵武士絀榮英謁所著書京師士大夫間士大夫以武士故絀其書不省也榮英大怒歸閉門臥出遇文籍生必氣折之或刺其文中紕語戟手訶笑而君遇人謹愼無長幼貴賤皆與爲禮推轂後進詩文一言句之佳口之終日若不能稱意故邑士皆畏榮英之氣而樂親君君於學喜有宋諸儒之說所謂濂洛關閩者以身驗之非禮不動巡撫張公伯行徵修理學書既成同事者服其識辛卯舉於鄉入上公車不第榮

英既侘傑死無後而君有賢子曰俊君沒以古歌詩知名教授弟子甚盛居大櫪下學者稱爲櫪園先生後十七年將以夫人祔葬君墓先期來請銘余謂李氏自團練公至君兄弟咸偉於世而卒不大遇蓋李翺曰位不稱德者有後而周史筮敬仲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今李氏三抑而櫪園以賢嗣於二古人言者其將有以驗也已夫人姜氏溫而恭淑惠能宜於君以善其子後君十六年卒生子二人長曰某次卽俊也孫二逢年逢春墓在里北三里曰墓巢銘曰

周柱史裔家於儒逃言五千立詩書義仁戴首觝元虛諍從以道一則愚於焉谿谷爲禮樞終咽不聲世乃瘖土瘞明德悅天誣九

原未瞑目後圖遺經傳子子又儒拓張皇極穴聖腴維明繹繹收

東隅

右墓誌銘朱仕琇撰

179-685

179-686

范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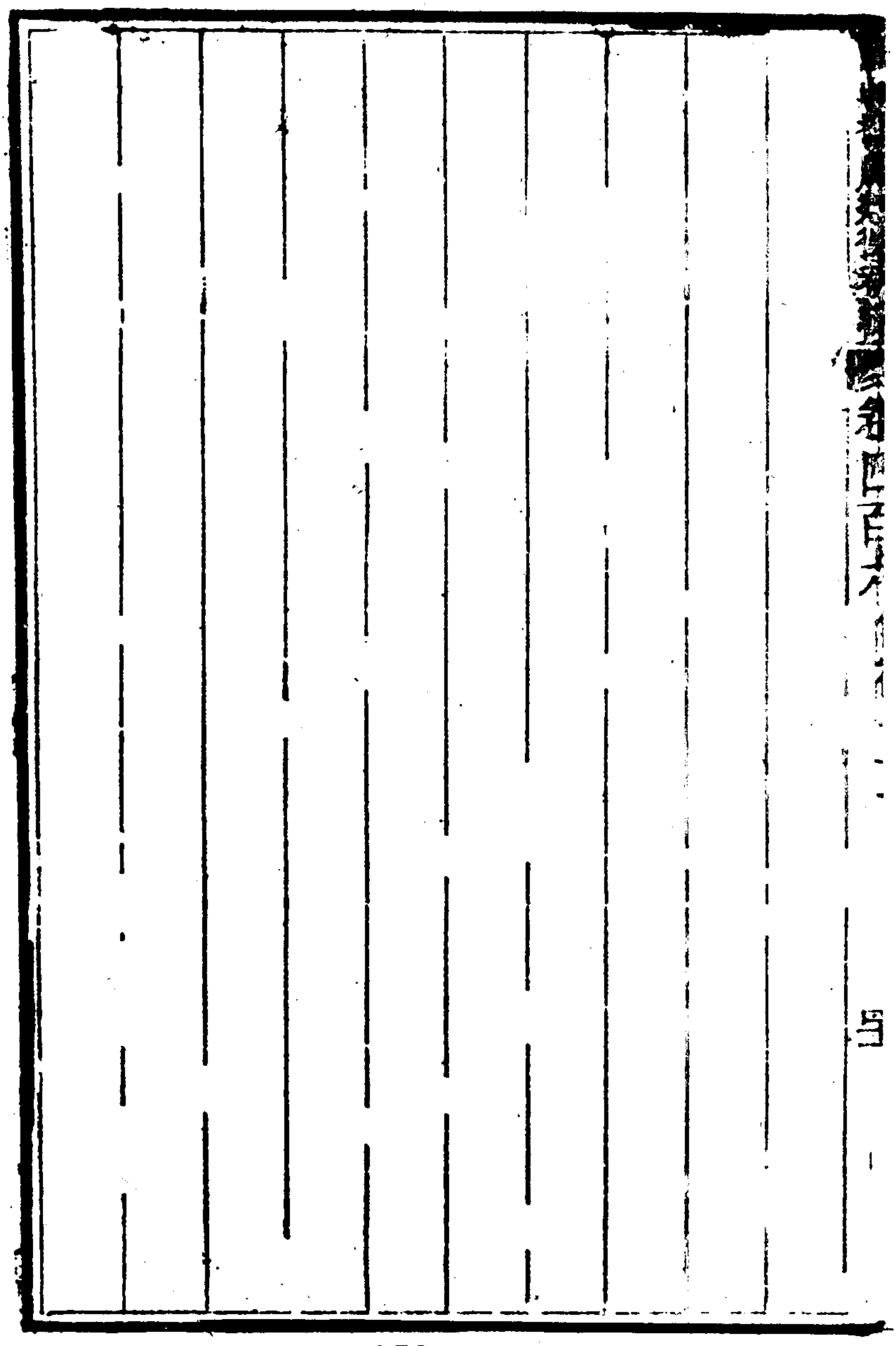
先生諱鯤字北溟姓范氏早爲諸生名譟庠序性剛正尙氣誼士黨倚爲重後忽玩易有得遂潛究洛閩諸書所造彌粹交吳江姚子蟄庵昆季得楊園遺稾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慫恿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亂世闇修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始知姚江語水之間固有洛閩正途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澉水吳子元復往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峯山水勝西泠先生挾琴書與朋好日游其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蠶時採桑籬下諷詠所題覺湖煙海月日盪吾胷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憂一遵

古禮長子沒爲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貴游子弟靡不慴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陽灰隔之法精密無遺憾硤川張子莘皋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爲親營葬泣血數升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爲擇地於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沒莘皋爲營窀穸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卒於辛卯八月年五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早殤

贊曰自紫陽以來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唯楊園然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嗚呼偉哉少汨舉業獨能飜然振起實學躬體力踐不爲空言非豪傑之士其能然乎

右小傳陳梓撰

179-689



179-690

吳晞淵

先生諱晞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袁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晏養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少回互則作色侃侃正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尫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續類案稅黨閒遂强之處方活者日衆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嬾酬應貧窶特甚弗惜也與鍾庵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爲忘年交兩湖煙巒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游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高賢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從弟之子重爲後

論曰澉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於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爲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於剝復之交潛思篤行以無忝厥祖考卽紫雲萬蒼與有光焉嗚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黯然矣悲哉

右小傳陳梓撰

邵廷采

邵廷采浙江餘姚人餘姚自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甚衆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頗異師說而餘姚傳其學者有徐愛聞人詮胡瀚錢德洪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傳其子貞顯貞顯生廷采廷采爲諸生與徐景範皆從孔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蠡縣李塨貽廷采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荅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顧學蕺山孝慈能賜履以闢王學爲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又私念師友淵源及身而絕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蕺山功主

愼獨忠淸節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張兆鼇黃宗羲等能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篇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

字鶴閒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
鼎建之初諸老殂喪先生羈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
游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
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鈞及門會稽章
學誠篤好其文數爲鈞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
孫晉涵來謁鈞於太平使院爲鈞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
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
改葬先生於縣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鈞故無所
見聞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
少長察察用父訶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

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耶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堦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昺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

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日陳梵誦經營
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
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沒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
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
依故人認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
負重名其徒陳鏦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歎曰吾哀若
所學誠學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尚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
自哀不暇而暇吾哀耶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
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
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李塔

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荅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顧學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

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厤將軍施琅征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間游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漳閩哨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

已知黃岡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眾厥明諸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莅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侍於階童子歌詩關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

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喜言硯蠡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鄰婦訕聲數出於梱閫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貌敬之而迂先生意莫冐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不敏先生既游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鐫文成立德以揭大任亘知曰伊孟出蠭午焦爛執心

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彼猖意心之主惟蕺山懋功
祇悔而復蘇髮狂謚甯志厥存沒揆首陽作蕺山劉子傳縣縣
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艮畿蹈雜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
定圓梁折槩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以身鉉暨
彪佳自首歸以全應蘧隱跡宗羲纂言死復生不報何千萬年作
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蕺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
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於斯作宋遺民所知傳
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前
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霖有甓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
爾後生無忘前則尚是游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

異同厥君有錄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

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閒從宗羲問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臯從海外芟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又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

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沒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筠謹案表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羲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曜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既表先生兼取義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匄者而重爲之系曰

君奭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覼斯郡士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耶

右墓表朱筠撰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爲傳後

或言不當爲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嘗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寓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爲戲梓人圬者郭橐駝爲諷非眞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獨不聞鄧字之傳范蔚宗固有本乎古者太史輶軒每采家乘稗官紀載實稗史宬龐娥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爲傳傳可也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蹟夫劉蕡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槩居隱逸思邈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奸邪同登無忌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

而先生曰甯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嘗欲併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綱羅舊聞獲緬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眾困於平城者乎有匈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

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壅則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倣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頌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蓬茂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事也先生嘗得閩人趙本學陣圖月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止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交重地掠圍地謀圮地行死地戰此皆孫子語至老猶言之娓娓教來

占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爲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狠牙棍自衛門人陶金鐸覘之以問先生曰往在吳淞與梁化鳳部將肯某游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棱弓刀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髯蒼筤目光睒睒如箕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王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脣而不酹曰吾苦咽數杯輒頹然假寐鼾齁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卽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厭與妻孥對常寄居蕭寺中草刱傳記及忠魂貞魄幽藏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爲中夜悲哀涕淚

隨筆下寺僧驚起予友人坐慘法死書再至趣予爲傳曰何賣文以求苟活而知己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疏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爲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趨知爲有道人也一冠如翦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鬚皓然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畏謝剡剡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先生沒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於右

右書傳後章大來撰

餘姚邵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晟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僞

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毒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哉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曾宗聖史孝咸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右學案唐鑑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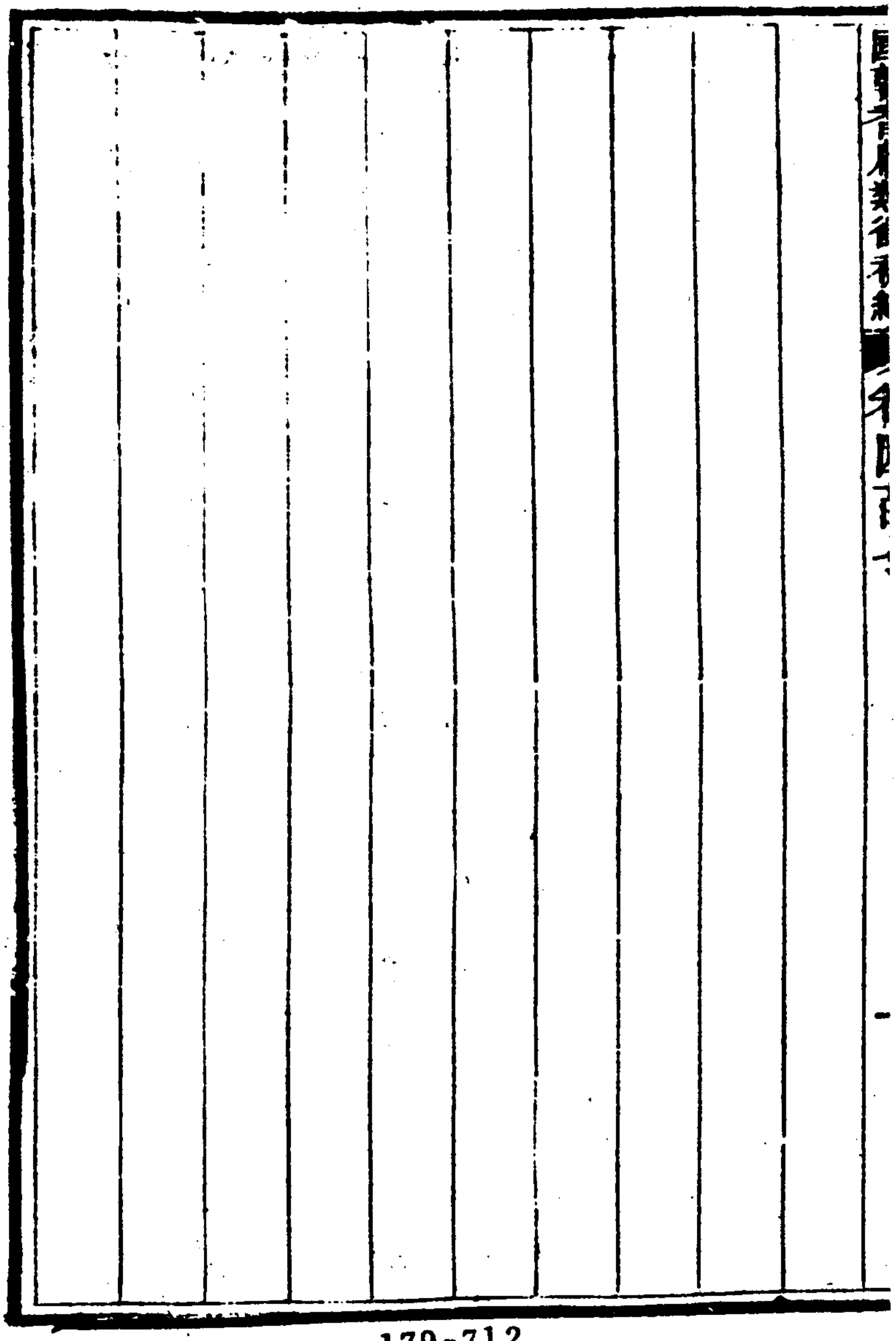
179-71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目錄

儒行十三

姚瑚　李棟　吳瑗
勞史汪鑒　張鵬翼　干特
徐世沐　謝廷賓　詹明章
王之鉄　秦松岱　鄧裴
彭友鳳　孫偉男　李光坡從子鍾倫

179-711



179-712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三

姚瑚

先生諱瑚姓姚氏自號蠶庵世爲吳江人曾祖文學景峰公諱以正厚德乎鄉里遠近推服比之王彥方配錢孺人祖文學翼峰公諱國棟博學善屬文有聲社會閒配盛孺人繼張孺人父處士允尊公諱昌榮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配沈孺人前戊午孝廉元英公女生一子即先生也側室某氏生一子諱璉先生早喪母五歲

繼尤尊公出就館舍自幼莊重有成人之度長而好學不事科舉

性耿介不苟取與表伯某爵水先生敎之甦某德之酬以金先生家故貧辭不受復欲佐先生聘幣辭曰婚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楊園先生極稱之述其事以風世先生初爲姚江之學默坐沈心自謂有得一日遯逅王曉庵先生極論儒釋之辨授以近思錄且曰張楊園先生當世眞儒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四方學者宗之如泰山北斗盍往見焉先生聞之喜卽因曉庵謁張先生於楊園正師弟子之禮先生自是遂翻然盡棄異學以爲今得所依歸矣是時楊園倡道東南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一時同志往求年高德劭如烏程淩渝安海鹽何商隱歸安沈石長以及王曉庵嚴穎生諸先生皆多聞博洽氣節偉然先生周旋其閒

從容陶淑識益廣學益進氣質渾厚眞摯坦白洞澈中外諸先生雅愛重之而嚴溪張佩蔥爲楊園高弟與先生契最厚庚戌辛亥館佩蔥家辛亥之秋上書楊園問爲學之方累千餘言懇惻動人楊園感其誠復書慰諭先生守之不敢忘壬子楊園延先生課其子移家寓焉夫人潘氏德性溫恭舉止端重館舍湫隘爨室隔簾箔終歲肅然不聞人聲楊園嘗稱夫人之賢而歎先生之德化爲不可及已而楊園卒於甲寅之春佩蔥相繼淪喪先生懼師傳之失墜與弟肆夏搜訪遺墨彙輯成編嘉惠後學先生性樸茂不喜爲文詞教授五十餘年未嘗課舉業一人遊先生之門者雖鄉人皆循循雅飭以故所至人爭虛席延之然恬淡寡營臨財廉與人

厚所得館穀分贍親戚晚益困環堵蕭然或饘粥不給晏如也人有寸長即稱道不置有過則陰爲掩覆接人温然無智愚一待以至誠對之如坐春風遇有志之士則懇懇以身心性命爲勖諄切訓戒至涕淚交下聞者莫不興起菱溪邢復九先生始攻舉子業爲功過格就先生求人譜先生一言悟之即棄諸生從事正學其曲成後進類如此先生病世之學者徒事空言而不本諸躬行以爲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獨於義理之本源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因有會於邵子元會運世之論借以闡明太極圖說極爲詳悉號曰困學編嘗語學者曰余生平有好高欲速之病但於源頭上卻見得徹然先生虛懷下人或與後輩意見不合則遜言謝之日且更

商量不敢自以爲是也甲寅以後諸老凋喪殆盡先生落落寡交
惟與澉湖吳克軒海昌范愚村及邢復九三先生友善先生故多
病垂暮益憊不能出門庭三先生時刺艇訪焉論心講學則欣然
終日先生無他嗜好惟喜佳山水何先生未沒時嘗從遊兩湖間
徜徉不能去晚居鴛湖之塘北以古梅修竹自娛尤喜陶公詩與
至輒歌詠不置論者以爲有濂溪康節之風嗚呼先生之學就所
得而論之可謂遠且大矣先生生於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辛
卯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潘孺人生丙戌九月十一日
卒丙辰九月二十九日榆林處士筠亭公女年三十有一生子一
志仁女一　孫男二士毅士爲孫女四先是辛酉三月祔葬潘孺人

於八都研字圩始祖墓之西偏茲以王辰三月奉先生櫬合焉以梓侍先生久知先生事頗悉屬誌其墓辭不克僭敘其略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河嶽精英師門碩果吾道干城誠貫金石行合神明窮高極深一元渾淪遺編彪炳日月爭新胡天不弔喪茲哲人有甯一宮太湖之濱湖山峩峩湖水潾潾厚德無疆寒松翠筠

右墓誌銘陳梓撰 按姚先生字攻玉

李棟

嗚呼人生而不獲師友之益欲望其學之有成豈不難哉昔程子之賢也師濂溪朱子之賢也師延平程朱之門若游楊謝尹諸君子直卿九峯諸先生使不得程朱爲依歸其造道之深未必至於如是是諸賢何幸而得程朱以爲師也余生也晚不及游於古先大儒之門自少時初就外傅家大人延商州李東木先生爲之師是時余六歲先生年七十五余未有知先生亦唯授以四書句讀而已越五年大人升睢州知州余隨之任所而先生留商州大人別延蘇州計菜郵先生爲余師次年先生以歲貢需次除麟遊縣訓導將之任途中墜馬棄官歸訪大人於睢州官舍大人留之數

月余見計師好讀世說新語因購得一部乞先生爲加丹黃以便觀覽是時余仍未有知先生亦未有以詔之也至庚辰余年十六頗厭科舉之文有志聖賢正學而不得所從入求之書肆中得近思錄一部日夜披玩不置猶恨無爲之指南者偃蹇如瞽之行於途而莫之相也會余姊夫齊槐堂自商州來先生寓書於余曰吾子讀書當以六經四子及程朱諸大儒之書爲宗鄉時所購世說新語一書且不必讀讀之恐流入魏晉人簡傲一路不可不愼也余捧書而喜復憶先生在睢署時每觀書之暇輒瞑目靜坐如泥塑人意先生必深有得於道者因槐堂歸商州遂上書先生求示入道之方而先生以書荅余曰吾子札求入道之方余瞀儒何

足語此然猶有聞也人之一生心爲主故曰天君周程張朱只是敬守此心不令放失吾子但時時提醒此心聲色貨利毫不攖我方寸萬事當前天理澄湛卽此是道卽此是入道之方辭文清做秀才時刻意詩賦後讀通書易解東西銘歎曰此爲入道正路詩賦何爲哉遂焚所作詩賦潛心斯道卒成大儒値權閹橫譖死生不以動心學問勳名一代所推配享孔廟此學者所宜法也嗚呼先生之所以教余者至矣先生之所望於余者深矣自是以來余服膺師訓罔敢失墜乃至今三十七年余之學猶有未成所云敬守此心勿令放失萬事當前天理澄湛者時誦先生之語而滋愧焉茲檢閱舊籠復睹先生遺札不禁捧讀而泣因作述訓一首以

誌不忘繼自今雖以遲暮之年尚當勉之又勉則三十七年以前有愧於先生之言者庶幾自今以往猶可無負於先生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望余者也先生名曰棟東木字也本河南魯山人明末避寇至商州因家焉晚自號睡庵又號斛齣老人康熙辛卯年九十六無疾而卒著詩經古韻余爲授梓行世又有遇毋錄一卷自敘避寇時事云

右述訓胡具慶撰

吳瑗

聖人之道固有行之而不著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不行而知是明道程子所謂望塔說相輪者也自元明以來科舉法行而後天下乃有不行之知士子誦四子書粗識其影響依倣摹擬作時文爲饜足富貴利達具其於聖人之道終身未嘗行亦終身莫能知徒以粗識其影響也遂自以爲知反藉以謷訾昔人能行之而眞知之者磨牙吮血若國狗之瘈不可禦邇噫嘻何其妄耶夫能行之而眞知之者宋南渡以來無若象山陸子吾嘗以其學求之於今蓋三十年而後知有南康干達士先生既爲文表其墓矣未幾乃又知有高安吳君豐玉蓋吾所求之三十年而不得者忽得

二人焉豈不異哉吳君諱瑗豐玉其字生而聰穎嗜學年十四郎補弟子員試必冠其同學獨不得與於鄉薦與干先生略同然干先生以歲進士老壽終而君垂歲薦以歿年止四十有八不及一邀　朝命則遇爲尤薄已君卒於康熙癸巳距今二十年其孤學山始以狀來乞余文表君墓余方杜門謝客而學山請十反而不止可謂孝矣狀稱君居家善事父母喪祭盡哀敬病世俗禮廢搜禮經昏祭說爲圖解率宗黨行之讀書外無他嗜好晚尤好陸子書嘗有友人勦陸說貽札言陸子近禪異於朱子者君方食投箸起走筆數百言荅之謂陸子於朱子惟論太極無極啟異同之爭耳他如與傅子淵陶贊仲戴少望諸書皆教人切實用功其論禪

則與王順伯兩書具在陸子學焉可誣也至於與趙監句熙載諸書並推服朱子而朱子聞陸子義利之辨天寒汗出且請筆之於簡爲學者入德之方兩公何嘗異哉其生平持論若此非常行之烏能知之又稱易贊時語子弟平生讀書未能見道惟幸此心稍不放逸學問之道無他汝曹勉之然則君蓋終身奉陸子之教者雖未盡窺所蘊抑豈非干先生之亞乎遂書以勗學山俾碣於墓庶科舉之士見之茫然思惕然愬不終溺於富貴利達而於道少有聞則君所論爲不朽矣君娶張氏繼朱氏又繼漆氏生子二人長卽學山候選知縣次學海諸生女二人適歲貢生毛熊夢舉人朱璂璂大學士可亭公次子也公深於性命之理與君少同學麗

澤之益甚有自云

右墓表李紱撰

勞史汪鑒

勞麟書名史浙江餘姚人世爲農麟書少就傅讀書長而躬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恆自刻責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懼哉讀易啟蒙本義及橫圖圓圖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子其賜我乎研慮既久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歇手處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

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繒繖毀機穽有鬬爭者就麟書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麟書年五十九其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已而令家人治木飭喪事一遵朱子家禮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牀正寢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聞喉中有聲撫之逝矣麟書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逝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謂元夢麟書從一大殿出執其手言曰汝穉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

何能釋懷調元驚寤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雍正中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爲人清鯁絕俗足迹徧五嶽晚年主濼源講席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麟書所著也鑒亦餘姚人嘗以父喪自雲南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鑒馮棺號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爲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既從麟書學麟書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麟書之殉鑒實左右焉麟書二子長廷鉽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後麟書七年卒

右述彭紹升撰按勞先生康熙五十二年卒

汪鑒

餘姚汪鑒少任俠及從勞麟書遊研心朱子之學粹然儒者矣

右記余金撰

張鵬翼

張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瞥庵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饑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辭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

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宋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隄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庞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擩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

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一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

士窮經飭行卽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遊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龍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

右傳畧鉉撰

連城張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清泉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鋟行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考其得力載記爲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

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崐峰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搆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爲之記逆耿儁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遽釋之又當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家旌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

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邇城居二其一爲謹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躋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人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 聖化翔洽

靡善不揚士人服古闇修未有終闕於後世者也抑吾於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即知學在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爲科舉帖括汩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辟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眞不知其老而且耋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掇巍科膺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爲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愜乎士君子而懸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即不祀鄉賢其所爲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爲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

後學故人謂閩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袁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右學案唐鑑輯

干特

嗚呼墓之有表何爲而作也耶豪傑奮興負瑩識瑰行數百里僅見其人而流俗汩沒心惛目眯莫能崇信又從而非議之君子所爲大聲疾呼表而出焉冀惛者之悟眯者之明而於豪傑之士無增損也若南康于先生非所宜表而出之以拯惛眯者歟有宋象山陸子蓋直接孟子之傳者也鹿洞之講朱子固已率同志奉其說爲入德之方至於晚年全用陸子所稱尊德性求放心之法遺書具在可考也自明初以科舉取士經書束以一家之訓士習益偷苟時文講章外懵無所識其黠妄者偶聞朱陸有異同之論乃輯其異去其同排陸尊朱藉以希世取寵曰吾以尊功令不知陸

子國與周程張邵諸子並從祀孔廟功令尊朱未嘗排陸此之不知欲以論學妄也甚矣明之中葉王陽明先生曾一開示重陰暫明久而復晦蓋舉業之士知爲學者萬不得一固也其難明也

國朝隆興士多實學若孫鍾元彭躬庵李二曲黃梨洲湯潛庵諸先生皆能窺尋此旨其卓然不惑於流俗則千先生爲尤難焉先生諱特字達士晚以存名庵學者因以爲號祖諱魯以德行祀鄉賢父諱應漢以文行爲名諸生世居星子縣清泉鄉先生早慧十歲能綴文十五補弟子員試於有司以第一魁其曹者四十有五而鄉試獨不售湯惕庵先生講學白鹿洞先生爲堂長嘗著書曰志道編自言少志於道歷諸生平此志未嘗不立而行不敢苟其

書辨別聖賢至德隱行多昔人所未發折衷經學敷陳治術皆有益於世其尤偉者取黠妄之書援引偏詖自以爲尊朱而排陸者駁正入十餘條流俗下士驍歎詆諆不知皆先生躬行實踐而得之於心考之朱陸二子之書確有所據可以質先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窮老諸生昌言正論於惛眛萬衆中獨立而不懼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表而出之惛眛者或有覺矣乎先生德性凝定涵養湛深遇事不亂嘗禦外侮避山寇皆井井有法謝絕貴游雖有折節願交者不屈也儀封張清恪公巡撫福建闢書院講學致書延請聞其說多分別門戶因答書婉諷之竟不往應康熙乙未歲四月微疾言十四日吾當終至期果然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

長建邦進士任舞陽令遇　覃恩封先生如其官次經邦副榜貢生次和邦平邦並諸生女二人孫男十人女九人曾孫男女各二人先生經明行修不施於世以恩貢生終而子孫貴盛其次孫運昌亦舉於鄉公車北來乞文表墓先生嘉言懿行不能備書也書其大者俾有志聖學之士知自奮焉

右墓表李紱撰

徐世沐

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姓徐氏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罔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荅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

飈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龍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

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棱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其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

右傳雷鋐撰 按徐先生生康熙五十六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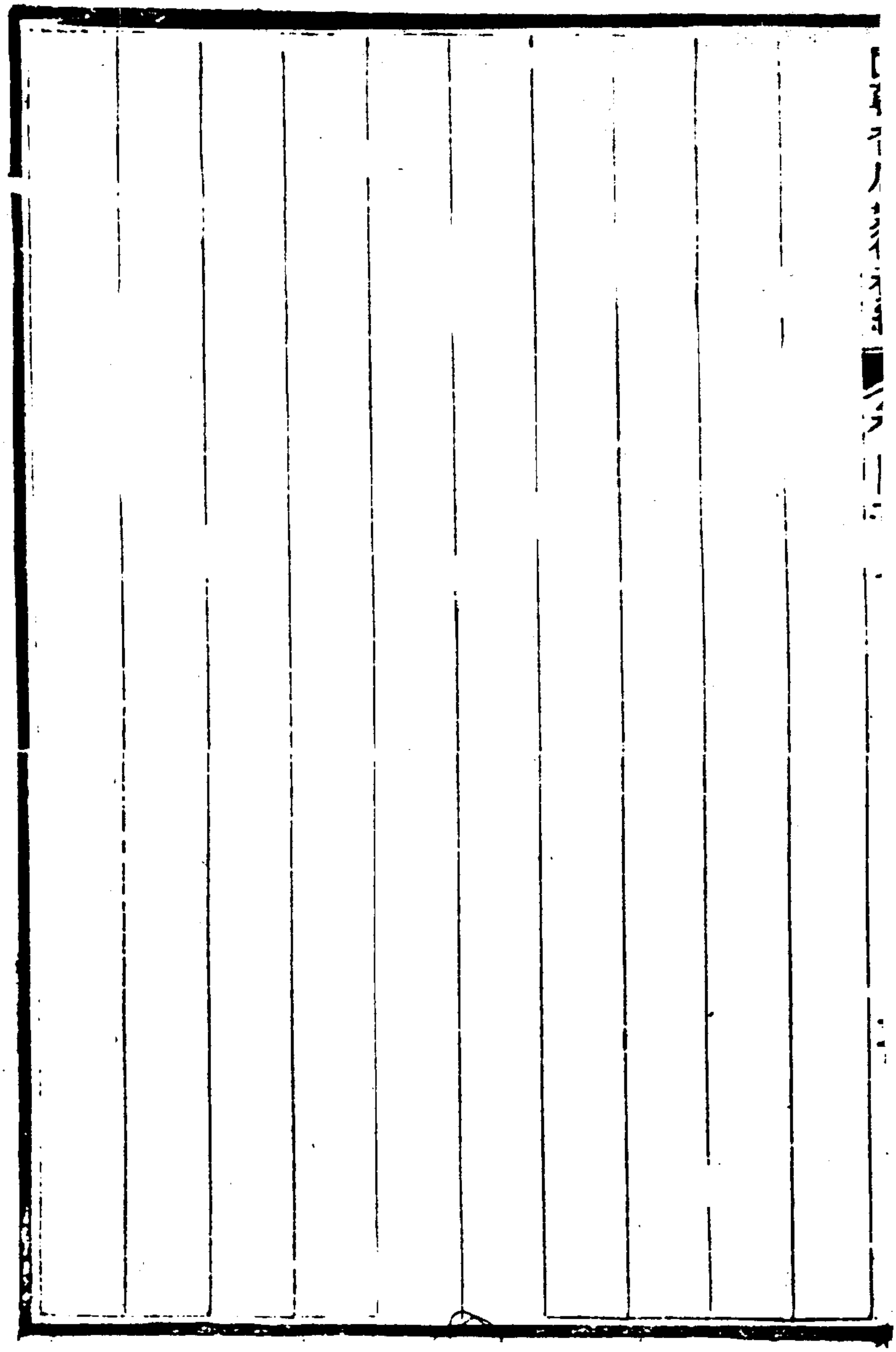
江陰徐先生名世沐著四書惜陰錄當湖陸先生書其後曰江陰

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强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

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汩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右學案唐鑑輯

179-745



179-746

謝廷賓

公諱廷賓姓謝氏幼字稻孫別號遯庵太學生其先晉祭酒公諱衡始居會稽之始甯至宋簡興公諱造任台州同知遂家焉十四傳爲長二公諱某奉泰和皇太后命避地於餘姚之第四門村爲公之始遷祖七傳至原廣公諱廉以曾孫文正公諱遷貴贈如其官由贈公五傳爲公之高祖南畦公諱德榮曾祖元軒公諱可化以孝行著祖玉華公諱遴升以耆德重於鄉考耿章公諱彥禕庠生沈毅有大略妣王孺人公生而穎異八歲誦書過目不忘長善屬文獨不利於試師叔祖文誠公嘗訓公曰學者當思置身古人中作何等人公悚然敬受遂慨然有志於聖賢明體達用之學而

尤切切以經世爲務顏其齋曰願學晨夕講貫由經史旁通百家於兵農錢穀及歷朝典故生民利弊一一洞悉其原委一日過山陰證人書院謁劉忠端公像聞良知家言頗惑之歸手鈔傳習錄擬奉爲心法旣而反覆於紫陽語類諸書乃恍然曰道脈之正在是矣今而後吾其無負於願學之志乎自是心究力踐所造彌醇公旣不得志於有司於是體明道愛物濟人一語欲出而驗諸實用戊午遂南游入安溪幕時耿逆餘燼尙熾賊數出剽掠州縣公在圍城中令適往州衆恇懼公授方略城守某督兵民登陴飛書促令歸先是有盜林某嘗受僞命多不法令欲按治或稱其技勇慮激變公曰此中多英豪可折簡致林至與語果非常人公披肝

膽示林林遂屈服至是公密檄林
率死士十八人護令入城賊怒
發礮聲震天洞空雉堞令惶怖計
逸去公毅然曰官守死職義也
公即脫獨不爲全家計乎乃伏兵
夾擊賊遁去城賴以全林家萬
山峭壁閒公嘗過其廬以大義激
勸之林爲感泣然次年賊再至
城卒陷時公已告歸而林亦莫爲
之用矣庚辰遊京師館戚畹索
相公家不合去金大成者誠慤士
也銓成邑典史貧不能赴公曰
治有大小官無尊卑但期實惠及
民耳即資之偕入秦邑凋敝甚
公首條於令緩其征民競傳神虎
爲患公笑曰人虎耳迹之果獵
戶斲木虎足印地攫財者抵其罪
夏旱蝗令欲禳之公曰邪術能
格天乎爲文告城隍神翌日蝗盡
投水死俗强悍馴以絃歌風丕

變隴士之儁若汪仍陳藻等並執弟子禮至四民皆稱公夫子雖傳隸遇公於途必拱立起敬德化之移人如此公狀貌奇偉少習手搏絕倫既棄去工楷篆爲詩文直抒己見不規規摹前人事親至孝居喪哀毀循禮終三年不酒肉御內待族人恩禮不衰尤不妄交與自忠端公孫惕庵姜公子學在外落落無幾人晚年唯與汪孝子鑒爲忘年交生平闢佛極嚴鈔書及仙佛字輒漫去他如巫覡堪輿子平姑布凡不衷於聖者一切屏絕浙江儒者何王金許而後咸以洛閩爲宗自王文成首倡良知之說諸狂且和之卽蕺山證人不免鶻突生其鄉者耳擩目染汩沒不得出公獨蹣然築紫陽之隄以遏其衝雖橫流潰決一手不足以障之亦可謂豪

傑之士矣配馮孺人素崇佛以公故遂終身不誦經先公卒公生於順治己丑卒於康熙己亥年七十有一祔葬於費家灣祖塋之右生子五長起龍次某某孫五長秀嵐次某某憶乙丑之秋或以梓姓名告公且述梓一二迂闊事公喜曰即此見吾道之不孤也公歿十餘年孫秀嵐奉其考蕉軒公所譔行狀屬銘於梓公固嘗知予者因志其略爲之銘曰

東山之英兮驥莫售兮同谷發軔兮民其瘳兮姚江之濤兮蛟怒噴兮四門砥柱兮風不奔兮費灣之巖兮雲黯黯兮維公之宅兮鹿不犯兮

右墓誌銘陳梓撰按謝公字爾嘉

179-752

僖明章

僖先生諱明章字莪士號兼山漳州海澄人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享年九十有三以卒越明年卜葬於某山之陽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儒而隱者也先生以勝國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至老不倦世遠未識先生時先君子嘗語世遠曰吾漳有詹兼山先生者在都門時嘗爲我言河洛之學甚粹其人蓋隱君子也世遠心識之歲丁亥儀封張公撫閩建龍峰書院世遠幸隨先君子後與講席之末張公廉知先生名問及世遠對曰是家君子之所敬畏也先生應聘修書周張朱子之編多所手定因得朝夕聚處世遠少先生五十三歲先生以通家子畜余未嘗不諄諄訓

誨也世遠後官京師適柏鄉魏君守漳郡因往告之曰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年八十餘篤行著書手不釋卷所著易義及河洛解等書皆已刊行君其加禮焉以爲都人士率先魏君至遂式其廬屬以參訂其先相國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用進　乙覽大稱上意政府安溪李公太倉王公各上摺嘉歎先生雖不出而學大行名益重魏君爲築景雲樓月出粟肉以優之乙未歲相國安溪公假歸將禮聘之以老病辭然公嘗言之制府滿公曰吾閩有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魏君觀察江南又取先生所著先天圖卦說繕寫以書屬滿公進呈滿公未及行而先生捐館舍矣嗚呼故老湮沒典型不作有心同悲況世遠於先生得附世交之末親承

其言論風旨者哉憶前歲戊戌漳遭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先生景雲樓亦傾世遠自漳浦往見先生僦居斗室中日不再食諸孫多有饑色先生蕭然自得也世遠賙以酒肉先生笑納之且使告龍溪令君曰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君與郡侯出金振貧顧安可使詹先生困饑餓哉令君躬自往見賙以金當事及親知斂金爲興景雲樓嗚呼先生眞隱君子也方其幼壯或隱於江右或隱於都門或隱於幕下輕先生者不過以爲無用老儒生耳孰知其堅節苦學至死不厭不可磨滅嗚呼世學不講長大傑出者耳擩目染安其故業後生小子又多厭聞宋儒之書以爲迂而不切於用世遠自友教鼇峰以來方率七閩人士大聲疾呼而同志無多數人方

藉先生以爲標的孰知其竟不慭遺也嗚呼以先生之養之學年九十餘勤勤懇懇惜及寸陰況如世遠又可輕自怠廢哉用表其阡昭隱德也

右墓表蔡世遠撰

王之鉄

王之鉄字左仗湖南湘陰人幼穎異有至性舉止如成人年十二母卒有哭母文哀痛沈摯見者莫不流涕弱冠補諸生鍵戸治經史旁涉先秦兩漢及唐宋文偶作制義古氣鬱勃伸紙揮毫自辰至酉七藝立成既乃購濂洛關閩遺書朝夕內返諸己遂盡棄詞章專以砥礪身心爲主每與學者言吾徒終日講論要非徒爲科舉計當知聖賢人人可爲也風聲所及至有走數百里就先生受業者自幼卽深自斂抑勢利之場人趨若鶩先生夷然不屑其胷中經緯每於酒酣耳熱後縱談出之遇友朋有急及煢獨堪憫者傾囊倒篋不惜性素方嚴懿親執友行誼偶乖見卽面責不稍寬

假平居造次進退必以禮法子姪侍立無敢嚾昨者其所爲詩文不名一體要皆有弄月吟風之趣屢試不第遂絕意進取作詩曰男兒自學道志不圖青紫上遡孔與顏而及朱五子占畢爲何事胡竟不相似蜾蠃與螟蛉形質各彼此相相空木中變化如氣使況與我聖賢賦畀同一理以彼傳心言濯此陰陽累努力事觀摩惟肖從今始其見道分明如此嘗見李卓吾藏書即取而焚之曰此害道書也毋令誤人尤不喜袁黃所著四訓曰似此作好人行好事全是爲福報起見正孔子所謂小人喻於利者也中年徧遊豫粵燕魯謁孔林拜伏羲墓返棹洞庭留心著述輯有三閭誌闕訓要纂晚年採子朱子及元明儒先論說倣近思錄分門別類編

入德津梁一書以詔學者稾纔脫而先生卒矣卒之前十日告家人以某日死時先生弟玉池公令金鄉預作書與之別至期召子姪環列敦諭鄭重端坐而逝學者稱朗川先生嘗謂巍然七尺所以異於物類者全靠著道義二字今除去道義止穿衣喫飯亦飲啄者類耳更成甚人又曰一副俗肚皮一副俗眼孔一副俗腔調總是私利二字斷送一生此鄉人也學者須不落鄉人阬坎方有出頭地處又曰與天地不相似便不是聖人與聖人不相似便不是賢人觀先生之言確守程朱家法爲學者指迷撥霧夫亦可知先生之學矣余叔父中丞公守維揚時適先生弟玉池公官京口道味相親出言行彙纂相示叔父以其書有裨來學曾採入訓俗

遺規叔父嘗舉以訓余及余需次銓部與先生從子邦光爲同年友亦爲余道先生學問醇粹今余適官先生邑得先生狀於嗣子邦翊爰濡筆而爲之傳

右傳陳鍾理撰

王之鈇字朗川湘陰人康熙末諸生積學篤行舉動必依禮法授徒玉笥山先課以小學近思錄始及五經百家子史一時游其門者皆彬彬可觀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秦松岱

秦松岱字鐙巖江南無錫人左諭德松齡弟國子生幼讀王守仁傳習錄高攀龍靜坐說因有志於學後師事族祖鏞鏞故攀龍入室弟子自是識解益進時盩厔李中孚武進惲日初慈溪黃宗羲皆前朝遺老以講學相應和松岱馳書質證往復累千言家故豐而菲衣糲食治家一守故禮

右傳秦瀛撰

179-762

鄧裴

先生姓鄧氏諱裴字又楷建昌新城人居城東湖濱其學行人士其仰因嚴稱曰東湖先生先生少慕任俠嘗擊劍自豪大言駭俗已乃翻然內訟折節讀書工爲文尤工爲詩已又銳心經世之學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下至字算卜筮王遁諸雜技無不冥心孤詣務抵其窔而尤精於醫年垂三十出遊吳越念欲訪異人益極所學旋遘危疾而歸歸益扃戶讀書博綜往故凡歷代治亂盛衰成敗得失之繇亘細畢究閒則歌詠適懷又取自漢迄今二千年詩錄其佳製以時賞誦而於唐明諸公所作更加評品別鈔成編然終不忘經世嘗繪當今一統輿圖從衡可丈於各省郡州邑道

里遠近水陸分合山川夷險關隘邊徼攻守難易以及風土所宜並加詳注字畫細若秋毫爲輿圖所未有蓋極旁蒐汎采有得輒書積歲月而後成中年一守寂於東湖精含數閱月覺心體瑩然頗前知事吉凶幾然絕嫌其入禪外人倫因復家居理書籍而益以歌詠爲事久之乃研精於性命之學廣取濂洛關閩之說若明諸儒所著論學諸書一一推求體驗而先生之所業於是日益鄉上卓然欲幾古人先生於天常至篤自幼失怙年踰七十猶念父不及養輒涕下事兄無忤色既析箸兄嘗越嚮其分產亦致敬如常處宗屬極睦愛祖祀事雖抱恙必蚤赴肅行禮其方正族里所倚凡曲直之爭多就一言而定無道輩見輒斂抑然寬而有容僕

傳仲商賊竊多穀卒貸之與人交久益厚善所交沒哀痛若骨肉
喪待人一出至誠有泰西人精天文學奉左教或勸先生僞入教
而餂其學不可又廉靜臨財不苟人禮餽亦不槩受所善學博某
貧頗較諸生贄至不敢令先生知邑長張念慈徐望山先後造廬
致殷勤先生廑各一報拜又德性堅定嘗舟行遇烈風震蕩欲覆
同舟人率跪號先生掀髯微笑時予錤雲在舟亦蒼黃先生正色
顧謂曰汝素讀何書何今沒受用其論學以躬行爲主謂士讀聖
賢書忠孝廉節僅爲紙上空譚究未嘗識一字又言河汾之學乃
聖門嫡裔又言陸王二家不得輕詆他所說亦多超前人其論人
務平恕不喜深文生平所作詩最夥初從勝國諸遺老遊頗漸其

感激氣習已乃自悔一爲溫厚和平之音既精醫病劇者他醫不效先生多爲起之常以自慊曰吾生平學不能他濟人庶幾惟此先生屬壯時尚欲經營四方既荏苒不能苟遇乃絕意世務守一邱陶然自得晚更究心理學其行益粹鄉人士知端品務實學者率奉以爲師資於是論先生者謂先生生平爲豪士爲文學士爲經濟士爲高尚幽人而終之爲醇儒云得年七十有九而卒門人私謚曰貞憲所著有葯房詩集今刻行世所評品唐明詩曰唐詩擷芳曰明詩鈔並藏於家其一統輿圖先生曾示族子某某匄假摹攜去今其子匿不歸

右傳馮行撰

彭友鳳

翁姓彭氏諱友鳳字洞昇號北溪世居栗湖東畔少入庠序以正學自許三逆反僭名號僞學政脅諸生赴試翁不往亂平試屢冠軍入鄉闈輒北志益銳日課七藝不失度及門若舉人劉梅谷楊皇言皆遵衣鉢力闢佛氏嘗語其子少曾云佛法入中國二千年爲孔子徒者亦奔波若狂號之曰西聖人韓昌黎嘗力闢之有宋大儒輩出聖道以明然猶有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卽吾儒誠正之功者吾輩談虎色變其勿涉淫辭而助之攻也又念四書六經經朱子手定後但當篤信而力行之此辭文清語也顧窮經有得亦無嫌盡各故翁於經多發明百家雜記亦手自批駁尤刻

苦力行卻聘侍養丁外內艱殯葬悉依禮撫從孤周其匱乏救族女之盆溺者貲而長之給匱資遣之不自功常衣食途側之老而餓者斂近宅之亡而無棺者嗟乎世固有博學多聞捉管狂叫兒畜一世豪及考其內行多齷齪不可問者其於翁何如也翁生某年月日沒某年月日年七十有一葬某原其表曰

惟古於學師周孔西法之來漢作俑羣儒觝排何神勇青天霹靂燒蒙茸彭翁文詞若泉涌剖析羣言鋤釋種覺海巨鐙燭瞳矇門徒子姓能接踵後人不忘有茲冢勒銘元石鎮龍埡

右墓表潘相撰

孫偉男

先生姓孫氏諱偉男字次穀其先晉之洪洞人遠祖某以明初奉詔東徙占籍虞城遂爲虞城人家世業儒祖有諱續者嘗與其邑晉庵楊先生遊講性命之學至先生性質敦厚外若樸鈍而內蘊純明垂髫時已有老成之度稍長攻制舉業聞郡伯閔公延我庵徐先生主書院往學焉爲文簡質語必根心雖試輒不利而閔徐二公皆時加寵異已又自念讀書所以致知而善吾行也是紛紛者奚當乎遂不復求工而刻意聖賢之學睢人有賀山田先生者以德行著先生聞欲受其業以終身既謁見而賀山深器異之與之鈞禮先生求道既篤制行益謹內艱治喪一遵古禮葬畢搆一

廬於塋次凶處其中食麤糲器用瓦缶不進鹽酪朝夕哀奠有馴蛇白雉之異邑人就訪者多太息泣下邑侯程公扁其門曰行協錢褒嘗過其廬而式之學使湯公高其行既旌表如例使學博士諭意先生就童子試將援之入學先生笑不應自此不復試有司亦絕口不言廬墓事先生宅心和粹與人交必處其厚於宗族尤曲盡恩義從子士產少孤無依撫愛之如己出從姪宗宏喪妻弗能自繼既竭力爲授繼室復給養以終其身治家勤儉尤重祀先之儀每舉必齋戒夙興襄事惟謹朔望必跪奠進香雖身在遠外冒風雪屆期無不至者先生之學以自得爲宗解剝經義務求信心有未信者亦不强探以蘄速獲領悟深微而不輕有所論著即

點句正音亦謝弗敢任嘗曰一得自鳴者緣名心未化且不自知其分量耳行必慊志不爲嶄崖奇異之行言必近情不爲幽深浮廓之言於世俗榮辱得喪毀譽歡戚泊如也先生貌厚氣完廣額豐下樸訥少文遇人不設城府人有善必獎之雖賤者亦待之加禮常以歲時周遊四方欲求天下篤志爲己之士而借之大道故所至必開懷引納時舉一二經義相質合而意緒驩洽或流連數日不倦然大要發其端而已餘者俟其自悟梁宋之間風動者若干人雍正元年特舉賢良方正縣以先生應舉公議允諧而郡伯談公欲邀至署面驗先生訖不應事亦已鹿邑有善士張渭南嘗偕袁岑友造謁既退悵惋彌日謂世有如先生者何相見之晚也

先生於書無所不觀而用力於易爲多晚歲玩心高明所造益邃雖衰病侵尋而日用之閒常有充然其自得者先生不以語人人亦莫之知也年八十餘終於家子志仁孫密寬容寀

郭善鄰曰世多知先生然竟鮮知先生者先生好學篤行如徐仲車孫夏峰仲車夏峰不以廬墓傳也卽廬墓烏足盡先生哉或又見先生終歲嗜書不試有司爲隱逸者韜光晦跡與世隔絕惟恐人之知也先生不希人知亦不避人知奬引後進留意人才懃懃懇懇欲挽聲利紛華之習其造斯道其係心當世如此林逋魏野之流豈其倫乎愚蒙先生知愛最早追念清誨慚負實多謹據所見聞草具行實以俟後之秉史筆者覽而裁焉

右傳郭善鄰撰

179-773

179-774

李光坡 從子鍾倫

李光坡福建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生五歲與伯叔兄弟俱陷賊壘旣脫難後受學家庭宗尙宋儒及鄉先正蒙引存疑諸書弱冠食餼於庠次第講治十三經濂洛關閩書旁及子史質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論學主程朱論易主邵子兼取揚雄太元發明性理以闡大義壯歲專意三禮以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幾絕儀禮尤世罕習積四十年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以鄭康成爲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嘗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地子鍾倫亦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光坡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光坡家居不仕

179-775

康熙四十五年入都與其兄光地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及歸光地貽以詩曰後生茂起須家法我老棲遲望子傳其惓惓於光坡如此光地嘗論東吳顧炎武與光坡皆數十年用心經學精勤不輟卓然可以傳於後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病果愈及舉孝廉方正有司將以光坡應選而光坡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光坡又有皋軒文編從子鍾倫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初受三禮於光坡又有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鋭同縣陳萬策等互相討論其學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光坡字耜卿又字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弟也四庫書提要家居不仕潛心經學杭世駿榕城詩話著三禮述注共六十九卷皋軒文編一卷光坡論學主程朱論禮主鄭氏論易主邵子而兼取揚雄太元發揮性理闡明經義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尤世所罕習光坡述儀禮周禮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不及漢學之博奥亦不如宋學之支蔓其兄光地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地子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與光坡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提要鍾倫字世得康熙癸酉舉人未仕而卒鍾倫初受三禮於光坡既侍其父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鋭同里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

179-777

本原提要

右傳阮元撰

儀禮述注李光坡撰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爲說禮之初津矣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茂夫隱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間亦榮遇也

右榕城詩話張維屏錄

李鍾倫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間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即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　朝太夫人春秋高爾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

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邪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清藻丁酉舉人清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

右墓表方苞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目錄

儒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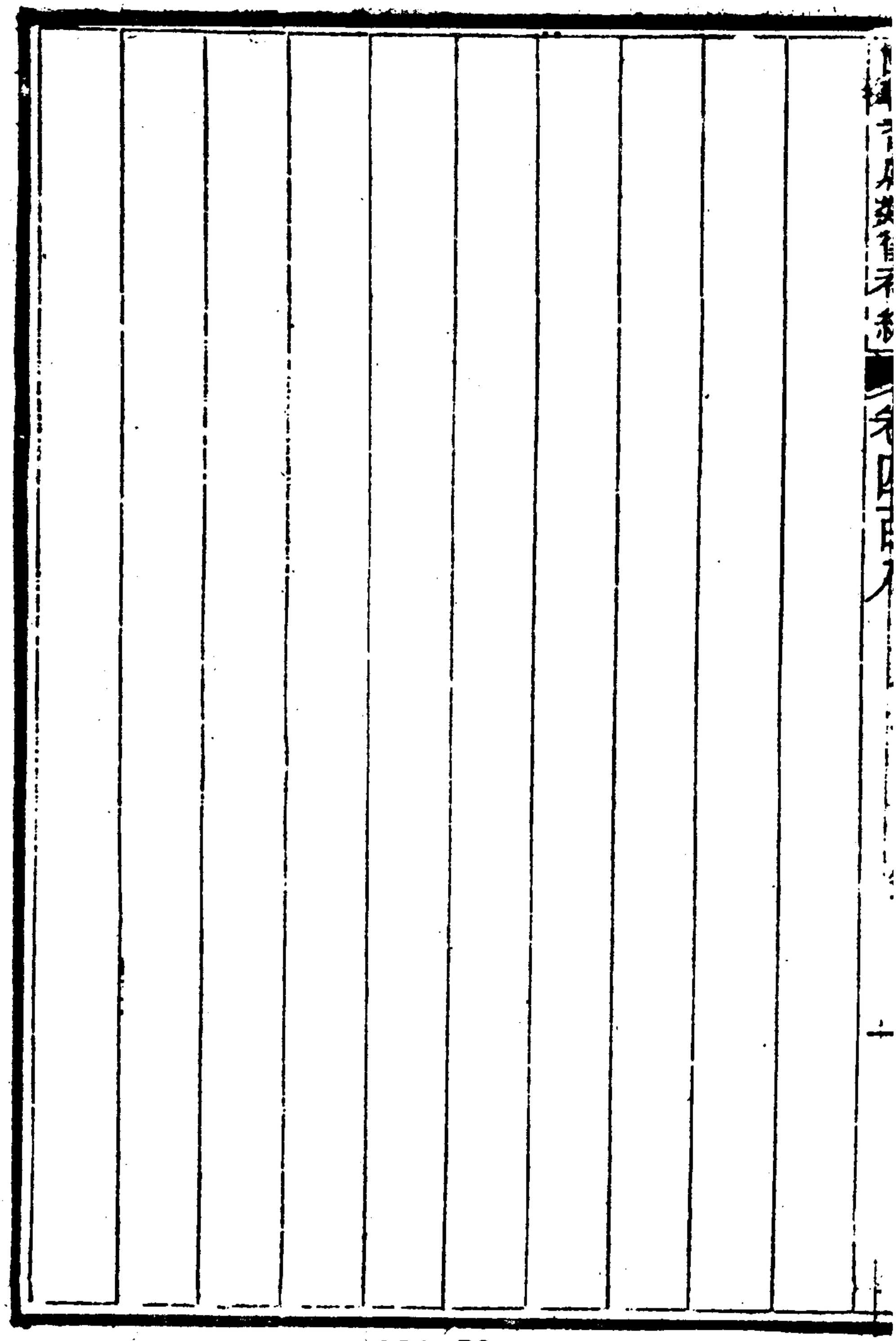
徐善建 子正誼　胡方　朱澤澐 子光進 陳宏猷

崔渭源　周振業　向璿 黃艮輔 程登泰

李圖南 子成文　程樹

李文炤 族弟芳華 王元復　車无咎 張鳴珂　吳之枚

179-781



179-782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四

徐善建子正誼

徐善建字孝標貢生幼喪父哀毀若成人事母葉色養兼至母歿號慟嘔血數升從陸隴其學教人讀朱子小學陳北溪字義諸書謂先識體段方可下手與馮巽字漢良交最契延課子若孫馮篤信謹守士也同里王又維字覲光貢生授徒養親闡發性理諸書鄉黨奉爲人師

右嘉興府志按徐先生卒於雍正五年

徐善建字孝標浙江嘉善人陸清獻公高弟也究心周易及宋五子著述教人讀小學字義諸書謂先識體段方可入精微處學者多師事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余讀　國朝詩別裁集嘉善徐孝標先生觀鳥哺兒有感詩抱兒嬉樹下新綠遮庭戶忽聞啁啾聲仰見春烏乳不辨誰雄雌四翼芸辛苦一出掠春蟲一居禦鷹虎出憂居力單居憂出遭罟瘁羽豈暇梳嬌音不遑吐黃口快得食那知翁與姆感此撫童雛何如此禽羽上念父母恩淚下如注雨沈氏德潛曰性情淺者只感觸己之哺兒今上念父母哺己之恩愀然藹然可以教孝

右記楊象濟撰

國初吾浙純儒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爲楊園張子繼楊園而志同道合不介而爭者爲平湖陸清獻公楊園懲明季講學流弊闡然自修獨佩蕙張氏得其傳清獻則甄陶多士而入室弟子必首推孝標徐先生先生諱善建籍嘉善祀鄉賢其學篤實而粹精教人以小學近思錄爲入手功夫而讀禮志疑一編清獻所與參訂以成者也道光初先曾大父作宰益陽與徐星城公棠傾蓋定交遂妻之以子公爲先生來孫以才諝仁術爲當道上客名播湖湘閒泊同治甲子余薄游長沙則星城祖姑丈不及見得見怡安表叔元燮並承其從父瓶山翁榕款接望而知爲耆碩聆其言論無

幾微越先人矩矱輒爲心折復出杉泉書屋圖及清獻致先生手札見示因思余與徐皆浙族乃數十年來閱四世仍締緣於楚良非偶然嗟乎余爲里兒時習聞長老道杉泉書屋當盛時東西峙兩樓分貯書籍字畫碑版日集名流後進登樓授餐縱觀講貫子孫攜出有禁律顧子若孫果齋公正誼祔祀鄉賢苟令公階平祀正安名宦世濟其美罕與比倫此詎與亭臺池館古木修篁奇花怪石點綴園林者爭一日之短長哉自赭寇徧蹂浙中書屋蕩然鞠爲茂草披斯圖也道貌如親論世者徵文考獻有同慨焉至雒誦手札按其歲月清獻已年逾耳順夫何異程於龜山道南之歎朱於勉齋深衣之授師弟子相契之雅別有深情亦豈晚近所可

跂及余小子獲諦覩焉不可謂非極生平之厚幸矣謹拜手稽首

圖中遺像假手札藁沐錄副以歸暇日記此用抒余慨慕之私附錄

陸清獻公手札當湖與魏里接壤余年十四崇禎癸未榜發盛傳徐道昭先生諱遠爲名進士運逢鼎革高尚其志遙望典型日作北面人宗之想予有何特之痛未獲見者十餘年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時因設帳魏里晉謁先達儀範清風勁節所見過於所聞荏苒十年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捷於南宮其閒家居日仍以授徒爲餬日計道昭先生每相過從挾其從子恆孚來遊曰此吾煙霞侶也小築東郊圖書列案花朝月夕相與徜徉亦足自得予乃造廬是卽沈淵伯以得可名其堂者昔孔子由聖人而思君子由善人而思有恆恆者久也恆其心存誠主敬恆其功致知力行恆其德日積月累而又中孚以立其恆庸言之信表裏不二庸行之謹終始如一無虛假亦無閒斷精進不已以造於碩大光明之域恆孚其勉之道昭先生亦心契斯語乙卯謁選相見遂疏茲治嘉定二年罷黜戊午以吳公準庵薦舉博學鴻儒人都應試虞部席治齋延就西席九月忽聞大變南歸苦凶讀禮豈復知有師弟追隨辛酉服闋旅食虞山壬戌有西河喪明之悲癸亥到都承乏恆陽待罪七載旋遭廢棄一官如傳舍雖未若達者之塵視

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常聞之矣退而杜門爲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免園冊庚午擢試臺中疏請停止捐納擬革職　聖恩高厚改調歸里屏居溯口而予年且六十有二是歲辛未及門徐子孝標偕其族弟恆孚扁舟過訪多年契闊欣喜接談問其尚孝標已四十有三恆孚亦三十有八並居弟子之列語以品行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陳清濯有學節通辨一書不可不讀小學近思錄尤爲切己功夫風雨連牀執經質疑多所闡發回憶道昭先生老成淵謝感慨係之其劾鬧元宰藉然露頭角能讀父書是謂克家子寄語以勖其篤志予復館席氏二子不忘契合盍一棹以游洞庭陟縹緲莫釐兩峯訪角里先生故阯尋思張翰蓴羹魚膾之味豈不快哉隴其手泐○詎意壬申飄月先生館歸有兩楹之夢而洞庭之游遂不果泰山梁木永懷樂育以誌不朽

善建志

右記楊象濟撰

徐正誼

徐正誼字方子諸生其天性淳固執親喪寢苫不脫衰絰卒哭乃

啜疏食三年不進蔬果免喪後不衣裘帛者十年乾隆初州郡舉孝廉方正邑人以正誼應辭不就

右嘉興府志

先生姓徐氏諱正誼字方子號果齋先世自慈谿析居禾郡明嘉靖時松鄰公震成以避倭徙嘉善遂爲嘉善人傳至元孫杉泉先生善建字孝標是爲先生父出陸清獻公門精探雒閩之旨兩浙人才翕然推服以邑庠生考授州同知選舉孝廉方正歿祀鄉賢先生幼不好弄端重儼慤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杉泉先生詔之曰帖括知汝所優爲愼毋以自畫吾嘗授汝朱子小學北溪字義固已先識體段矣向上功夫未有不潛心下學故侈言頓悟者非

會清獻解組歸遂率以隅侍函丈清獻一見器之則詔以欲求聖學舍經史蔑由自是飫聞師說與庭訓相融徹久而渙然怡然深造自得初治毛詩兼通諸經繼復研窮三禮於諸家注疏訓釋爰及三通史冊靡弗淹貫里有糾結與吉凶事必造門咨訪以冀平亭焉性篤孝父高年遘疾躬親湯液衣不解帶歷三時及坳毀瘠柴立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喪葬一遵禮經不徇俗忌不作佛事三年中每痛泣長號哀感路人母孫氏年逾八秩依依如孺子慕家事必稟命乃行竭供甘旨退與妻子饜藜藿舅氏坳無子則奉母命經紀其喪爲立後歲時襄祀代納墳糧並扞樵採濟困扶危見聞立赴家以中落尤嚴義利之辨非公事不入公門父搆杉泉書

屋富卷軸庋藏維謹讀書課子外閒與朋輩登樓賞析無他營也
子階平游學京師以館穀急公任泰州吏目先生貽書訓勉不得
以祿養爲詞而喪失所守故階平居末秩以清惠名於時先生之
不苟進取不慕榮譽也若天賦然雍正五年覲風整俗使王公國
棟莅邑飭採訪入告則力辭王公因出示獎諭並旌其閭前後邑
令郜公煜李公天柱敦促就徵則又辭制科特設孝廉方正希進
者不免貧緣乾隆初元邑人將以先生應則徧辭嗣國子監丞錢
元祐偕士民不相關白遽呈請學師批云廉隅自飭孝友持躬品
誼素著鄉閭姓名自宜上達　恩詔採風原期超越等倫之士先
生堅辭讓者儒馮耦耕而終辭生平僅經學師沈與周兩舉優行云

乾隆七年卒年六十三祀鄉賢

楊開基曰杉泉先生余不得而見之矣猶幸及見先生引爲忘年交獲聆其緒論並出與清獻手校諸書相質證余偶貢其愚先生未嘗不稱善如松陽鈔存余取張清恪公原刊區別中晚重加釐定僭已迨先生坊十年余館清獻文孫家覆按良信阿所好者能若是乎昔蔡氏西山九峯兩先生父子賡續從于朱子游遂啟九賢薪傳閩學沆瀣之被鍼芥之投志士眞儒千禩同軌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右家傳楊開基撰

胡方

胡方字大靈新會金竹岡人學者稱金竹先生由番禺籍補諸生久之充歲貢講求義理之學敦崇實行年十二應童子試廣州司李涂某奇其文延與語謂當爲之學使方端坐不荅亦不再至督府吳興祚聞其名使其客招之走匿不能得也四十歲後陋巷敝廬杜門不出注周易六卷四子書十卷句梳字櫛補先儒所未及制義千首有奇與著書相表裏注莊子四卷三禮左國諸史古文悉有考訂批疏其居喪稻草藉柩旁地寢三年不入內先人田廬悉與弟而自以硯耕得錢雜置硯旁族若姻之不能自存者令取之盡則止有達官齎重金乞其文爲壽不應吏懾之不應家人告

以絕粒不應不妄取一錢或窺其乏餽之雖其親暱無辭不受也見一行之善即農夫野老訂生平歡鄉曲子弟偶蹈不韙有願就鞭扑不願聞其事於方者里中語曰願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閒令童子適市販者知爲胡家童不飾價不售僞其誠感人如此元和惠士奇上薦疏於　朝略曰臣視學廣東遂五載矣每試一郡輒問其鄉之人物欲得一積學力行有道而文者爲試生楷式獨番禺學歲貢生胡方人品端學術醇一介不苟五經盡通能詩工書注易及四書多所開發接理學之傳粵人比之江門陳獻章其教人從日用酬酢求義理從尋常應對見文章大要以力行爲主不徒以語言文字也惜其年衰老不能

效奔走之勞尚足備羽儀之用伏乞　錫之命服並依古養老之禮令有司月致羊酒以寵異之俾士子咸知讀書立品實雍正四年事也先是方僑居南海之鹽步惠樣舟至村外遣吳生者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學政未蔵事不可見不可見出吳而扃其門惠再至索所著書僅乃得之惠試竣仍介吳生則假一冠投刺至長揖曰今日齋沐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數語遂起惠握其手曰縱不冐多語敢問先生鄉人誰能爲文章者荅曰竝世中無人必欲求之惟明季梁朝鍾耳惠遂求梁文併其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惠嘗語吳生曰胡君貌似顧甯人豐厚端偉皆富貴福澤之象不於其生必享大名於身後葢方之知己當時

一惠而已卒年七十四阮志參南潤文集

右言行錄鄧淸編

金竹先生學醇矣而余尤歎其品之高也始惠公訪先生先生以學政未蔵事不可見其不見固宜其後事畢先生往見但長揖且曰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揖之常情似近於倨傲而惠公益重之蓋惠公惟欲得一經明行修者而加禮之以爲多士勸初不敢有羅而致之門下之意而先生之守己自重則誠無忝於公之知觀於此而後歎兩賢之相得益彰也吾粤百餘年來言學使之賢必首推惠公無異辭者嗚呼有以也夫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朱澤澐子光進　陳宏猷

朱澤澐陶名澤澐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於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　詔

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欲薦湘陶命其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每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乃息謂其子曰聖賢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稍放倒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諸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

右述彭紹升撰

賈應朱止泉名澤澐字湘陶邑諸生刻意讀書講求經世之術始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既乃篤志義理之學專以朱子爲宗一時學者多從之游雍正六年　詔書各舉所知直隸總督何世璂劉師恕交章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所著有文集

入卷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若干卷子光進字宗洛能傳父學居母喪哀毀卒甥王希伊輯其所作爲文集一卷詩集一卷又有過庭紀聞梁谿紀聞讀禮偶鈔共若干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朱澤澐字湘陶號止泉寶應人爲諸生初得陳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卽尋其次序刻厲誦習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繼而專意理學居敬窮理以朱子爲師嘗曰尊德性莫如朱子道問學亦莫如朱子彼以尊道爲殊塗倡爲異同之論者非知朱子者也講學錫山又遺書關中皆遵闢紫陽之學澤澐嘗與王懋竑論敬

貫動靜而以靜爲本依朱子荅南軒書也懋玆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以來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記濂溪書堂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爲韶州祠記癸丑爲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葢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賅動專言靜則偏矣澤溥深服之雍正六年直隸總督何世璂劉師恕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先著朱子聖學考略二卷及止泉文集八卷後又成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如干卷高斌贊云涵養未

發實功縣密體具用周敬靜合一考亭語類深契潛孚讀書居業堪繼群胡歿後學者祀之於東林道南祠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寶應朱先生諱澤澐字淵陶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强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嘗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荅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

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玩荅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閒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眞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

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
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槩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
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
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
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
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
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於貌言視聽之閒未免昏憒紛
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
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
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

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功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槩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槩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葢朱子

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功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

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己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

湖南諸友撫前一截功夫則有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

進而有驗葢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功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荅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閒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曉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齎以糧乎曰不

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荅度周卿鬱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何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荅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荅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唫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

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功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荅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

愼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愼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荅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荅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荅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荅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

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其學山居講義驥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攙拏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稾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

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右學案唐鑑輯

先生祖敬可公諱克儁順治丁亥進士仕中書辛卯典試廣東撤闈後諸生有被二王兵肆掠其母女者公往謂尚可喜耿繼茂曰兵掠民婦女當何罪曰罪死公曰王麾下擄新孝廉婦女當何罪二王曰某之罪也悉搜還十二年選雲南道御史巡按福建以仙霞關地聯三省盤山複嶺爲盜賊淵藪請增兵守之時兵部議減汰營兵公疏言閩省山賊伏莽海兵揚波見在出兵征勦方議增設無從減撤又言首擇將領水將與騎將不同必擇善知水性者

望風瞻星卜向方能統兵出洋次慎招募用水兵之法不難得其力難得其心漳泉係鄭氏故土沿海居民皆鄭戚屬宜行連保法庶鄭卒不得混入營伍次用投誠不用無以廣招徠用則啟間諜宜令投誠人歸農投此營者調別營效用離其原巢堅其歸志次立賞罰水兵一舟僅載數十人又兼洪波互浪非技熟膽壯者鮮不目眩心驚凡開洋轉戰能破浪擒賊者受上賞則人知鼓舞又海兵恃船所需木竹釘鐵油麻櫻葉等項皆內地所有海之所無宜設專官禁濱海奸民潛通接濟出巡至漳州時定遠大將軍世子駐漳作威福權在督撫按上十三年左布政以餉匱告世子諭追徵十一十二年錢糧公啟世子曰漳民疲兩年追徵必爲亂世

子怒曰巡按飢死我兵乎公曰漳州安世子之利也連年殘破民力一盡於擄劫再盡於修築今三年並徵勢將與諸寇合力萬一民知令出世子率兵東向以世子爲名其何辭世子速緩徵力陳豁免漳安則全閩安矣世子默然良久曰巡按自爲之公乃拜疏爲民請命民得更生至汀州數日會海壇賊周鶴芝圍省城公率汀鎮兵兼程赴省賊恐援兵至遂退公入城曰賊知援兵少必復來不可無備遂宿南門巡閱嚴卒伍賊復圍城公曰事急矣出獄中死囚百餘人能發大礮賞其罪受重賞有廢將王虎者踊躍用命連發礮賊大潰出兵急擊之賊死無算圍解先是海上被擒者立決無問公閔之啟世子曰此愚民擄於賊非盡叛我也世子曰

巡按識之乎公曰識之從賊久髮長今髮不過數寸凡髮短者應赦世子然之全活數萬人故因感公寬仁出死力也公巡延建邵郡或撫或勦懷來安集漸獲小休延平淩谿公治郡也郡人思公德政配享李延平祠秩滿圖書數卷蕭然旋里好讀史論事成敗如指掌吳三桂耿精忠反人情危懼公曰三桂耄矣馬寶輩酒徒耳何能爲耿兵雖過常山李新國能破之皆如公言止泉外集

先生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力行善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幕賓臧獲莫不嚴憚

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著費思慮久而

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窮卽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深沈造詣峻絕也如此

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謗掖鼓厲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衆終日荅問娓娓不已嘗語學者曰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串會通亦祇爲釋老之淸淨非儒者正宗顧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惑也

其論存心云喫緊著力惟在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

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

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學存心之要

其論讀書云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厭飫眞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邃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鬬靡之習宜爲講本心者之所嗤也

先生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誦日昃無事閉關靜坐旣暮挑鐙伏案從容諷詠率至夜分雖祁寒

盛暑未嘗一日閒以上行狀

青天白日天地之正象清風明月天地之清象句萌甲拆天地之生象惟聖賢具此氣象學者切宜體認皆從心體中發出

輕喜輕怒多言多動者皆心不定理不明也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一語義味無窮體此行之方會得內外交養動靜一致之要妙處若專言求放心必有流弊此朱子勉齋之說不可易也

實體驗得朱子未發涵養之旨胸中道理純靜專一實體驗得朱子擴充四端之旨胸中道理飽滿充足方會得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常寂常感常感常寂之妙

朱子云窮理之要必在讀書此定論也正學也以四書五經宋五子爲主而參之以史則理可漸明矣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孔孟正學眞脈惟朱子見得的確用功有序必有仁義忠信之心是自己天性根本涵養用敬所以栽培保守之進學致知所以開明擴充之始焉由用溯體力加操存充長存體應用由靜制動繼焉道理充足根本盛大不論有事無事此心此理發見昭著所謂體用一源者如是

程子曰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陳北溪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可語王佐事業此先儒治道之要訣也蓋制有古今理無古今要在得先王之意而實行

之耳由今郡縣而不失先王封建之意在多擇賢才自令尹而牧守而監司而久任之由今賦稅而不失先王井田之意在多立社倉自一族而一鄉而一邑而推廣之由今舉薦而不失先王師傅之意在廣詢臣寮自學行兼優才節全備道德高厚而尊禮之由今科舉而不失先王學校之意在多擇賢師自育才藝而達材而成德而選用之由今兵制而不失先王治賦之意在多擇賢將自伍隊而旅師而軍帥而練習之自兵餉而積穀而屯田而畜養之自孝弟而忠義而死難而教道之他如冠昏喪祭鄉射刑賞之類就今法令而不失先王禮制之意皆可推也其道在行之者眞有大公無私至誠惻怛之意入人深感人切因國之制隨時之宜不

費民財不勞民力不用更張若無所事而百姓歡欣願從則政教行矣如是則聖人愛民之誠三代法度之善豈不可通之當今哉

非克己之至私意脫落則天性之眞體不露非窮理之至萬善充足則天性之分量不實楊謝幾於私意脫落而窮理不極其至宜其趨於虛靜也

窮理愈深則天性愈廣大愈堅固愈的確分明

治道有大小其理則一如治一邑須先精明一邑利弊之大如水利徭役學校鹽漕諸政其最大者在積貯禮賢保甲三事不積貯何以備荒不禮賢何以風動不行保甲何以止奸舉一邑而治之可推廣矣以上語錄

體固貴寂心固貴止然必藏用於體而能寂乃爲聖學之寂必理融於心而能止乃爲聖學之止

天地生人一氣而有元氣游氣之分人之受生於天地亦一氣而有志氣血氣之別惟聖賢忠義之人盡仁義之道立元氣志氣之根本雖盛衰消息亦止此數十年而元氣志氣直與天地昭明而常存若庸衆輩憒然不知仁義爲何物元氣志氣斲喪無存卽多歷年所已與禽獸無別及其死也不絕如綫旋就銷亡此吾儒存心盡道之功斷斷不可疏忽者也

居敬窮理克己集義之功全在從聖賢格言實體到自己身心上確有把柄確有矩矱方是實學其喫緊處在立志知性若不立志

雖做居敬功夫既無長養之根又有拘苦之病烏能持久耶若不知性雖做窮理功夫既有散漫泛濫之弊又墮語言文字之習烏能深造而自得耶故必立志知性稍有見地則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擴其知克己集義以踐其實功夫繼續日進日深庶有得於朱子之學而陸王儒釋混用之弊可以了然矣

一本周程張朱四大賢以行政一潔清以貞守一敎勤儉畜積以備荒一敦孝弟睦婣以厚俗一禮賢士以崇德一通下情以知利弊一興學校以端士習一行社倉以濟窮民一懲姦宄以絀惡一弭盜賊以安民他如訪里長重耗之弊嚴吏役騷擾之害禁供應科派之例結假命拖累之案謹積貯擇糧房正佐貳興水利練士

卒等項皆當研究要以眞慈愛一法令爲要緊蓋慈愛不眞則不能感動人心法令不一則憸人作姦恩不下逮矣以上書啟

朱子格致之說必推本心性天道者蓋根原之所在也格致必先知根原其要務矣知得根原則心性本然之明時時呈露及事至物來又不敢恃吾本然之明何也心性之理未極其著而事物之理變化無方如事君親之必忠孝也有誠於忠孝之心此根原也然有將順之理有諫諍之理當窮至之其窮至之也卽吾誠於忠孝之心非隨君親於外也如治兵刑之必救恤也有誠於救恤之心此根原也然有省釋招徠之理有究治勦滅之理當窮至之其窮至之者卽吾誠於救恤之心非隨兵刑於外也推而廣之無不

然者使不即事物窮至之第恃本體之明以爲便是格物恐自以爲見其可而不知所見之非可自以爲見其否而不知所見之非否即可否當矣而輕重疾徐寬嚴厚薄之閒稍任己見不合定理則本體之明且有因之日蔽者遑言知至哉

朱子立教以遵小學收放心爲先小學主敬功夫只是收斂在此尙未能有所見而主敬之功淺入大學必先格致識得義理有所涵養而主敬之功深到得成於己斷定是箇孝弟忠信底人仍用戒懼存養功夫則所養益密而主敬之功益深此主敬窮理之序不可不知也 以上雜著

剛大之氣甚微偏勝之氣易盛不辨氣之消長而爲氣所用則後

起之縱更甚於有生之初人之應事接物有理不得以私行之有理之極不得以意見行之無見於理是以氣助私也有見於理而未極是以氣助意見也氣助私者剛至於暴柔至於詐氣助意見者剛非其剛柔非其柔即以理治氣而一時氣之浮氣之躁氣之怯氣之疏有屑見錯出者故欲靜其氣必辨其氣之宜舍而舍之舍氣以從理循理而後氣可化也夫配義者正氣助私助意見者客氣程子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即舍客氣之說也不舍客氣而曰吾養吾氣未見不病者也止泉外集

先生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功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曾子爲學進益處

右政學錄陸言輯

陳宏猷

陳宏猷太倉人年二十五有求道志不應試教授生徒以自給初好易後乃專力於四子書手四書一編終日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鄉里笑之曰是小朱文公也甯化雷鉉督江蘇學宏猷以所著四書析疑投之鉉大喜延接講論以爲相見晚也晚復作四書就正錄閒下一二新意人疑其與注異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注何苦舍注從經耶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弟子王濤良其遺書藏之家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179-827

179-828

崔渭源

嗚呼自吾鄉孫鍾元先生倡道蘇門一時合志同方其講明正學者河南則湯潛庵先生河北則崔玉階先生也洎鍾元先生沒而湯崔兩先生亦相繼卽世學者無所師法遂置正學不講其有敎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居講學之名而克盡其實者以慶所見數十年來惟我肖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渭源號清夫玉階先生次子也其先世居保定之新安祖允圖領順治辛卯鄉薦任白水縣令始自新安遷長垣故先生爲長垣人考玉階先生諱蔚林戊戌進士累官宮詹立朝有古名臣風而生平尤潛心聖學深入理奧當代稱儒宗焉先生幼穎異神淸而質粹年十五六時卽致力聖

賢之學白水公奇愛之因字之曰肖玉蓋深喜先生之克肖其父也爲制舉業精潔淵微而屢試不第僅登乙酉副榜士林爲搤腕然先生雅不以科名得喪介懷惟篤志力行闇然自脩爲務憶戊子歲與慶偕試都門寓報國寺僧舍嘗語慶曰爲學必向日用倫常中著力方是實際功夫庸言庸行其味無窮彼務名而不務實者必不知此中眞味也嗚呼至哉言也卽此足以槩先生之生平矣方先生年六歲母梁淑人卒哀毀盡禮一如成人又恐父過傷每忍痛從旁勸慰此尤人所難者宮詹公　予告歸林下嘗養痾蘇門先生涕泣請從每食畢輒呼從者進肩輿先生挾書一卷茶一鐺隨其後宮詹公嘯歌山巔先生以書聲佐之至暮而歸日以

爲常及宮詹公疾篤延醫侍藥左右於病榻前不暇食不安寢者七晝夜宮詹公病竟不起先生時年十四執喪三年寢處於土室不鑪不扇後每至宮詹公遘疾日輒潸然內傷越旬餘猶容色慘戚一若初喪然是時白水公猶在堂也先生以孫代子事之十餘年如一日白水公性極嚴見人稍有失輒訶責之惟先生委曲承順能得其歡心焉繼母張淑人素多病先生竭力奉養終身無一事一言咈其意者侍疾於旁常至夜分不數命之退不敢退雖嚴寒風雪中亦然張淑人外家貧嘗解囊周給之不待張淑人言也事伯兄以事父之禮敬而愛之閱四十餘年無幾微毫髮之間張淑人嘗命先生與伯兄析居於分產之外張淑人自留養老地四

百畝又以三女在室各除地百畝爲遣嫁費及張淑人卒先生悉歸之伯兄復加以地三頃屋三區伯兄辭之先生乃著歸正說以堅求其受曰此非讓產也乃兄所應有而弟歸之耳性好義樂施嘗倣范文正義田以周族黨然又不欲以義田爲名曰吾惟隨分自盡而已有堂兄以地求售索價百金先生即其價買之既而復以地歸其家曰我非買也相助耳與人交坦易和平不立崖岸故凡與先生遊者如飲醇醪而向冬日焉有女奴買已逾年後知其曾字人也即召其父母還之不問原值其人泣謝而去有盜賣先生田者置不問曰此迫於飢餓故耳何足較其厚德之及人類如此嗚呼先生一生誠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父母兄弟推而

至於宗黨內外實無一欠缺罅漏使人可指摘而疵議之者矣雖平時不居講學之名而已克盡其實故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而後足任斯道之傳者吾斷以歸之先生先生元配胡孺人吾姑也先祖湖廣布政使諱戴仁公女沈靜端莊與先生相敬如賓辭紈綺而甘淡素若桓少君之於鮑子都焉前先生三十一年卒繼配成孺人按察司參議諱某公女柔順和易貴而不驕前先生二十六年卒兩孺人之事張淑人也必敬必謹令無不從妝奩巾帨之屬窺張淑人心所喜者卽奉之必求受而後已其孝事繼姑蓋得於先生刑于之化深矣遣室李氏舉丈夫子二長鑰領雍正己酉鄉薦承先生家訓能身體而力行之言動舉止酷肖先生識者知爲

遠到之器女紡亦能以學行世其家女二孫男四女孫二聘字俱士族先生清癯善病至晚年連遭繼母伯兄之喪哭泣自傷而病增劇然病中神志湛然每舉存順歿甯之義爲家人述之及疾革令取巾櫛自沐浴子女家務一無所屬惟命子鑰纂述宮詹公遺事續入家譜言畢正容而逝時雍正庚戌六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康熙甲寅八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七越三年壬子鑰卜以十二月八日奉先生柩與兩孺人合葬於垣邑鄧岡之原而前期專使來雍邱以先生墓門之石屬慶爲之銘嗚呼慶何足以銘先生況先生生平爲學惟務闇脩不惟不求名於當時抑且不求名於後世慶卽心摹手追舉先生嘉言懿行薈萃成編以告來者亦非

先生所樂居然按其事狀追維疇昔之言益信先生非我欺則取平日所心悅誠服之實德實行勒諸貞珉以示天下後世非鑰之請慶亦有所不能自已者又豈容以不文辭哉惟是慶才庸辭拙於先生不可傳之眞意未能形容其萬一此則慶之不能無愧於先生者耳先生既中副車例應授職既子貴亦例應得封又於慶爲親屬之尊今乃不以尊屬稱亦不以官階稱而獨稱之曰肖玉先生者重道也且以著崔氏家學之有傳也睢州湯潛庵先生有季子曰穉平亦能傳其家學與慶素相友善今慶既爲此誌又將緘寄穉平相與憑弔而哀輓之九原如可作也亦可以幸吾道之不孤矣銘曰

望佳城兮鬱蒼蒼弔靈均兮召巫陽先生之體兮於此焉藏先生之神兮猶充塞於八荒一片肫誠兮固亙古而有常想形容於彷彿兮常覺盎乎其洋洋下則精金璞玉呈其象上則景星慶雲耀其光知心源之未死如覩之於羹牆嗚呼先生可謂不亡

右墓誌銘胡具慶撰

至哉吾姑君崔清夫先生之孝也吾生平所見安常處順能無失父母之歡心者已罕矣不幸而早失所恃能無失繼母之歡心者尤罕若繼母遇之嚴酷終能委婉奉事而退無怨言者吾生平殆未之見焉或者能强忍不形爲怨言而欲其絕無怨色并無含怨之意皆更未之見也若其愛敬之意纏綿固結雖不在父母之前

而一言及於父母卽有一段愛敬之誠盎溢流露於容貌辭氣之間豈獨吾未見其人哉卽詢諸親友中亦罕有見此人者矣吾於是而益嘆吾姑君崔清夫先生之孝之不可及也先生名渭源保定新安人隨父遷長垣父諱蔚林官詹事先生其次子也六歲母梁卒繼母張氏性至嚴先生依依膝下曲嘗其意及詹事公卒繼母顧家政遇之益少恩先生在左右就養無方以博其歡心終不快嘗無故詬厲徹日夜不止先生下氣怡色順受之未嘗退而有怨言於是親友閒稱之以爲常人所難能矣且非特無怨言而已吾與先生爲至親聞吾姑言堂上方大罵時先生不敢退至四鼓五鼓罵聲絕仍立門前俟親關門寢已熟然後退退至私室未嘗

有怨色也非惟無怨色而已并幾微含怨意亦無之非惟吾姑言之云爾卽媵婢輩言之亦然則非獨常人所難卽賢者亦難之矣抑更有難焉者余追隨先生久每與先生暢談當議論鋒起時一言及父母先生卽肅然低首斂容儼若父母臨乎其前者一日其論孟懿子問孝四章先生曰朱子解經吾不敢議唯解子游問孝一章吾不能無憾焉余問之先生曰所謂犬馬皆能有養者如犬馬之服役於人及以其肉供人食皆可謂之養但犬馬能養人而不敬人若人子不能敬親卽於犬馬無別是蓋言人子無以自別於犬馬也朱子乃曰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嗟乎儗人必

於其倫乎何以發父母者而比之養犬馬乎蹤曰甚言以深警之得毋言之太不倫乎聖人豈忍作此言乎人子豈忍聞此言乎當是時先生變容易色搖首閉目吞噬嗟嘆息連聲曰不可不可隱此豈非愛微父母之誠鬱積於中而發滋流露於容貌辭氣之間有不能自掩者乎是時先生不自覺也而余從旁察之竊窺其中心之誠而不禁慨然歎先生之孝之不可及也今先生沒已十年余追思往事欲論著先生之孝以爲天下後世法然先生平時人有稱其孝者即面發赤驚愧不自安是先生固不欲以孝名也因體先生意惟述先生解子游問孝一章之語不以先生之孝名篇而第名之曰述解用以志余佩服之忱焉至篇中敘繼母訴罵事詳

亦先生所不樂聞然事有不得不書英賢者幾欲刪之而不能是則余之罪也夫

右述解胡具慶撰

周振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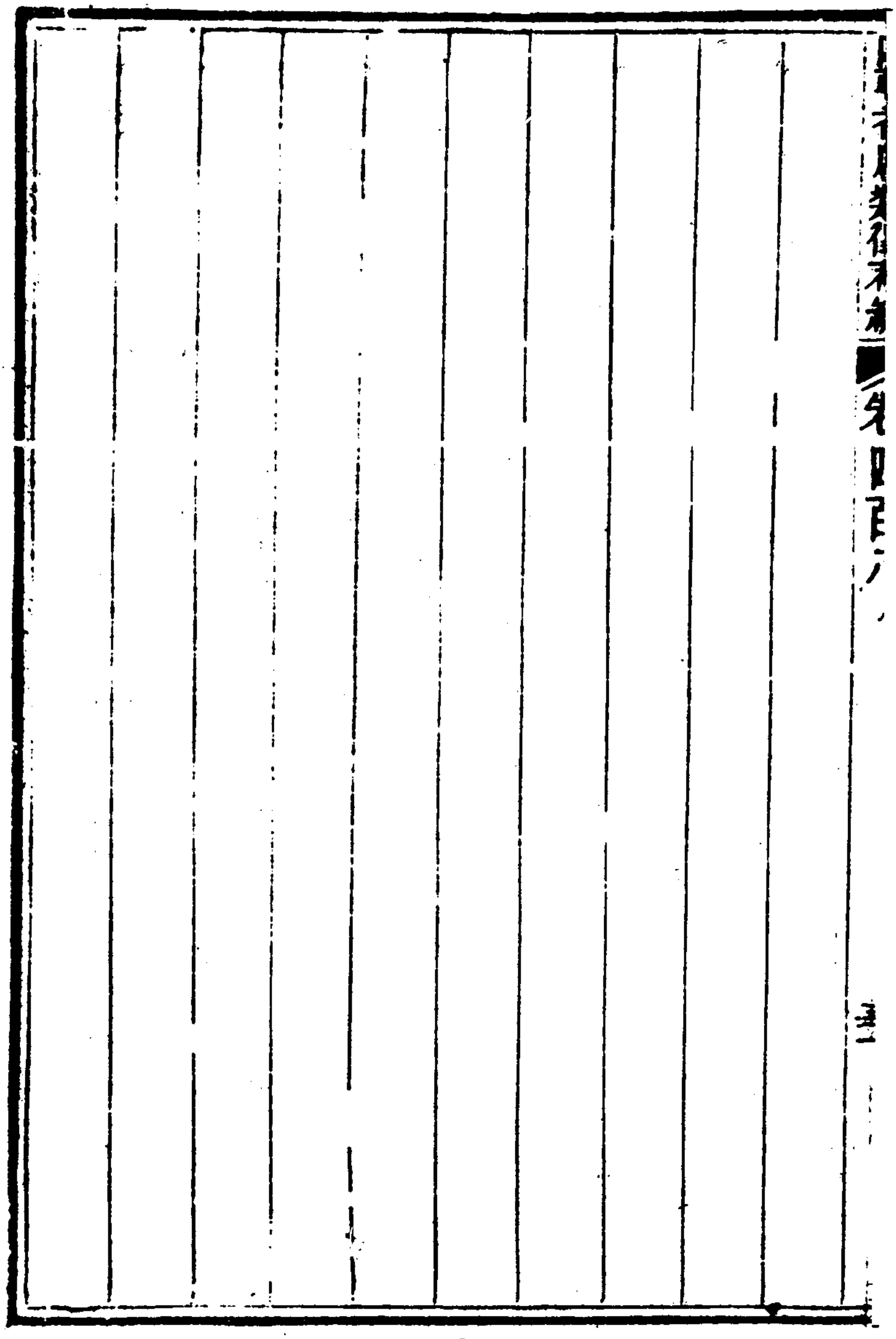
余癸卯南闈網羅才俊最後所得卷尤根柢理學蘊聖賢之淵微發古今之宏深其風格益近乎古而光芒愈出而不可窮者曰周子振業顧其卷後出解額已定遂屈置副榜予時時引爲己過而周子老不獲儁家又極貧猶往來燕楚閒纍然自力於衣食廢其身終不可用乃歸而杜門又三數年卒以窮困勞苦而歿歿之後數月諸孤與從游之士將會葬於同里祖阡之別穴來請其墓上之文以表其風素予方以不克舉賢爲周子愧顧今親表其墓石觀於周子之學之行不肖同於千百庸衆之爲卒使抱其志以歿則予之所以愧周子者滋無窮也周子字右序一字意庭振業其

名世爲吳江人父昱祖廷祉本生祖廷禧曾祖宗建明監察御史天啟初疏請誅魏忠賢郭鞏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與給事中侯震暘極諫語尤危切客魏交憾嗾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逮繫詔獄竟以身殉當是時直聲震天下顧其家無尺寸之庇右序幼時貧不能具束脩其父母更督教之梢長褎然有忠毅祖風其讀書以反經正誼爲功故其講學必以誠敬爲主闡洛閩之奧窔闢姚江之門戶其大較也以爲仁由親始故其行義先盡事親之道以遞及於宗族鄉黨方其父孝昌先生早卒右序衣敝緼羇旅關河以事母吳孺人而不見其難弟妹貧算日分給以館穀而不見其少恤人之患難周人之急經紀人之喪禦人之侮展轉於寒暑

雨雪跋涉顛躓於風濤鼎俎之下而不見其勞宜其及門之士於右序之殁爲之咨嗟涕洟悲吟思慕欲以其不朽者相與沈淵樹山謂右序之神明直寄焉爾也右序生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五日卒於雍正八年十月十八日年壽七十有一娶吳氏繼娶顧氏子男五人孫男六人右序平生著述滿篋篋其友許甘泉陳狷亭陳雪川及其從弟漢旬皆先右序卒以是其詩古文無論次而傳之者然右序既已不見用於世而精英之所發又日醇而肆則今雖無傳後必有傳者予獨因其及門所爲狀摭其大端書之於墓云

右墓表黃叔琳撰

179-843



179-844

向璿　黃艮輔　程登泰

向荆山名璿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餘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甯者數月王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致良知之學荆山往而請業聞其言輒心開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遂奮力於學聚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有法度居久之里人皆以癡目之荆山聞而笑曰其然乎其然乎作癡人傳辭曰浙江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荅觀其行大類癡者人遂共以癡呼之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趨自手至足繩尺是拘

179-845

當世所尚曰唯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直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迫乎既得不勝悅懌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復何尤及與物接互相談論或雄其辨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禮拒而弗荅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尚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陋幾於下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遠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圓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

鄭毅下師濂雜言稱古昔動法先王惡聞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人肺腸嗚呼天地有此癡氣嗚呼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無自棄荆山服膺王學者且六七年已讀程朱書忽自疑偶於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章句集註諸書與其學者辨析異同反覆不倦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學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序言程魯望傳其學序言名艮輔魯望名登泰與荆山同鄉里聞其論學有省

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已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時年二十九序言後荆山一年卒

右述彭紹升撰

山陰向先生諱瑨字荆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慨然恥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辟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

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强做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遥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

即天理也不可道心即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即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其底我之一身即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

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卽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卽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卽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心便滿

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豎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或悠忽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

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功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功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功夫又曰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卻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為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為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功夫皆吾當為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

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存心卻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卽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卻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騖飛揚幽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絕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

曰自嘗謂性即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卻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貴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

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道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推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玩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

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

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卻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卻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

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棄則不可謂才之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士者通病只是不知眞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中

右學案唐鑑輯

李圖南子成文

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閒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傅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餼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

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居家讀易彈琴饔飧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君卽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

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

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愾其風節

右墓誌銘雷鉉撰

李成文

墨卿伊先生曰簡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饋贐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回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

年己七十矣輒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右學案唐鑑輯

程樹

程生玉生予目爲小友以資敏器厚將求進乎古人之樸學也諸先生長老咸以任重行遠期之而玉生竟歿矣前乙巳冬今少司農海鹽俞公爲學使者校士於吳玉生日過午呈試卷公見其年小奇其文命覆誦五經三傳三禮爾雅無譌字句又命講易文言及觀漸二卦爻義并作易經文一首補長洲弟子員年才十三衆以奇童目之玉生深不自滿也時吳中人士尚華辭競聲譽相沿成習而玉生獨返求實學始猶留意對偶聲律及讀先世洺水集明道伊川二子書及宋諸子書曰學貴有用文辭其枝葉也以理學經濟諸書倣分年日程之例分日誦習橫豎鉤貫抉摘其要嘗

179-865

牓其書齋曰文以載道無翫物喪志學期濟世勿謀利計功卽玉生之志可覩矣少歲眉采若翠目漆黑稍長頤頰漸豐無疾言遽色侍長者坐必隅行必隨言必遜讓衣食必儉約入宗祠謁墟墓必敬必哀遭緦功喪必服生平以禮律自閑常曰知禮可以禔己讀律用以懷刑其形貌性情守己接物與尋常早慧者絕殊也而玉生竟歿未歿前六月爲壬子秋八月省試畢卽與前方伯馬公之子同之亳州亳州馬公之家而玉生大父與馬公爲密友葢通門好也留三閱月仲冬初聞大父病衝寒南歸抵家大父已捐館呼搶成服哀勞無節遂得疾不起病旣深猶勉强隱忍恐苦塊中重傷父母心也歿於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距生康熙五十一

年十一月十八日得年二十有一先是程氏故饒於貲後中落又遭負罪者虧帑橫及鬻產代償幾不給饘粥亳州之行欲藉館穀以少資缺乏致不及奉大父含殮臨歿抱隱痛云所讀經史騷選等書多手自批釋所著有讀書偶得讀史偶鈔困學記如干卷玉生名樹父訓庵名仁歲貢生大父炳巖諱兆彪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聘宋氏府同知名志契女未娶玉生歿來歸守貞某年月日權厝於某縣某原擇地乃葬予於玉生忝一日之長方冀磨礲淬礪日進月益予年雖老猶及見其大成而不意其竟歿也可哀也夫銘曰

才之豐孰私之命之天孰尸之蘭則萎而眾草滋鵠則殞而眾鳥

飛斯人遠止於斯噫吁嘻

右權厝志銘沈德潛撰

李文炤　族弟芳華　車无咎　王元復　張鳴珂

先生既窆之次年冢君章達以余爲其尊人相知之深者屬誌其墓余不敢辭遂掇其大槩而誌之其載在行述者不復紀也先生生而穎異器識不凡幼從蒙師歸質疑義驚出太翁意表至郡城謁文廟詢從祀者遂析然慕之弱冠學使姚公器之補弟子員庚午鄉試與邵陽車補旃前輩瀕行論周程張朱之學乃知爲學之門遂購二程遺書及朱子所輯著諸家并濂溪圖說通書沈潛反覆者數十年莫不貫穿浹洽抉其祕密其所詣豈出季通北溪下哉復取明代河東餘干楓林整庵之遺緒而討論之不遺餘力尤邃於經學易則泝羲文之源流禮則訂三禮之同異春秋則闢筆

削之微旨其見於著述皆非苟然者其於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不洞其所以然誠可謂一代之通儒矣先生賦質篤實居父母喪必循三年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即居繼母喪亦然其於父子之仁可槩見矣　恩科癸巳居第三壬寅年過豫章夜觀乾象怪之俄而闕君臣之義亦可槩見矣再上公車不第遂絕意仕進杜門埽軌以著述爲務即一二知己有勸之仕者亦以義爲去就綽綽然有餘裕者儲其所學以待大用而一旦齎志以沒人謂伯淳死而天下無福爲可惜也先生姓李氏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或傳系出唐西平王晟後明初自豐城湖茫徙善化雷田祖洪甫公生子五其三字恪人者邑庠生即先生父也母周太君孕先生十

有六月始生先生正配彭孺人側室劉氏長子章逵彭出太學生次章封三京逵俱幼皆劉出長女適附邑儒士張余惕次女適長邑歲貢生柳煌皆彭出孫二經銓經鉞孫女二未字皆逵出先生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六月初十日卯時卒於雍正十三年乙卯九月十三日亥時葬於本鄉飛鳳山之陽先生行實別見於紀傳某獨撫其大略以誌其墓而爲之銘曰

先生之生實鍾閒氣應運繼緒明道爲貴處非不足出非有餘萬古之宅天作之居

右墓誌銘周正撰

李文炤字朗軒號恆齋湖南善化人母孕十六月而生幼讀書寓

日成誦十歲適郡城其父攜謁文廟告以配享從祀之典文炤曰
如此庶不枉一生越三年補弟子員稱神童登康熙癸巳鄉薦選
穀城教諭不赴文炤究心正學友同邑熊超甯鄉張鳴珂邵陽車
无咎王元復等相與切劘嘗釋易卦象訂禮正詩樂解春秋論纂
宋五子書爲嶽麓院長著學庸講義其他子史百家輿地象緯莫
不淹貫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文炤繼起名與之埒雍正
初　詔湖南北分闈鄉試時試院未建巡撫魏廷珍難之文炤作
南闈賦以速其成並爲畫刱建之策及議分解額南北互爭廷珍
復用文炤言疏請均分議遂定卒祀鄉賢著述甚富
右傳李元度撰

恆齋先生自甲寅霑疾至今夏差劇芳嘗過候之厥後疾少愈聞一月倏而心動命兒往省覘則急走反報曰先生昨宵已去世矣芳慟哭往與含斂事既成服嗣子泣請曰惟吾叔知先子最深敢祈狀其行實以匄銘誄於大人先生焉芳以居憂辭嗣子述嬌固不脫齊衰見季武子事請益力誼不獲終辭爰述平昔之所接聞習見者類次編之以表其文行學業之萬一云先生姓李氏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系出唐西平王晟之後明初其先祖徙居長沙郡城南之雷田村爲善邑望族其大父洪甫公有隱德生子五其三恪人公爲邑庠生高才博學邑侯郡伯咸器重之卽先生太翁也太母姓周氏孕先生十有六月不娠舉家疑以爲血疾也及生

呱聲如洪鐘里人咸詫異之未能言時太翁掇蜻蜓與戲忽吐紅涎數口先生驚投蜻蜓於地太翁手摩之曰此兒將來必孝甫十歲適郡城太翁攜之往觀文廟且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每歲蒙師撤館先生常攜其稿求解於太翁翁笑謂曰汝不聞古者易子而教乎先生荅曰此謂不肖子耳太翁領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姚公以可也簡命題先生暗用漢唐故事姚公評曰雄辨高談幾於胸羅全史前輩一齋郭先生見而奇之曰此神童也遂訂爲忘年交庚午省試與同里熊先生班若泛舟洞庭歸又與邵陵車先生補旃同舟二先生語以濂洛關閩之學先生喟然曰道有正脈何可泛騖爲癸酉

省試又獲交潙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兩先生書疏往來質疑剖
異太翁見而喜曰汝就正得人矣自後潛心理學其於科舉業澹
如也然嘗語人曰作文不害事須務闡發聖賢理蘊遇不遇付之
於命抑亦不廢君臣之義矣癸巳　恩科以第三人舉於鄉公車
再上不售遂杜門著述不願就吏職既而改授湖北穀城學博亦
以疾辭先生天資穎敏而精力强毅秉性質直而涵養温醇祈寒
酷暑人事倦怠手不釋卷苦心探索輒廢寢食於書無所不讀讀
輒務究其蘊與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
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
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

盡善盡美也其論文以義理爲主而以氣脈輔之故其文渾穆浩瀚醇勁沈鬱其詩賦沖雅古健寄託幽渺所著有古文詩賦數十卷經書制藝百餘篇並行於世其制行也率其性眞絕無矯飾遇事剛果見義必爲然公聽並觀聞諫輒受其事二人晨昏定省出告反面未嘗或違於禮太母得乳巖疾先生親吮之越數百里覓醫療之用藥至四五斤或勸之曰此疾不可起須節費以爲後計先生泫然曰爲人子豈有知其難爲而卽不下藥者乎太母抱患數載先生日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卒請命太翁治喪不用浮屠一遵家禮苦塊疏食拊心泣血未嘗見齒暨小祥太翁引儀禮父在爲母期之說諭慰之始稍抑情然服喪三年未嘗踰禮也太翁續

娶楊孺人先生事之一如所生及卒居喪盡禮亦如之甲申太翁
卒遺命綾帛祭文妄費傷財宜徧告親友以紙書之先生遵行且
詔其子姪曰汝等日後亦當以祖訓爲法是時先生哀毀骨立布
乘攜僮徧覓吉壤越險踰岡不遑自恤蓋愼之也旣卜葬復營置
墓田各數十頃始免喪祠四代神主於正寢俶然以未有宗祠爲
憾於是始卜雷田祖基建祠致祭四時罔懈又設祭田付嫡子承
祀永垂不朽家法不甚嚴峻亦未嘗廢弛其教嗣子日督以講經
義親正人行正事至於問疑辨惑及商推家政則每和顏色以導
迪之待臧獲如兒女然亦時加慈飭不少假借故家人內外咸愛
而敬之賓朋聚談歡飲盡醉及閒居不御曰此荒時廢事藥也尤

惡博奔脾弔之屬曰夫人破家蕩產皆由於此家人有犯之者必痛懲之親友或以之娛賓聞先生至輒屏藏之其不嚴而肅蓋如此待族黨姻戚戚盡厚道歲時問遺及一切吉凶事相助相慶靡不周到從弟文忻入泮賠田爲其膏火之資文炎文炯少孤戚竭力匡扶教導之俾克世其家業族人有因貧質身者爲召其債主出貲償之復給錢其人以資生業其他有因田土相訟者理伸事直旋復待之如初姊丈黃敏公嘗售產於太翁翁卒姊氏來奔喪即稱遺命以契畀之後敏公子病復售產以供藥餌先生又代贖還之敏公卒撫幼甥之韜等如己子爲之平其家難理其恆產篤其教誨故韜賴舅氏之力不墜家聲有族甥某以家難故鬻身供

役先生憐之令其二子更姓別名居恆重然諾輕錢帛與人一言之約終身不忘鄉里知交有貧窘者輒解囊賙之佃民醇謹者至歲世不易旱潦則厚減其租有故輒保恤之戊子夏大疫有周姓者舉家臥病先生親齎湯藥往療之復煮糜以飼之積十餘日始獲全愈而先生家無恙人咸以爲正氣勝之新田令陳公來楫其房師也行取北上委家口於郡城先生爲之賃宅饋粟經理歲餘回籍復厚贈之江右顧勳臣醫工也舊與相識客死郡城子幼八年不得歸槻先生率同人葬之於□莊爲勒石以誌之其篤於鄉黨故舊不以窮達死生易視類如此先生外剛內和好面折人過然人一有長恆稱道不置雅性恬靜不以外事擾心與之談世故

默默似不解者及朋友後輩問難就正則亹亹百千言不倦必俾之各得其解而去邑里中人才爲其所成就者甚多嘗爲嶽麓書院山長四方聞而景從者不減數百人先生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故一時從游者悉親炙而各有所得焉生平不語神怪不畏强禦惟理之所是而行之一無所怯長邑有游案郡神俗稱其最靈能療人病同里張姓者妻病迎神治之夫捧香仆地死先生聞之蹶然往責之曰迎汝治將死者而反傷生者乎命焚其像衆咸畏其神不敢前先生促焚之其神案遂廢郡邑中凡興利除弊事勿計艱鉅或具本末詣上官論之或倡同志陳辭其白之如顧王中丞疏減開墾荒山之則請魏中丞均分湖南北省

解額之數其大者也庚戌詔修省志制軍邁公聘之往分領長郡多採節義潛德者表章之董其事者以簡編繁重少加裁汰先生爭之不獲遂攜其初稾歸日存此以備將來採錄可也蓋先生雖未獲施其經濟而其忠厚之意直方之槩已隱著於日用因應中矣若夫其著述大指則一以闡發聖賢緼奥爲主謂易本爲卜筮而作必先明夫象數而後其辭占可決於是玩味繫辭諸傳之旨參之楓林朱氏瞿塘來氏之說作本義拾遺雖取象指數若與朱子不相侔者然其卦變卦互卦之則本程子反覆往來上下之言與繫辭所謂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云而闡明之以補本義之所未備者非臆說也又謂周禮本周公身致太平之書六官

爲百王不易之典漢唐注疏及先儒諸說雖多所發明然其井然分職之辨與夫絲引珠聯之法未經爬梳經有遺憾乃萃羣言衷以己意輯爲集傳又屬芳取桐城方先生之說以足成之其於儀禮則取大宗伯所掌吉凶軍賓嘉五禮爲之綱而以記傳分附之爲增刪經傳通解雖與王朝侯國之分差異然其綱領似更精密要亦未嘗或悖於考亭也至於詩之正風正雅及頌則紬繹其辭參之樂記左氏傳與先儒之說辨其燕饗祭祀之用附於儀禮內咸確有所據又取朱子家禮釐訂增益之以成全書春秋胡氏傳朱子嘗謂且存其本子與後人看者先生一日觸於出禮入律之言遂取春秋書法按之周禮而得其解時芳館於宗祠欣然出相

謂曰春秋所譏者卽反乎周禮者也所褒者卽合乎周禮者也於是纂輯羣言參以己見成春秋集傳太極通書西銘朱子已著解矣閒有誦習所得足以補解之未備者亦附註於其後以爲拾遺正蒙近思錄未有解釋學者茫無畔岸乃著二書集解嘗讀伊洛淵源錄及明謝方石續錄歎曰古今道惟一脈前乎此者洙泗其最盛矣若漢唐大儒如董賈諸葛昌黎諸公非其支派者乎後乎此者若元明之金許辭胡諸先正非其傳薪者乎乃續淵源全錄又謂朱子語類乃其門人所記錄其閒頗多重複亦有少年未定之論乃刪爲約編而以其手札附之又謂坊選古文繁蕪混雜學者不便誦讀乃選古文醇又謂楚辭出於忠義所激其旨遠其詞

179-883

奥朱子集註亦閒有未盡發明者乃著楚辭拾遺他如乾象之躔度坤輿之脈絡頗嘗究心一切星卜家言醫術方書皆得其解尤精於青囊術嘗語人曰此亦仁術學者所宜究心也乃著地理入書歲甲寅始倩工鐫刻易說周禮家禮適告成而先生謝世其未竟者罔固嗣子之責也嗚呼先生嗣是將有四書詳說之編古今詩的之選宋元綱目之參訂方與芳商議綱領大旨乃修明之志未竟而一疾不起豈不惜哉豈不慟哉先生生於康熙壬子年六月初十日卯刻卒於雍正乙卯歲九月十三日亥刻享年六十有四元配彭孺人舉丈夫子一即章達太學生娶同邑歲進士凌公諱之煓之次女女子子二長適甯邑歲進士余公諱鳴珂之第三子

惕次適長邑庠生柳公諱鳳止第六子煌歲貢生側室劉氏舉丈夫子二章封聘本邑庠生黃公諱玉虹之女章遠幼未聘男孫二經銓聘本邑廩膳生張公諱聖羽之女經鉞聘本邑庠生柳公諱宗晟之女女孫二未字俱達出將以十一月三十日暫附厝於本鄉田心祖墓飛鳳山之陽芳以爲先生之文足以起衰而式靡先生之行足以信今而傳後先生之學業足以紹往而開來儻所謂今日斯文領袖者非耶昔畏壘之民猶欲俎豆庚桑子矧有功正學如先生者哉但芳愚闇寡識雖承教有年殊未能仰窺其精微又以重憂之下心緒瞀亂舉一漏十姑述其大槩如此敢希大人先生錫之華衮賁之泉壤庶幾其文行學術足以表見於世而後

179-885

之欽其行而誦其書者慨然感慕於其人則於先生爲不朽矣

右行述李芳華撰

善化李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禧旃潙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

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
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
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
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
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
一卷謝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五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
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
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
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
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

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

之顯微無閒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閒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稾三易始克成編葢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盛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槩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

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眞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注疏稱引之閒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稾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賾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

平之全書不言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制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稾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出是而愼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

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紜紜后土含之大運緜緜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

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寶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

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燭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即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搜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槩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

降視平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

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陵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埽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

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衰集之擇取之閒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駿之則爲霸戾之則爲禽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閒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

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旣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彖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敎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

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節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群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閒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

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眞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儻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

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闖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析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

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

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羅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開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益深惕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

闢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辟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己意於其閒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

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槩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簀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强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

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儻亦寘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

六經以文對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蠹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

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祖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游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誤未免舛譌敬軒僻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

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荅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翱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閒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寶濂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

發於月巖星墩之閒一門親炙淵輿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絪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纘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于靜龔伯淯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眞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

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淩高蹈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睎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群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

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奥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右學案唐鑑輯按李朗軒先生又著有學庸講義嶽麓書院學規

李芳華

李芳華字實庵湖南善化人雍正己酉舉人事親孝藉束脩供甘旨務得歡心學宗程朱得其精蘊與族兄文炤互相師友文炤有纂述多與商訂所著通鑑綱目集義五十九卷杜詩選注於前人

疏釋外發明尤多

右傳李元度撰按李貫庵先生著有澹園詩文集又與族兄文炤同著四書詳說

車无咎

車无咎字補旃湖南邵陽人康熙中歲貢研綜墳籍著述斐然與同縣王元復齊名潘宗洛視學楚中時評其文云王子較大車子較清然无咎固窮心性之學不屑以文人名世也事父母誠孝母卒扶柩過資水清溪灘暴風挽絕舟旋轉觸石將沈矣无咎號痛誓以身殉俄而風止舟定得無恙元復字惺齋亦歲貢初與无咎齊名時稱車王嗣又合衡陽王敔攸縣陳之駬稱楚南四家又有稱楚中三家者謂元復與敔及漢陽王戩也元復之學於六經傳

注程朱語錄及輿地象緯諸書無不精研詳辨而尤邃於易皇極經世洪範內篇律呂新書皆有心得晚與无咎及善化李文炤甯鄉張鳴珂倡理學於湖湘閒學者翕然宗之著述多散佚乾隆中四庫館采進楢圖管測五卷

右傳李元度撰按車先生著有尚書口義皇極經世洪範諸書切己錄承雅堂文集老圃雜說還讀堂雜俎又辨類編三卷家鑑三卷

王元復

醒齋先生既卒之六年其孤書思抵予舍泣而言曰寒家將刊家譜而先君子尚未立傳計相知之厚者莫吾子若敢以請予誼不敢辭忘其固陋而次輯之謹按王氏系安福亘族及先生之遠祖

徙於邵其尊公某登賢書值國變完節以終先生其季子也生而外樸內慧一日尊公偶見其文迺大奇之受知於蔣愼齋嗣後學使者皆推爲國士試輒冠軍丙子已薦元其二場爲謄錄所毀遂報罷天性孝友忠信三黨無閒有亡兄遺產悉以畀其外甥諸姪家被疫每晨各至其門告屬神曰神奉帝命豈敢歸咎但有罪者速罰無辜者勿波及也旣而皆愈爲父及伯父從祀鄉賢賣田以給其費而不以均之諸兄姪藩府有莽牛者率衆於龍山開礦不許則將煽亂先生倡首鳴之縣府達之制置事乃已戊子歲學使者試未徧而卒諸庠科舉公資皆以前案例分給先生領寶慶府學批獨併遺才而均之曰優等豈常在我輩乎衆皆允服其學無

所不窺太極洪範律呂經世皆深造詣極南華西竺之說亦洞究其蘊而抉其非葢自紫陽之學六傳以及方侯城遭靖難之變而其統遂絕河汾崛起曲高和寡而陳公甫王伯安遂鼓其偏執之說以亂之學士大夫從風而靡雖胡敬齋羅整庵力加攻詆譬之諸葛之討賊韓范之平戎名義甚正而力或未之逮也至□□□氏始大聲疾呼以號於一世然其書散在天下不知者以爲文評也其知者以爲講義也先生獨曰百世絕學之傳賴有此耳率其同志精思力究南方風氣爲之一變其槩行世無不以爲醇儒之文云少多脫略晚乃嚴密溫和沖澹渾然不見其圭角故後學無不傾心先生隨材造就遠及數郡先君子於庚午鄂邸得見先生

謂炤等曰舉子中乃有斯人汝輩得所就正矣自是以往得疑問難誼等天親炤嘗充嶽麓書院山長謬作中庸易通講義先生首肯爲點竄其總論會重訂儀禮經傳先生賜之敘言又以生平所未徹者數事伏問先生迺作廣道鑫測鬼神死生四篇示之手澤尚新嗚呼痛哉先生生於丁酉年十月十二日卒於辛丑年七月十六日嗣子一卽書思邑庠生嗣孫四文集詩稾藏於家元復其名也能慰其字也葢以顏氏之子自命乎

右傳李文炤撰

張鳴珂

張鳴珂字玉友號石攻本姓余湖南甯鄉人幼嗜學性最鈍塾師

授解必牢記由是穎容大啟一目數行初治舉業忽見濂洛諸書曰道在是矣時與邵陽王元復倡正學於湖湘善化李文炤所刻詩易三禮皆其所參定也事親極順壯猶跪受笞杖家四世不析居與小功服弟鳴琴共學家政內外翕然學行如此而著述惜不傳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吳之枚

吳之枚字卜臣江南無錫人世居邑之閶江少喪父家貧年十八未知書味採樵以養母會以逋賦爲縣吏所辱或云爲弟子員則可免乃發憤讀書孫祁雍誨之作文之枚晝夜苦讀食止粥一盂齋數莖秦道然聞而餽之食之枚笑而卻之繼登道然門之枚性素舜道然授以高子遺書一見有省服膺終其身

右傳秦瀛撰

K320.49
1573334

廣業不報國先[illegible]

179-920
21101000157914